

A. D. K. Owen 等著
王學哲譯述

英國人之生活與思想 下冊

商務印書館印行

741.85
423
202

A. D. K. Owen 等著
王學哲譯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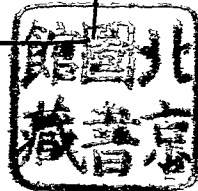
英國人之生活與思想
下冊

商務印書館印行



3 0662 9368 3

512402



目次

第六章	不列顛之表面……………	一
第七章	不列顛之運動與遊戲……………	七一
第八章	不列顛之船艦與海員……………	一〇八
第九章	英國人……………	一五七

英國人之生活與思想(下冊)

第六章 不列顛之表面

斯日普 (L. Dudley Stamp) 著

一 不列顛島嶼的形成

世界上很難找出其他地方，能如不列顛島嶼的狹小面積所表現的顯著差異。在不列顛旅行二十五英里的路程，常可與在其他較新的島嶼旅行二百五十英里一般，欣賞許多不同的景緻；在她十萬平方英里的境內，我們可以看到歐洲大多數景緻的概略，有時是由自然很美麗的模仿出來。許多遊客只費數天遊覽英倫低地 (Lowland-England)——可能是到利物浦與倫敦或者旅行至愛丁堡——而忽略了荒野的蘇格蘭高地西北部不可到達的狹江和內湖，林肯郡之荷蘭區的沼澤地，其景緻甚似荷蘭，索爾茲巴立平原 (Salisbury Plain) 起伏的低地，新森林區 (New Forest) 幽靜與茂盛的草原，北威爾斯崎嶇的巖山，肯德 (Kent) 的果園，南威爾斯凹突，狹窄，而密集的山谷，與色什蘭 (Sutherland) 幾乎毫無人烟的原野之差異。從中心地點很容易到達這些風景區域，所以一個倫敦市民可以在該城市二十五英里內發現許多新的小路，而格拉

斯哥的貧窮區民在同樣的區域內，也能欣賞美麗的海景和高原合併的景緻。

不列顛的美麗是有賴於這些差異的景緻，尤其因為不列顛氣候之變化甚多，使他們更爲顯著。在倫敦豌豆湯似的霧，如其說是事實，不如說它是小說的創造：維多利亞時代倫敦的小說或福爾摩斯的功績，若果沒有了它，也許會喪失他們的趣味。事實上，不列顛各地最惡劣之霧與世界大多數地方比較起來，還覺得有他的好處。春天的幻想可以想像固然是相當的苦，但是他們也有他們的報酬。綽塞 (Clauon) 在六世紀以前已認識這幻想，以爲它是春天花蕊生長的前兆。愛爾蘭的玉色鳥 (Emerald) 若不是終年有潮溼的天氣，將不會有她今日的徽號。

不列顛的景緻所以奇異，是因爲這些島嶼的地質史是非常複雜。在地質學上，不列顛幾乎是一個博物館的模型。在這些島嶼中很容易發現地質史上各時期的岩石。所以在這環境中，有許多先進的地質學家是英國人，他們漸漸編成地球史的驚人故事，並且不列顛的地名定立各重要地質時期的名稱。例如開始發生許多重大生物的時期稱爲坎布立亞 (Cambrian)，就是從坎布立亞地方或威爾斯之地名而來，而後的 Ordovician 和 Silurian 兩時期則根據不列顛古代生息於威爾斯邊界的兩民族的名字，否則這兩民族的名字也許被忘記了。

英倫東岸的提茲 (Tee) 海口至得文郡 (Devonshire) 之厄色灣 (Exe Bay) 或託累灣 (Tor Bay) 的一條線，大體把不列顛高地與低地分開。這兩區域有許多根本不同的殊異。不僅大部分高地位於此線之北部與西部，而大部分的低地位於南部與東部，並且組成高地的岩石多數是

年代較古，漸漸的碎裂成貧瘠、砂礫的土壤，而不列顛低地的岩石則年代較後，很易受氣候的侵蝕，故形成的土壤也較肥沃。所以不列顛高地中的居民能利用較好的一部分土地——如山谷、海岸、平原和低地——而他們的農場和鄉村常爲寬廣的片段高地所分隔；換言之，在不列顛高地中，人民居住之處是不能蟬聯不斷的。

在另一方面，不列顛低地的土地是比較肥沃，略有起伏和波紋，而不是平坦的。但很少有高出海面一千尺的山嶺。耕地與草地，農場與鄉村，形成一個錯雜而連續的形勢。不適用於耕耘與居住的土地是很有限的，而僅發現於孤立的島嶼上。人民的住所大都蟬聯不斷，各個人都成爲社會的分子，而這些社會很少是隔離的。

無怪乎不列顛低地的重要居民是安格魯薩遜民族，其歷史與住居於高地低地交界處或不列顛高地的克勒特民族完全不同。迄今高地的居民——蘇格蘭人、威爾斯人、康瓦爾人（Cornish）與愛爾蘭人——在習慣、言語以及面貌上，都和低地的英格蘭人不同。除愛爾蘭之外，這些高地居民每七人中有六人仍聚居於低地的邊界；不過在國民的生活中，高地的居民仍占重要地位，超出他們人口的比例。

因爲不列顛高地與低地有這種根本上的差別，所以我們應即研究屬於這兩民族的各部分。不列顛高地包括蘇格蘭全部，而蘇格蘭的本身復包括互相殊異的三部分，蘇格蘭的北半部是由高地所形成，其南是中部低地，再南又以高地與英倫隔離。北部高地與南部高地雖然佔蘇

格蘭全部面積的四分之三，但人口却不到四分之一。中部低地在許多特性方面，與不列顛低地很相似，它僅占蘇格蘭全部面積的五分之一，但人口却占五分之四。南部的高地跨過邊境，與英倫北部連接，在這裏卑尼斯之廣闊的高原，形成所謂英倫脊骨（這其實是一個錯誤的稱謂，因為它是英倫北半部的脊骨），同時這也是英倫的山地運動場，稱為湖區（Lake District）。湖區實在西部三個突出的半島的北端。居中而最大的半島是威爾斯；南部的半島就是得文和康瓦爾兩郡。

不列顛低地包括東南的山岡和山谷地帶，東部的肥沃耕地和中部起伏的草原。後者向西北伸展至蘭卡斯大的平原，東北伸展至約克郡的平原。

不列顛各處主要的煤鑛幾乎都在高地與低地間的邊界——在這裏山地漸變為平原。在若干區域，尤其是在南威爾斯，因為煤鑛而引致稠密的人口，大部分是來自低地的人，來到這本來不引人注意的沼澤山谷。

愛爾蘭需要分別的研究。它整個是屬於不列顛島嶼的高地部分。雖然這島嶼在中部有一個大平原——低窪、乾涸的高原——但主要的仍具高地特性，周圍是環着崎嶇的山脈，且有許多缺口。廣佈在中部平原的土堆，和不規則的湖沼防阻着密集與連續的利用；所以愛爾蘭全部表現着人類居住的間斷，這也是不列顛高地的主要特性。

上述已足夠說明不列顛自然環境的差別，而這些不同的環境對於人民特性的形成，當然佔

一顯著的地位；它對於全部不列顛的歷史有很大的影響，直至今日仍是非常顯明。所以，我們必須簡單研究這些自然環境對於各島嶼中，住民的關係。

二 不列顛各島嶼住民之來由

在大冰河時代的冰塊迫臨這個國家之前，大不列顛是和歐洲大陸連接的。遠古的人類帶着粗劣的火石器，從陸路來到這裏，住在河岸邊。他們在該地作小規模的開墾，至今仍可發現他們的器械，埋在沙質的河床下。後來轉入冰河時代，氣候變為更寒冷，於是他們住在洞裏，常與穴居之熊、獅以及虎爭奪洞穴，而巨象又在洞外遊行。在冰河時代的後期，不列顛島嶼便與大陸分隔——可能是被現在所謂北海南部的冰水所氾濫——冰融化後，氣候轉為溫和些，於是濃密的叢林也開始覆蓋地面。這些凸額、兇猛的穴居人，因為遭遇新的侵入者——新石器時代的人——而消滅。這些新侵入者帶了磨過的石器，而把他們圓頭的族人葬在圓形的塚墓裏。新石器時代的人可能是在公元前三千至二千年間到達不列顛；他們開始耕耘土地和畜牧牲口。但是，大約在同時代——或者更早些——來自地中海之長頭的人則從西南方面到達不列顛，住在威爾斯與康瓦爾。他們傳來了建築大的石頭圍的方法，這些巨石的建築人留下了所謂 Stone henge 和 Avebury 的最大紀念碑——表示他們向東部穿過了多遠。因此，即在這些遠古時代，就有兩系的民族住在不列顛——一系大致住在不列顛低地，另一系則住在不列顛高地。

後來，又來了廣額的 Nordic-Alpine 人，他們也是從東南方面來，帶了銅器，稍後又帶了鐵器，但縱然是鐵器，也不能克服這濃密的森林。於是這些古時代的人就在森林較稀或沒有森林的山嶺居留。

在這時代——紀元前一千年至紀元後四十二年間——不列顛的人民已組成部落，在不列顛文字上常稱爲「古不列顛人」。

紀元後四十三年，羅馬的征服不列顛，最初是從東南方侵入，很快的向西北的倫敦方面進展。於是一個羅馬的商業中心不久就在泰晤士河 (Thames) 的交通點，建立起來，同時羅馬人還在不列顛低地的全部成立了一個統一的組織。他們在該地建立城市和農場，並開闢他們長而直的大道，至今仍爲不列顛重要路線的基礎。羅馬的殖民地中除有兩三處，如烏力科林 (Ulrichinum) 和薛爾齊斯特 (Silchester) 不能持久外，一般的殖民地，都因爲羅馬人認識地方與區域位置的價值，所以都保持；例如較大的羅馬殖民地如多維 (Dover)、契拆斯忒 (Chichester)、溫徹斯忒 (Winchester)、厄克塞忒 (Exeter)、布里斯它爾 (Bristol)、塞蘭色斯忒 (Cirencester)、得哇 (Devon)、林登 (Lindum) 和厄波刺坎 (Eboracum) 等，不僅能夠長久存在，並且成爲現代生活的集中點。羅馬人在不列顛低地遍設他們的民政區域，但是他們從不在不列顛高地或克勒特邊境建立政區。他們在威爾斯、卑力斯 (Penines) 和北部建立兵營與軍事區域，而從卡來兒 (Carlisle) 至泰尼 (Tyne) 間的哈得令長城 (Hadrian's Wall) 可以表示

羅馬在北部的勢力界限。在哈得令長城之外，法連西班牙省（Valencia）只是羅馬統治權暫時的伸張；它包括蘇格蘭南部自福斯河（Forth）至克來得河（Clyde）間的安東尼亞斯城牆（Wall of Antoninus）爲止。

羅馬人的撤退是由於本國發生紛亂，遂把不列顛讓給其他新的侵略者。第五與第六世紀是異教徒的安格魯人、薩克遜人與遮特斯人（Jutes）侵入，佔領與移殖的時期。當時不列顛低地完全爲安格魯薩克遜人所有，但不列顛高地則仍爲克勒特人與基督教徒所有，雖然克勒特人自己之間也有廣大的移動——尤其是對蘇格蘭之侵入（來自愛爾蘭的蘇格蘭人把土著的壁斯（Picts）從該地逐出）以及愛爾蘭人之侵入威爾斯與康瓦爾。因此，羅馬人雖曾執行他們的統治權和傳播他們的文化，但終於消滅，僅在主要的道路和城市遺下他們逗留了四世紀的痕跡，但是安格魯薩克遜人不僅佔居並且吸收了不列顛低地的土著居民。他們建立許多王國——東安格拉（Anglia）爲北福克（Folk）區域與南福克區域——即現在之諾福克（Norfolk）和薩福克（Suffolk）、東薩遜領地（即今日之厄色克斯）；南薩遜領地（即今日之塞塞克斯）；西薩遜領地（即今日之威塞克斯（Wessex），現在分爲數郡）。此外薩克遜人從河流侵入英倫腹地的森林區低地；他們多數是在河邊住居，而他們的主要市鎮（即今日之郡市）幾全在可航行的水道。許多地方的結尾爲 ham（即家）、ton（即鎮）、sted（即農場）、hurst（即森林）、ea 或 ey（即島嶼），以及其他通用名稱都表示安格魯薩克遜人的住居地，或較早民族的住居地而由他們

重新定名者。安格魯薩遜人發展他們所使用的耕鋤，奠立今日不列顛農業的基礎；他們給予英倫的名字（Angle-land）、語言、以及許多其他的組織。

隨安格魯薩遜之後而來不列顛的便是丹麥人（Danos）。他們曾建立一個丹麥王國；但是這些在八、九與十世紀侵入的挪威民族，原是以航海為生活的維京斯人（Vikings），因在不列顛高地的海岸，發見其環境甚似他們的挪威祖國，所以他們便移殖在此，便成為斯干的那維亞（Scandinavian）的外界。

所以不列顛在諾曼人征服的時期（紀元後一〇六六年），是括有安格魯薩遜的低地帶（當時已轉信基督教），克勒特的高地帶和斯干的那維亞的外界。

諾曼人像在他們以前的羅馬人一般，散布於不列顛低地，他們在該地建立了少數的統治階級和加強封建制度。他們在這部分建立了許多雄偉的堡壘、寺院和教堂，迄今仍然存在，而以前的安格魯薩遜人建築則多數以木材為原料。諾曼人征服英倫不到一世紀後，愛爾蘭即開始侵入；一八二八年以前，威爾斯公國就合併於Palatinate 王朝的統治下。其餘大部分不列顛高地則拒絕合併和征服，直至蘇格蘭詹姆士六世登極時，才於一六〇三年為英倫的虛餘王位提供了一位君主，稱為詹姆士一世。

自從諾曼人侵入後，由於許多流浪移民的到達——尤其是法蘭德斯人（Flemings）和哈琴斯人（Huguenots），不列顛的文化與經濟生活遂益加繁榮。

初到不列顛的遊客對這狹小面積上各地方的顯著差別，其中以言語、態度和習慣為甚，而宗教、服裝甚至體格也有多少殊異。這些差別恆為熱烈的地方主義所加強。只有認識他們環境的不同，以及環境對於歷史與背景差別很大的人羣演變影響很大，才能明白其差別的原因。不列顛範圍內的差別，最好是分區加以檢討。福斯爵士 (Sir Cyril Foxes) 在他所著的「不列顛之人格」(Personality of Britain) 一書中，曾充分表示，地理環境的懸殊對於英國人民所加的影響，而「大不列顛區域地理」一書中，有二十六位作者，以不同的眼光，分別論述英倫、威爾斯與蘇格蘭。其可為該書之補充，即為概述整個不列顛地理及經濟資源的一部書，而名為「不列顛島嶼——地理與經濟概狀」(The British Isles: A Geographic and Economic Survey) 者，這是斯坦浦 (L. D. Stamp) 與厄佛 (S. H. Beaver) 兩氏所合著，而括有斯米 (D. K. Snee) 與斯坦浦勳爵 (Lord Stamp) 的投稿者。

在德比 (H. C. Darby) 所編的「一八〇〇年以前不列顛歷史的地理」(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Britain Before A. D. 1800) 一書中，括有許多專家的論文，對於歷史方面，有較詳細的敘述。

三 亞爾比恩與英倫的花園

從歐洲大陸來到不列顛海岸的人，每五人中就有四人於其對此邦之最初觀察中，見着白

色高大的懸崖，在這裏之北丹茲 (Dartmoor) 的白聖地層，延綿至佛克斯頓 (Folkestone) 與多維 (Dover) 間的多維海峽，或是南丹茲的白聖層爲新港 (New Harbour) 所在的小灣所切斷。這種境地，塞爾特民族稱之爲「亞爾比恩」(Albion)，其意義爲英倫，又往往汎指不列顛全境。從佛克斯頓或多維旅行倫敦必須經過英倫之花園，即美麗的肯德郡。肯德是東南三侏羅中最大之一個（即肯德、薩立 (Surrey) 與塞塞克斯），此三郡位於泰晤士之南，成爲所謂「渭爾特」(Wald) 著名區域的一部分。就地質學家看來，這渭爾特區是一個暴露的逆斜層，它的軸先從西至東，繼從西北偏西至東南偏東，西端突出，而東端爲海所隔斷。就常人看來，渭爾特區是一個變幻與和緩波浪形的低地，其中心爲許多低的小山，間以其他的小山脈，而其全部幾乎全爲白聖小山的崎嶇地面所包圍——北丹茲在其北部，南丹茲則在其南部。這些小山脈是有許多河流在中間穿過，不僅可以開爲公路或鐵路的路線，且有許多歷史上的城市環護之，而這些城市多可追溯到羅馬時代。

「渭爾特」一詞，事實上是和德文 (Wald) 一詞相同，係指安格魯薩遜民族，並指一度曾爲叢林的區域，古代的道路是沿着比較容易開闢的高地，遲至伊利沙白時代（一五五八——一六〇三）該區的橡樹仍充建造不列顛海軍船隻的木料。這森林的最後毀壞，是由於採伐其木料製造鐵工業所需的木炭。倫敦的聖保羅教堂四週，一向環以該區所產的鋼鐵條爲柵欄，直至最近爲止；但是這區的鋼鐵工業早因海口的鋼鐵中心與之競爭，而歸於消滅了。現在該區仍留下

茂盛的叢林跡痕；有許多小的牧場是由「小林」或只有數碼闊的林地所分隔。在該區中部的叢林高地，具有乾燥的沙土，可以維持松林和灌木。但是從佛克斯敦或多維到倫敦的旅客大都經過該區比較肥沃的部分，其土壤足以維持許多忽布園（即製造麥酒的一種植物），且當地古舊的「烘屋」以前是用以烘乾或儲藏「忽布」者，都是這裏許多農場的特色。肯德人一部分的果園——蘋果與櫻桃——是在美德斯敦（Mandstone）附近。該區的其他部分也有沙礫的山嶺，其土壤非常貧瘠，但是因為該地松林與灌木景緻的吸引遊人，現在也是非常有名。這種地在哈斯立美亞（Haslemere）和奧海得（Amdhead）以及利斯山（Leith Hill）也有發現，且都保持為公共遊覽地。

若干不列顛最美麗的景緻是在白堊的低地。遊客要在無數的行人道與馳馬道上步行，或在狹小的道路，很優閑的駕着小汽車，始能覺察它的美麗。這裏有開曠而成波浪形的低地，覆以富於泉水的草土，許多可愛的南丹茲羊放牧於此，而人口稠密的如伊斯特本（East Bourne）、布來屯（Brighthelm）、科烏非（Hove）、威特升（Worthing）四個海濱市鎮即在其附近。有時丹茲稀薄的土壤亦經耕耘和收穫，羊羣則畜牧在蕪菁與蘿蔔的田園裏。但是，綉佈而無河流的山谷把白堊地深深的隔開，它們險峻的山邊蓋着柵樹的叢林。在早春的陽光裏，那淺綠色半透明的柵葉，看起來真是美麗無比，除非晚秋時候同樣柵葉變為棕色時，景緻或尙可與比擬。丹茲的較高斜坡上，多為粘土所覆蓋，但往往間以橡樹和濕潤的草地。

沿着北丹茲北部的斜坡，有一個土壤肥沃的地帶，造成北肯德的果園地帶。來自大陸的遊客，若在多維上岸，可經坎特布里（Canterbury）和羅齊斯特（Rochester）兩地而悠然的旅行到倫敦。坎特布里位於肯德之果園與「忽布」產地的中間，斯托河（Stour）在該地已穿過白聖丹茲的峽谷。羅馬的滑武林大道（Walling Street）亦在此地跨過斯托河，小型的航海船復可從斯托河到達坎特布里。英倫最大教堂之光榮為舉世所知，不必贅述，但坎特布里還有許多吸引人的特點。中古的垣牆仍完整的保存着——尤其是那座優美的西面之通道——牠有相當的長度，而在細小的斯托河上，從城中心駕小艇穿過古舊的房屋，可發見一個不平凡的景緻，但常常被人忽略。

從坎特布里向東北方面穿過舊日海峽址的溼潤的牧場，便是坦涅特島（Thanet）——一個平坦無樹木而經耕耘的「島嶼」，在其邊緣有許多建築在白聖的山崖上，與幾乎是連續不斷的市鎮。伯勤頓（Birchington）、威斯基特（Westgate）、麥基特（Magate）、布洛斯退茲（Broadstaire）和蘭茲基特（Ramsgate）都是居住與遊覽的市鎮，而後者的南部是一個沙磧區域，闢有散得維茲（Sandwich）的一個很著名的哥爾夫球場。

從坎特布里經非甫斯罕（Faversham）、西丁波尼（Sittingbourne）和茶坦姆（Chatham）而達羅齊島特的鐵路或大路，都穿過果園地帶，但向北則可看見麥威（Medway）沼澤地，擁有若干工業建設——尤其是供給倫敦印報用的製紙廠。茶坦姆是不列顛重要船塢之一，而以基靈

漢 (Gillingham) 爲其郊外的居住區。歷時將二千年的滑武林大道即在羅齊斯特穿過麥威，其交叉處有一座宏偉的羅齊斯特堡壘，其附近還有一座很大的諾曼教堂。羅齊斯特另有一個重要性，因爲它是狄更斯地 (Dickens) 的中心，在他的小說中曾敘及該地許多的房屋，如東門的房屋 (East Gate House) 和布爾酒店 (Bull Inn)，至今還在。相差不遠有所謂「遊蕩的山」，〔狄更斯查理士 (Charles Dickens) 會居住該地甚久〕；又有 Pickwick Papers 書中所述在科布罕 (Coburn) 地方之所謂 Leather Bottle 也很著名。

倫敦的郊外很快的向羅齊斯特伸展，而重工業原集中於泰晤士河邊着，現在已從倫敦幾乎連續伸展至格累甫曾德 (Gravesend)。因此工廠的煤烟飽含於空氣中，而此地一帶發掘的白堊舊壑以供三合土和石灰工業之需者，竟密如蜂窠一般。

相反的，倫敦南部與西南部，則大部分爲上等住宅區。這裏充分利用穿過白堊丹茲的山峽。克墨頓 (Oydon) 即位於一個乾燥山谷之北部進口，此山谷有伊斯特本 (Eastbourne) 與布來屯 (Brighton) 兩主要道路與之相接。丹茲南部在布來屯道路上的即爲紅山 (Redhill)。再西進就是摩爾山峽 (Mole Gap)，其北端爲里特蘭 (Leatherland)，南端爲多京 (Dorking)。離開丹茲不遠有伊浦遜賽馬場 (Epsom)，每年之「達比」競馬就是在該地舉行。

在西面，季爾福 (Guildford) 盤據着威爾山峽 (Wey Gap)，其西高起之地面上漸有英倫最新的教堂出現。該地的白堊形成一個狹長的山脊，稱爲 Hogs Back，向西伸展至法罕

(Farnham)，滑爾特區至此合併於罕布什爾丹茲(Hampshire Downs)。

四 東安格拉與玉蜀黍產區

很少人是曾偶然到達東安格拉的，它至今仍是一個比較幽僻的區域。英國其他部分並沒有主要的鐵路或公路和東安格拉交通；所以常為遊客所忽略。但是，若忽略了東安格拉，就是忽略英倫的一個龐大的產穀地，以及地理上與歷史上都很著名的地域。

在古不列顛人的時代，這地域會組成一個叫做伊西里(Icenii)的王國。它實際上是一個島嶼；北部與東部以北海為界；西部以窩士(Wash)的淺海灣與范斯(Fens)廣大而低溼的沼澤地為界；南部以厄色克斯滿佈叢林的粘土低地為界；這王國在陸上交通唯有從西南方面比較容易到達，在該方面低地的白堊山嶺，土地非常堅硬，僅能產生稀疏的樹木。為保護與控制這方面的天然道路而建築的土工至今仍可見其遺跡；在羅馬人以前之沿山脊路徑仍稱為伊克尼爾特道路(Icknield Way)。羅馬人建立克羅齊斯達(Colchester)（這裏有一條大道直通倫敦），作為在南部進入大陸與出海的通路，且從該地築一道路通至在今日仍為該區域之首府，以及經濟與交通的中心——挪利支(Norwich)教城。由於安格魯薩遜之侵入，這天然的單位乃成為東安格斯(East Angles)王國，即今日之所謂東安格拉。它現在已不是孤立；南部厄色克斯的密林已變為肥沃的草地；范斯的沼澤已排乾，而成為不列顛最肥沃的土地。東安格拉位於英

倫之較乾燥與陽光較多的部分；其氣候在許多方面甚似荷蘭；而隔着北海面對着它。冬季相當寒冷，其一月份之溫度平均在華氏三十八度以下，又由於經常之東北風，使它更為寒冷。夏季雖然乾燥與在太陽壓迫之下，但海上的微風，產生涼爽的氣候，尤其是在海邊。因此沿海有許多可愛與吸引人的假期遊覽地——主要有甸斯坦頓 (Hunstanton)、設寧罕 (Sheringham)、克羅馬 (Cromer)、雅穆斯 (Yarmouth) 和 羅斯托夫特 (Lowestoft)。

不列顛無論在任何地方皆不如此地一般條件之適宜於耕耘。在一個較低的白堊高原與其他岩石上，古冰河時代的大冰塊，堆積着各種圓滑的粘土和其他冰河時代的飄流物。有時這些土壤很粗而且充滿沙礫，致產生貧瘠的土地，如布力克蘭 (Breckland)（現在已廣植松林），但在這區域的大部分，冰河時代所留下的土壤是相當的深與肥，易於耕耘且無積水。冬季的濃霧在耕耘後把土壤分碎，而有助於害蟲之殲滅；乾燥而富於陽光的夏日，亦可使穀類易於收穫。這區域的出產有著名的諾福克四種輪耕作物——小麥、球根類作物、燕麥與畜糧（飼草或豆類）——滿佈於英倫其他部分，且使不列顛在十八世紀初期成爲一個重要的玉蜀黍輸出國。在這時代以前，東安格拉已由於其羊毛之出產而著名甚久（他們的羊是以球根類作物飼養，而沿海的許多小港都會忙於將羊毛運至法蘭德斯之紡織廠。但是東安格拉人對於法蘭德斯之織工並不肯長久讓步；因此諾福克和薩福克遂成爲不列顛最早的羊毛工業地。直至工業革命發生，約克郡因有煤鐵，獲得羊毛工業上的經濟利益，於是這競爭乃消滅了東安格拉的工業。但是羊

毛商人與工業家已因此致富，於是建立許多十六與十七世紀型式的宏偉教堂，以感謝上帝之恩惠，故在諾福克的鄉村常見有美麗的教區禮拜堂，附有高聳的方塔，這些教堂是常用白石的石塊築成的。

在春季與初夏的時候，諾福克和薩福克之棕色有波紋的土地，表現出一個悅目的景緻，玉蜀黍幼苗的鮮綠色與土壤之色互相輝映，還有那圖畫似的鄉村隱於山谷裏的溪流旁。挪利支所處的地位還是典型的；牠位於兩條可以航行的河流相交的谷裏，它的堡壘建築在人造的岡嶺上，一方面可以遙看細長而尖頂的教堂，另一方面可見英倫最大的牛羊市場。鄉村在八月間或者更足以吸引人，當黃金色的禾田被綠色的籬隔開，正在準備收割，較貧瘠的地面，被麗春花燦爛的色彩映出——為藝術家所欣賞，却為農人所憎恨。

在挪利支的東北，有許多和緩的水流穿過被水淹沒的山谷，慢慢地轉折而行；這些山谷充滿了肥沃的畜牧地，一部分是生長蘆葦的澤地，與一部分是廣闊的淺水。這是著名的廣闊地（Breadland），牠成為愛好划船者假期或夏季的遊覽地，牠的要素就是新鮮空氣和水。廣闊地有些部分只有以築成的沙崗防禦海水的侵入，在高潮或吹東北風的時候，就有崩潰的危險，在一九三八年曾因此淹沒了七千五百英畝的土地。為着與廣闊地的景緻對照，遊客雖穿過西部的布勒克蘭（Breckland）荒涼的沼地和幼林，並閱覽其西北部的散德令罕（Saundringham）王室住宅周圍的景緻。在東面海濱的大雅穆斯（Great Yarmouth）和羅斯托夫特（Lowestoft），是

不列顛兩個最大的漁港，在捕漁的季節，有許多蘇格蘭的捕漁女郎，齊集於此，用她們敏捷的手指來「捕」青魚。

五 英倫的荷蘭——范蘭

在英倫的東岸有一個寬廣而淺的海灣，稱爲窩士 (Wash)。若干條河流都流注於這海灣，——例如威特罕河 (Witham)、威蘭河 (Weland)、尼尼河 (Nene)、與烏西河 (Ouse)——它們以前是曲折地流經一個廣大的澤地——范斯 (Fens)。這裏有若干低的島嶼，從澤面突起無多尺，而爲好幽靜或與世界隔離者的隱居處。最著名的是伊里島 (Ily)，中世紀的僧侶曾在這裏建築了一所大寺院——可以容納三千人，而其所屬的都在今日全部只有五千人。經過許多世紀，這低窪的窩士已漸漸地淤積起來，所以范蘭在西方面填築成爲不列顛的土地——一部分是從淡水的沼澤，另一部分是從鹹水的沼澤。在這兩個沼澤區域之間，有一個低窪淤積的分水嶺，其土地較爲堅硬。沿着分水嶺有一個羅馬人所建築的堤岸，至今仍稱爲「羅馬堤岸」，藉這堤岸的防禦得免海水的侵入，而安居於此的則有范蘭的主要古村落，位於現今所謂唐蘭 (Townland) 的地方。

從羅馬時代至十七世紀以前，對於范斯的填地工作進行甚少，其後藉荷蘭工程師的協助，乃開始偉大之工程。此工程包括兩層的工作，即排出鹹水與疏導淡水。鹹水是由於在鹽沼周圍

築堤而排出。現在羅馬的堤岸距海約四五英里，雖然大部分的土地在十七世紀時填築，但至今仍進行不已。當鹽沼經新築之堤岸圍繞後，立即變為新的牧場，再過十年左右，即能耕種。淡水沼澤的填築是將河道伸直與在兩岸建堤，而將水抽入新河道內，從空中看來，范斯甚似荷蘭的若干部分，它的長形排水溝，它的田間許多小水溝，它的沿堤道路，以及沿着道路的農舍，都是這裏的特色。范蘭並不像荷蘭那般廣用風車來抽水，本來排水是利用引力，將水輸至已改良的河流，但是舊日的泥炭層已縮小，而土地的平面又降低，所以，現在是以人工的抽水為主。許多抽水機已使用了一百五十年或更久，但改良排水的工作仍在進行。舊日淡水沼澤的肥沃黑土和海邊沼澤的淤泥在目前已完全耕耘。這些土地的四分之一是種了大麥和小麥——此區域有東安格拉乾燥與陽光的氣候——但是更多的土地卻種着馬鈴薯。大倫敦之一千萬人口所買的馬鈴薯，多數是出產於范斯，並從這區域獲得許多蔬菜——尤其是豌豆、甜菜（供給英倫東部之新工廠，其所產的糖佔全國消費的四分之一）和芥菜是這裏特殊的收穫，但最近發展者為斯巴爾丁（Spalding）周圍所產的球莖類作物和花，以及維斯比希（Wisbech）周圍所產的果實（蘋果、李子、櫻桃、醋栗、與葡萄乾）。不列顛比較新的製罐工業亦在這裏發展，成為較古之果漿工業的副業。

劍橋位於至范蘭的通道的南段，凡到劍橋的遊客都可延長其旅程而順道遊覽范蘭。若向北行，可使他渡過范斯的邊境而到達著名的伊來地方，再西北行則穿過舊的與新的巴福（Bad-

(ford) 河流之主要流域，而達維斯比希的果園，然後到達王室的凌烟 (King's Lynn) 地方古舊的市場和海港，沿着唐蘭的鄉村，而至斯巴爾丁的球莖農場，歸程時可選擇至彼得堡的「大路」或向北穿過波士頓到達林肯。

六 威塞克斯

西薩遜人的王國在很久以前已消滅，它是過於龐大，不得不劃分的單位，故目前已分爲罕布爾郡 (Hampshire)、尉爾特郡 (Wiltshire)、八克斯郡 (Berkshire)、以及薩立 (Surrey) 和格羅斯忒邦 (Gloucestershire) 的一部分。在西部，它很少伸展到不列顛低地的範圍內，因爲多塞得郡 (Dorset) 與索美塞得郡 (Somerset) 全部都在勒特的邊界內。但這名詞是很合宜的，仍常用來指示英倫中部的南面。

它的天然之道路曾爲銅器時代的商人利用；羅馬人雖知有此道路，卻不常利用，直至過去五十年間，再用爲通至不列顛重要的旅客港——奇桑波敦 (Southampton)——的道路。掃桑波敦位於罕布爾盆地，它有若干部分與倫敦盆地相似。這盆地爲白堊地帶所圍繞，雖然白堊地帶的南端有兩個缺口——在外特島 (Wight) 的西端與東端。在盆地之內有很肥沃的土壤，使罕布爾的櫻桃是與肯德所出產者媲美。但該地有更大部分成於貧瘠與沙礫的土壤，所以彌望都是美麗的新林區和沼地，致使波綸馬司成爲退休人士在南部海濱的居住區。

掃桑波敦本身是英倫的一個海港，特別是倫敦的，而不是罕布什爾盆地的。它的發展是由於若干天然特點的集合，而使它可能。掃桑波敦的水道是一條比較難於淤塞而容易開濬的深運河，且完全藉外特島保護它。奇異的複潮有長期保持高潮的效果，不僅有很深的水，且有一個長時期「平靜的水」，在這時候可停泊巨大的般隻。這港口實際上的擴張是由於南部鐵道公司的措施，而船塢即為鐵道公司所有。在掃桑波敦水道的進口處是卜次馬司 (Portsmouth) 的海軍站，該地有船廠，以雇男工，又有紡織工業，以雇備女工。

罕布什爾盤地的肥沃地帶，像一條狹窄的帶向東方伸展，經過契齊斯達 (Chichester) 的羅馬教堂城，而到達威星 (Worthing) 的海岸，但罕布什爾盆地在北部是以廣大的白堊低地——罕布什爾唐斯 (Hampshire Downs) 為界，而與索爾茲巴立平原 (Salisbury) 之起伏的白堊地——馬爾堡 (Marlborough) 與八克斯郡——合併。這廣大的白堊地是與北唐斯及南唐斯之狹窄的白堊地帶不同。它形成一個綿延而有起伏的高原，其土壤較稀薄與貧瘠，在罕布爾大部分的地方已開墾為廣大的田地，且有相當的收穫，但索爾茲巴立平原較貧瘠的土地則成為牧場與不列顛最大的軍營和訓練地。索爾茲巴立是位於這平原的南部，而平原本身則為斯頓亨治 (Stonhenge)——這裏曾一度為不列顛之宗教中心。

除白堊地帶之外，英倫中部之南面括有多塞特西部肥沃的山谷地，索馬塞得 (Somerset) 的畜牧地，以及威德郡北部的粘土谷地，大部分的粘土低地在目前多數是用作牛乳的出產地，但

索馬塞得之北部則爲門德山脈 (Mendip Hills) 古舊的石灰島——因齊達狹谷 (Cheddar Gorge) 與洞穴而著名。在門德山脈北部有一個不列顛的特殊的地方——布里斯它爾 (Bristol) 的城市和海港。布里斯它爾位於布里斯它爾·亞馮 (Bristol Avon) 的上游，而爲克利夫頓狹谷 (Clifton Gorge) 將它與布里斯它爾海峽的海水分隔，亞馮河即流經該處。這狹谷可炸爲更深，但無由開濬，所以布里斯它爾作爲現代的海港是有賴於它的外港——亞馮海口。在探險與擴張的大時代中，布里斯它爾久已凌駕利物浦了，但自然的環境卻阻止其長成。這裏的果古、煙草和其他食料工業都可以表現布里斯它爾古代與美洲的聯繫。它從事輸入，但輸出不多，又不能成爲米特蘭的出路，它的位置可從地圖上看出來。

七 西南部

羅馬人認爲厄克塞特是到西南的天然道路；這種特殊的效用至今仍保持。大西部與大南部鐵路兩主要線都集中於厄克塞特，若從倫敦不停的行駛，約三小時之內即可到達該地。僅在最近數年間，由於一條支路的築成，以免取道舊日教堂城狹窄擁擠的街道，於是始准汽車行駛。

它是到不列顛一部分的通路，而且有許多特點。得文康瓦爾郡並未受古代大冰原的影響，所以古代高大而有摺痕的岩石，數千年以來已漸漸的破碎成土壤——事實上，因古代的大海淹

沒了整個半島，致將高原起伏的表面沖磨得很光滑。因此粵文與康瓦爾的土地是較不列顛高地任何其他部分更為肥沃，而康瓦爾在英倫西部各郡中，其耕地獨較草地為多。

在西南半島，高原的表面聳起至其主要的高度，則有許多花崗石在地層露出，但為若干沼澤所覆蓋。在這些高起而被沼澤覆蓋的區域中，大得模爾是最大與最著名的地方，而其最高點常顯出許多花崗石堆，祇有西南的一個高地沼澤沒有花崗石的露顯，這地方就是北部的厄克斯穆（Eknoot）。從前，康瓦爾與得文的花崗石曾充許多著名建築的材料，但由於工價的過昂，已使這工業在目前失其重要性。與花崗石聯繫的鑛區，以錫及銅鑛苗而著名者，至少已二千年。當時卡西它力達斯（Cassiterides）（西西里島）的錫鑛苗吸引許多腓尼基商人來到該地；雖然目前在此開採的鑛不多，但坎布尼（Camborne）和勒羅斯（Redruth）兩鑛業市鎮仍負責訓練開鑛的地質學家，以供遠地鑛場的需要，且有許多馬來亞錫鑛公司在這古舊的康瓦爾市鎮中設有他們的英國辦事處。鑛物中較重要者，為發現於花崗岩表面之大鑛穴中的製磁粘土和石，尤其是在聖奧斯塔爾（St. Austell）和大得模爾兩地。這種柔軟的岩石是從暴露的大石坑掘出，多數就在附近洗濯，那白色優良的粘土遂裝入袋中，以備輸送至製磁場或海外，而餘下的白色石英沙礫則堆成圓錐形，在地上造成一個標記——雖沒有增加多少美景，但在陽光下閃耀也很可觀——一百英里外，即可看見。康瓦爾的石板瓦在許多地方曾大量製造（如在德拉波尼（Dalabole）），但由於人工工的競爭，已減少其流行性。

西南半島的冬季是特別的溫和；西里島在一月間的平均溫度是華氏四十五度，雖然下雪也很少在低地積起，嚴霜也是罕見，此外更重要的，就是春季的來臨很早，但另一方面常有猛烈的西南颶風拂過該半島，所以山谷與內港灣可供障礙者特別可貴。所有開鑿的高源幾乎是沒有樹林；而障蔽的山谷，則密佈林木，風景優美，尤以得文郡最著名。每一山谷均有農舍，在得文郡則有蘋果園與鄉村；每一個障蔽的港灣都有漁村。由於捕漁業的現代化與康瓦爾河內的鱈魚已消滅，祇有那些具有容納巨船的設備並能供迅速輸運的口岸，才可以存在。較少的漁港所以能夠繼續存在者，端賴夏季的遊客。

在海岸的周圍，高原往往驟變為險峭的山崖，高出於大洋怒濤之上不下四百尺。冬季偉大的海洋只有夏季蔚藍色的海水，金黃色的沙灣，以及紫色的山崖與其附着的黃色金雀花等混合的景緻，才足以媲美。沿海當然有許多遊覽地，例如來頓 (Lynon)、伊弗拉崗比 (Ilfracombe)、西河 (Westward Ho)、布得 (Bude)、紐奎 (Newquay)、聖愛維斯 (St. Ives)、班神斯 (Banzance)、黎薩 (Lizgard)、弗爾馬司 (Falmouth)、羅亞 (Looe)、託奎 (Torquay)、多力許 (Dawlish)、奧厄斯馬司 (Exmouth) 等皆是。班神斯和弗爾馬司都因它們的港口（前者經常為西里島的交通要道）而頗重要，柏拉馬司 (Plymouth) 則超出地方上的重要性，從倫敦經四小的火車路程即可到達該地，它是橫渡大西洋與其他航線的第一個港口，雖然它僅在某種季候中，始能利用，和柏拉馬司接連者則有得文港的海軍船塢。

康瓦爾的郡市作用是與特魯羅 (Truro) 的教堂城，及波敏 (Bodmin) 兩地分任，該兩地都是該郡的生活中心地。

西南半島在很久以前已因其農產品而著名——例如得文郡的牛乳與乳酪，康瓦爾的牛油，得文郡的蘋果酒與康瓦爾的醃肉——僅僅從最近若干年來那溫和的早春才被更充分的利用。有障蔽的肥沃土地在目前已大量種着蘋果和花卉，而每年的春季都有大量的花——尤其是水仙花和山慈姑等——逐日摘下來運至倫敦。

西南部在古代的孤立形勢至今仍未完全改變。康瓦爾人已不再使用康瓦爾語言，但仍認其他英國人爲外國人。

八 威爾斯與其邊境

威爾斯在地理上，是不列顛高地的一部分，位於英國米德蘭 (Midland) 西部。陌生的遊客是很難明白英倫與威爾斯間許多顯著的差別。若果要體會威爾斯的熱烈的民族主義，與其山地之農人和知識階級所共同保持的語言及文化，則必須研究該處之地理與歷史，及其與英倫之差別。

威爾斯大部分的土地，位於拔海六百尺以上的高原，若干山峯高至三千尺以上者，爲斯諾頓 (Snowdon, 三、五六〇尺) 與卡尼得來維恩 (Carnedd Llewelyn, 三、四八四尺) 等；此

外尚有許多略低的山峯，如勃尼摩 (Plynlimmon 1146 八尺) 與卡德愛德格拉斯 (Cader Idris, 2, 927 尺) 等。威爾斯較古舊的部分在地理上是位於西北部，那裏的安格塞島 (Anglesey) 已磨損成一個適於耕種之較低的高原。安格塞南部的大地上，有不列顛羣島中最崎嶇與最美麗的山脈，冬季或春季時蓋滿了雪，斯諾頓的山嶺是足與其他有四倍高的山嶺媲美。山頂多數是古代的火山岩所造成，由於這些岩石的消磨，遂成爲威爾斯中部緩和地勢的輪廓。威爾斯中部幽雅的景緻又有幾個美麗的湖點綴着——包括那供給利均浦與伯明罕兩地用水的人造湖。

南威爾斯大致包括一個被河流山谷所分割的大高原，且蘊藏着南威爾斯最大的煤礦。中威爾斯的東部，在煤礦與中威爾斯山脈之間，是一個三角形的區域稱爲古紅沙礫地 (Old Red Sandstone)。其中一部是不列顛最野與最荒涼的高地區域——即布勒肯比肯斯 (Brecon Beacons) 與黑山嶺 (Black Mt.)——但伸入赫勒福郡 (Herefordshire) 的東部却是一個遮蔽的盆地而富於果園，玉蜀黍田和忽布園。威爾斯邊境的東邊是一串的山脈，從北部伸展至南部，即從威拉堅 (Wrekin) 地方，穿過馬爾范 (Malvern) 羣山。南威爾斯有一小塊的土地稱爲克力摩根山谷 (Vale of Glamorgan) 的，與該地其他部分是有相當的差別，確屬於不列顛低地的農業區域。

威爾斯如同不列顛羣島其他高地一般，也是一個多雨的區域。然而，它位於不列顛較溫暖的西邊，且不問山脈的高度，其積雪時期並不長久，而西部海岸的山谷是不受寒冷的東風侵

襲，且享有較和暖的氣候。

威爾斯之人口向未過於稠密；西部之低地邊境吸引許多來自海外的移民，而東部之低地邊境則有許多來自陸地的侵略者。該地割裂的地形阻止外來的勢力統治全部；所以威爾斯語言與民族精神的得以保存，而康瓦爾語言則不復有存在，其相異之點即在此。

工業革命以前，威爾斯原來是一個農業國。牧羊與牧牛是主要的事業，農產祇有小量的麥和其他穀類，其社會的生活是以市鎮為中心。由於該處地形的割裂，這些市鎮是互相隔離的。沿海岸有許多小港，且每一小山谷皆有少量的銅或鉛鑛床，足以供給當地的需要。

由於鐵道的建築與煤鑛的發展，威爾斯的孤立形勢便消滅了。許多人口乃移向南部，且有大量來自英倫的人民移入煤鑛區域。然而鄉僻地方的人口仍保持原有的數，或有減縮；弱小的地方工業已被外來的競爭所消滅，唯有組織規模較大的工業才能存在。又縱因鐵道的密佈，仍不能使威爾斯有一個全國的中心。蓋由於中部的山脈，致人口散布於邊界的低地和谷地，故全國中心的建築卒不可能。所以威爾斯的國家博物館是在卡狄夫（Cardiff）國家圖書館則在亞柏斯亞同（Aberystwyth）；大學的各學院則分設於卡狄夫、斯溫西（Swansea）、亞柏斯亞同與班哥（Bangor）各地，而最適於集會的中心地却是在英倫的士魯茲巴立（Shrewsbury）。

從倫敦到南威爾斯的遊客至今仍可覺察該地是比較的孤僻。在大西部（Great Western）主要的路線上，由於塞紋（Severn）河口的阻礙，致不得不藉一條長約四又三分之一英里長的隧道

貫通之。駕駛汽車者更感困難，它須向北繞道至格羅斯忒（現仍爲塞紋的渡河鎮，如同在羅馬時代一般）或利用原始的渡輪，而費時較久。無論從那一條路，進入南威爾必須經過第因森林（Forest of Dean）煤礦附近，該地之王家森林（Royal Forest）具有新的王家森林若干相同的特色，而該地之煤礦地是南威爾斯煤礦的縮影。較低的威河（Wye）之美麗而像咽喉似的山谷，在旅行至查布斯多（Chepstow）之路程中經過，而在到達新港（New Port）的第一個南威爾斯的大煤港以前，向旁邊作短程的旅行至廷旦亞布來（Tintern Abley）也極有價值。新港和卡狄夫同位於布里斯它爾海峽的海岸上，即在煤礦以南與煤礦之密集山谷所形成的天然通路的中點。旅行至其中一個山谷即可獲得全部的景象。最初穿過煤礦低地的高聳「邊界」其景象有如當前的一幅牆，於是道路或鐵道立即穿過舊紅沙石壁與生石灰石間的一個好像咽喉般的區域，不久便可到達煤礦所在的一個狹谷中。頂上蓋着採礦場和鑛澤的尖堆，採鑛的鄉村和市場形成鑛工的一串茅舍，排成許多不規則的行列，致不得不逐漸建築在山谷較高的斜坡上。這山谷有一條或兩條的鐵道與一條公路經過，所以這景緻可連續至若干英里。許多山谷是「盲目的小徑」——其上端沒有出路，除非經由險峻的小徑而涉過上面的沼澤。若遊客的體力能爬上山頂，則其景緻將極不同——深的山谷和它們的煤鑛都被隱藏，僅能看見一個荒蕪的沼地。若欲觀察最惡劣的失業與經濟困難的情形，則必須穿過離海岸最遠而在鑛場東北部的市鎮（如墨忒爾 Merthyr）。前此曾一度爲生滿密林而無人烟的峽谷，僅有少數牧人住居於此，後來在

當地的岩石發現鐵苗，於是鑛工進行伐樹，以製熔鐵苗所用的炭。及樹木漸被伐盡，乃改用煤來提鍊焦炭。開採煤鑛最初原是附屬的事業；但因此海港之路程是下坡，所以甚易輸出——運煤車幾乎全占了早年的軌道。這裏所產的煤是良好堅硬的蒸汽煤，不容易被搗碎，因此最宜於儲藏在汽船的煤倉與輸送至全世界的儲煤海港。

但貧瘠地方上之鐵苗，將有被採盡之一日。在煤運至海邊較為經濟的時候，則從海港直接運輸入的鐵苗是不經濟和不必要的。第一次大戰時，許多從前使用威爾斯煤的輪船都改用汽油，而且全球各地還有許多其他的煤鑛與其競爭。因此大戰結束時，大部分威爾斯煤的市場，已永遠消滅。任何人與任何政府皆不能抑制時代的潮流；因此那遙遠的威爾斯鑛山便喪失了牠的鐵工業和煤的輸出貿易；它留下男人、婦女與兒童，以及他們的住宅，但是沒有工作。

在斯溫西亞 (Swansea) 與其鄰近地方，如尼亞斯 (Neath)、塔拉波港 (Port Talbot) 和拉涅司力 (Llanelli) 等都有較樂觀的景象。工業已從山谷移至海岸，目前斯溫西亞的專業是鋅和錫的鑄煉，與製造錫片，輸入鋼、錫、油及該地工業所需的其他原料。斯溫西亞有一個重要的不利點，那就是過於接近不列顛低地的大工業中心。斯溫西亞的人民是非常幸運，他們接近於優美的海岸景緻，肥沃的耕地（在哥佛半島 (Gower Peninsula) 卡馬登 (Carmarthen) 與盆布魯 (Penbroke) 以及山嶺的景緻。

盆布魯郡在地形上，具有許多和康瓦爾的相同的特點，如崖岸的景緻、氣候、與土壤，且

其發展亦沿着相似的路線。

威爾斯西部與北部有許多著名的海邊遊覽地，如亞柏斯瓦亞 (Aberystwyth)、班哥 (Bangor)、昆威 (Conwy)、蘭杜諾 (Llandudno) 與刺爾 (Rhyi) 是沿海岸北部的市鎮，它們是非常有趣，因為它們與美麗的士諾頓尼亞 (Snowdonia) 全部都可從工業化的蘭加斯德亞 (Llangastria)，坐汽車於一天之內到達。

威爾斯北部於其舊岩石的東界——在拉斯罕 (Wrexham) 與魯亞磅 (Ranbun) 周圍——亦有煤礦；且在士洛普郡 (Shropshire) 之威爾斯地殼分塊的邊界上亦有較小的煤礦。進入威爾斯滿佈河流與山谷的中部和北部的道路，現均築有鐵道與公路；多數威爾斯邊境市鎮之位置多與它們有關。在士魯茲巴立的情形中更能充分表明——它是通至威爾斯中部一切鐵道的中點——且威爾斯普爾 (Welshpool)、奧士威斯尼 (Oswestry) 與蘭哥藍 (Llangollan) 各地亦大致如此。

九 蘇格蘭高地

蘇格蘭高地佔該國的整個北半部，它位於從克來德河口 (Clyde) 至東海岸之士頓凱凡 (Stone Haven) 附近的一條顯著界線的北部。面積約有一萬五千平方英里之廣，但其中許多土地實際上是沒有人居住的，在一個最大的郡——色什蘭 (Sutherland)，雖擁有肥沃的海岸東部

地帶，其人口每平方英里僅得八人。在一九二一至一九三一的十年間，高地每一郡的人口皆有減退之表示，因此牠在地理環境上，與不列顛其他部分比較，顯然有很大的差異。

高地的特點可追溯到地球史的上古混沌之時期。在最初的脊椎動物出現於地球表面之前，劇烈的地球形成運動，結果造成許多大山脈，經過現在之北愛爾蘭，蘇格蘭高地與斯干的那維亞。主要的山脈是從西南到東北，而其間有許多大的山谷，與急激的河流沖下了大量的紅沙與粘土——即現在著名的蘇格蘭的舊紅沙石。這種地球形成的運動稱為卡來多尼亞（*Caledonia*）運動，而卡來多尼亞即蘇格蘭的舊名稱。今日的蘇格蘭高地是這些古代山脈破碎後的有形殘跡；而古代的山谷和舊紅沙石的沖積層仍形成今日主要的低地區域。後來，高地表面漸趨平坦，即為大冰河時代冰帽的作用，因為冰帽把一切鬆疏的岩石或土壤沖掃下來，而填置於低地之上。所以，較高的土地所形成的土壤為時很短，它們的土壤都是未熟的、貧瘠的與淺薄的。結冰阻礙了排水，其留下的低窪地面在目前多成為湖沼。冰把山谷的邊崖磨得很滑，所以蘇格蘭的「幽谷」，常是直的、狹窄的與光滑的。唯有在較低的土地上，冰河時代的土壤才較肥沃，而能供耕作。

遊客若經由從中部低地伸出之山谷，而穿過高地，他最初或者會失望。他發見一片起伏不一，而不很崎嶇的土地，緩緩高起而迄於遠距離的高山。但如他很幸運地於八月間旅行至該地，則整個地面蓋着燦爛與紫紅色的石南花，在他的記憶印象內必永遠不會消滅。但汽車的

公路與鐵道當然是沿着較肥沃的地帶；鄉村、客寓、遊獵的臨時住所以及農場，互相連貫着，發生一個完全錯誤的印象。在一條主要的道路上，坐着汽車馳行，幾乎不敢說：「啊！蘇格蘭！你的嚴肅和荒蕪的！」

事實上，高地約有百分之九十五是以沼澤覆蓋着。在較乾燥的中部與東部多數是石南的沼澤；而在較溼的西部却以草棉佔多數。很大的區域是作為松鷄的獵場，終年雇人看守其地；在禁閉的季節渡過了，那荒蕪的沼澤便充滿了生氣；富裕的遊獵者各自建築了獨立的獵舍（通是很舒適的住所），其獵場或為自己的地產，或專為遊獵目的而租賃的地產。松鷄的遊獵是在八月十二日開始，其前若干日，即有許多掛有頭等臥車的專車，把倫敦與南部的遊客載至該地，當地所有勞工都替這些游獵者工作，使這貧苦的高地分潤若干城市的資財。

在山地較遠的部分，鹿「林」（雖然稱為林，但實際上並無樹木）是代替了松鷄的沼澤，該地的獵鹿，是一個更劇烈的運動。

在射獵松鷄與鹿的季節以前，高地的人民多數是「佃農」——，賴以為生的小農民。雖然佃農的生活已有改變，即至今仍在改變中，然高地較荒僻部分之居民仍大多數是佃戶。有時，他們是孤立的，給許多里的沼地所分隔；有時則許多小佃戶集居一處，成爲一個市鎮。這些小農場通常是在水邊——湖或河流，或海灣——而竟有適當的掩蔽以避暴風。最貧苦的小農場中，佃農與其家庭只有一間粗陋的房舍，其中只有一間房，有時還與農場的動物同居，地下祇

是樁實的土，其用茅草所蓋的屋脊開有一洞，使火烟從此逸出，在希布來德斯（Tabrisas）的外圍，現仍有少數這種給煤烟燻黑的屋。多數的小農場，其房屋是以山邊的石築成，屋頂也是用山邊的蘆葦與石南覆蓋着。屋頂上編了一個粗的網，其上壓以大石，以防屋脊在暴風雨時被吹下去。屋內約有兩三間房，簡單的傢具與矮小的窗戶。小農場附近有一小塊的土地，完全是用手來耕耘，每年輒有一部分的土地暫停耕種。主要的農產品是馬鈴薯、蕪菁、椰菜、與小麥（必要時，未成熟即可收割）以前佃農是利用附近的河流推動水磨，將小麥磨成粉；這些河流也是他們食水的供給地。雖然，麥粥和麥餅已不常食，但有些地方仍作為主要之食物。兩者都是典型的蘇格蘭口味，多數家庭以為早餐如果沒有一盆的粥和牛乳及少許鹽一起食，則不能認為滿足。佃農的羊的在沼澤間遊牧，而出產羊毛，至今仍由主婦在農舍門口紡成毛線，並由她自行編織。蘇格蘭的毛織呢是舉世著名的，遂使這工業成為商業化，還輸入許多的羊毛。較富的小農場常有數頭牛，並有多餘的牛出售，為農場唯一的出售產品。出售後得款則另購他物。其主要購進之物為糖、鹽、菜、烟草與少數布匹。家庭的食餘之物或牛乳中撇去的乳反是用來餵飼少數的雞與一兩頭豬，這是一個自給的小農場的狀況。冬季的燃料多取自山上沼澤中的泥炭。這裏的生活是非常艱苦；居民都是強健與粗壯的人，向不知道，也不希望舒適的生活。

高地的蘇格蘭人也像其他一切居住於高地的人民一般，其結合團體，係依據地勢的關係——例如同處於一羣的山谷或一個海邊的低地者——每一「族」對於其首領均極尊敬與忠誠，

而對於其他部族則極端仇視。每族有其特別組成之布匹——格子花布呢——製成民族服裝的短裙。高地的蘇格蘭人，在當地已習於艱苦，故能冒險為全球各部分的先驅；他們回來後就成為有財有勢的人，但他們仍堅認為誕生之「族」的一分子，以其族之名字為榮，且以穿着本族的特殊方格子呢裙，而對世人誇耀。因此，產生一種幾乎是全世界無雙的情形；換句話說，蘇格蘭的服裝迄今仍保持着，那不是為着表示農民階級的服裝，而是全國貧富貴賤一致的服裝。不列顛深以牠現在的蘇格蘭王后為榮。當英王與王后至蘇格蘭時，兩人都穿着蘇格蘭的服裝。

雖然，貧苦的佃農與蘇格蘭的地主和貴族之間有一個很大的鴻溝，但蘇格蘭是有真正的民主傳統。早年建設的四所大學——聖安得魯大學（一四一一）、格拉斯哥大學（一四五二）、亞伯丁大學（一四九四）與愛丁堡大學（一五八三）——可以表示古代蘇格蘭人已重視教育，且使最貧賤者得由此路徑上升。大不列顛的第一個勞工黨首相麥唐納氏（J. Ramsay MacDonald）就是誕生於一個高地漁村之極貧的家庭，幼年時曾在小農場工作。

小農場之艱苦的生活是很難與現代之生活標準相合。因此青年的人常喜離開家庭到城市裏去工作，祇偶然回鄉省視，或因失業而回家，暫在親屬的小農場裏過着簡單的生活。當老年人死後，小農場即變成荒蕪，往往僅有一個岑寂的墳場，指示其地曾一度為繁盛的農場住宅。除供狩獵之地產外，林業已漸為以局部時間從事耕種之佃戶的職業。佃戶通常是一個捕魚的人，故往往兼任農業與漁業。但主要的漁業已集中於較大的海港，如士多魯威（Stornoway）、勒維

克 (Lerwick)、刻克窩爾 (Kirkwall)、維克 (Wick)、夫累則堡 (Fraserburgh)、彼得凱 (Petershead)、亞布丁 (Aberdeen) 各地，而以後者爲著。

本節所描寫之小農場，是位於廣闊的沼地周圍無數英里內者，其情況從色什蘭的真正生活所觀察者表現最爲正確。色什蘭可由貫通西部海岸的狹小山道乘汽車直接達到。但崎嶇的海岸連同深的峽江，與無數附着的小島，祇能從海面上觀察之。交通採取海道者較陸道爲多，蘇格蘭西部峽江的海岸，有郵船與羅查力斯之克里 (Kyle of Lochalsh)、瑪爾比 (Malbairg) 與本 (Aban) 之鐵道終點銜接，如同與挪威之峽江海岸交通的郵船一般。除聖哥漠 (Cairgorm) 山脈之外，高地之最高峯是在西部，離海岸不遠，而西部海岸上高峯峭壁直落海面二三千尺者並非罕見。平頂的島嶼，顯示出阿爾卑斯山在歐洲隆起時所形成的熔岩沼澤，使該地的景緻變化無窮。

格拉斯哥的人民是非常幸運，在他們的附近就有若干最優美的景緻。羅門德湖 (Loch Lomond) 的頂點是在高地，而其廣闊的腳是在低地；在羅門德湖外的道路（一條現代與波度適當之道路）穿過克蘭科爾 (Glencol)，縱然是一條現代之汽車公路仍不能消除該地之驚人形勢。這是從格拉斯哥到印味涅斯 (Inverness) 的一條主要道路，該地是在格蘭摩爾 (Glennmore) 大裂口北端高地之首府。它穿過因水力發電而成一個新市鎮的堅魯智力凡 (Kinlochleven) 與威廉堡 (Fort William)，後一地點目前擁有最大的水力發電設備，其水是從不列顛

最高的山嶺——海拔四四〇公尺的班尼維斯 (Ben Nevis)——經一個大隧道引下。於是廉價的電力使鋁的熔接工業成爲可能。

高地的東部邊境，卻有不同的情況。它是比較的低下，乾燥、有陽光，且有冰河時代沖積的土壤，而沼地亦變爲田地與叢林。蘇格蘭的農人是在一個很大的田地上耕種，採取六年輪種的方法，三年種芋，又三年則相繼輪種小麥、根類作物和小麥。農村經濟是趨向於畜牧黃牛，因爲該區域過於偏遠，不適用於經營牛乳事業。這區域的首府與樞紐是亞布丁；它是一個灰色花崗石的城市，採用一種高地的花崗石作爲主要建築材料。肥沃地帶是這闊度不同的，但直接向北伸展至約翰·奧·克羅斯 (John O'Groats) 又繼續伸展至奧克尼島 (Orkney I.)。較北的設得蘭島 (Shetland I.) 在另一方面甚似主要的高地，但北部的郡位於麥的耕種地之範圍以外；夏季的溫度是不足以使農作物成熟。這表示與其較南之土地的另一個大差別。

十 蘇格蘭低地

在蘇格蘭全部不到五分之一的領土內，住着該國五分之四以上的人口。這區域通常稱爲中部低地，且顯然以兩條直線爲界——一條從克來德河口到士頓凱凡，另一條是從計范 (Girvan) 到丹巴 (Dunbar)。事實上，這塊地的全部是在高大的喀利多尼亞山嶺 (Caledonian Mt.) 形成時，就被兩平行的裂縫或斷層所沖積。所以中部低地或在數萬萬年以前即已成爲低地，而在

這長久的期間當然經過多次的改變，而每次改變皆有留下的痕跡。這崩裂的山谷本來是一個暫時的湖，其間沖積有舊紅沙岩的紅砂與灰石。後來經過相當的時候乃變成淺的海，它的石灰質的海床是給沙和頁岩交互的覆蓋着，惟有當沼澤的叢林茂盛時，才把這種交互的地層間斷，而遺下它們的痕跡，成爲煤層。但煤層後來又爲山谷的崩裂而被破壞，故目前惟有若干盤地發現之。火山迭次的爆發又破壞了山谷底層，而以熔岩參入其中，使這裏的地史甚爲複雜。後來過了很久，當蘇格蘭爲大冰河時代之冰塊掩蓋時，大量之冰河時代的碎石被沖至低地，當冰溶解後，遂使該處地面呈現崎嶇高下的外形。但這些冰河時代的飄流物，實爲低地各種土壤的質料——有許多是非常肥沃，而使低地成爲該國人口最密之部分，與當地的鑛場無關。

蘇格蘭中央低地的地文與民俗，遂因是而多殊異。而污濁的市區復與優美的鄉區相距不遠。此低地有三個主要港灣穿入——即東面之福斯港(Firth of Forth)、和台港(Firth of Tay)與北海相連，以及西面之克來德港。這些港灣穿入甚深，致使蘇格蘭腰部之最狹點，僅闊二十五英里，從北部至南部之交通必須經過此狹窄的地峽。由於築成橫渡福斯港之著名的福斯橋，與橫渡台港之台橋，鐵道至少已克復了東部港灣一部分之交通不利。然而仍須繞道，直至最近在京加丁(Kincairdine)之大橋造成後，凡從愛丁堡經由公路北行者，非繳付很貴的輪渡費，則須繞道斯忒林(Stirling)而多走五十英里。

愛丁堡之被稱爲「北部之雅典」是有許多理由的。它是蘇格蘭之首都與文化中心：它有許

多與大學城有關之工業，如印刷與出版等，及與倫敦特別連繫之各種輕工業。愛丁堡的位置是非常有趣。從南部高地（班蘭山脈 Portland）的一個支脈伸至福斯港海岸的八英里內，經東部海岸至南部之道路必須穿過此狹窄的平原。但其中部則聳立着一個高峻的岩——一個古代火山的頸——其南、西與北部為峭削的壁，而東部則為斜坡。在不列顛諸島的一切地點中，以此地為最適於建立城堡，而愛丁堡城堡即建於此。舊的城市為安全起見，集中於向東之斜坡上，在過去一世紀中，環繞着著名的郎瑪克脫（Lawnmarket）之商店已漸衰落而成為貧民區，但最近已重新整飾，以恢復其往日之光榮。這城市由此中心已伸展至北面的克蘭頓（Granton）、利斯（Leith）、波托柏羅（Portobello）、穆塞爾堡（Musselburgh）等港口，而其城郊亦伸展至班蘭山脈的斜坡。其繁盛頗有賴於米羅狄安（Midlothian）小煤礦的發展，但此煤礦本身却未特別著名。該城市東部的另外一羣小火山，在目前成為城市居民的遊息地，且可遙視好樂勞得王宮（Hologrood Palace），這王宮是英王與王后巡視蘇格蘭首都時之官邸。

在愛丁堡周繞可以看見蘇格蘭最富裕的玉蜀黍田土，這裏冬季甚寒冷，且東北風使該地正月間的溫度平均在華氏三十八度以下，但雨量甚少（在三十五英寸以下），夏季較炎熱，但仍較英倫東部涼爽。一切低地幾乎均已耕種（因為蘇格蘭之農人並非草地農人），且採取六項輪耕法，所以燕麥、馬鈴薯、小麥、燕菁、大麥與輪耕之花草所估的畝數幾乎完全相等，而合佔全部耕地百分之九十八。田地是很廣大，而成長方形的，且常有狹條的植樹地，作直角形保護

之，以防寒冷之東北風侵襲。

在福斯港的北邊是古代飛菲(Fife)王國的故址，現成爲飛菲與京洛斯(Kinross)郡。我們是不難知道，何以這半島在古代能夠這般長久地獨立爲一王國。它實際上是一個海島；其南是福斯港，其北是台港；且該半島又被邊緣險峻的火山堆積物把它和大陸分隔，而這些火山是屬於覆以沼澤之奧齊爾山脈(Ochil)的。這飛菲王國的綽號是一個「鑲着金邊的乞丐外套」，因其腹地現在已耕種，但土壤仍很貧瘠；而其邊緣之地却常甚肥沃。在其南部的發展自然是集中於飛菲郡的煤鑛區，與輸出煤產之本脫斯蘭(Burntisland)米索爾(Methil)港口，以及工業市鎮克刻卡德(Kirkcaldy)（出產硬固之亞麻仁油與油布）與登佛爾蘭(Dunfermline)等——後者是卡內基(Andrew Carnegie)之出生地，而以其麻布與綢緞而馳名。

台港之北有一個優美肥沃的地帶，叫做哥利之卡斯(Carse of Gowrie)其出產之水果甚爲著名，此區域以錫羅山脈(Sidlaw Hill)爲其背脊，而丹梯市(Dundee)則位於中心。丹梯是蘇格蘭的第三大城，其特異點卽爲發展自己的特殊生活。它本來是一個漁港；所有航海的需要爲繩纜、帆篷與捕魚的器具等，使該地之麻繩業甚發達，且漸漸專精於航海工程。有一位丹福商人在缺乏俄國麻的時候，以印度的黃麻試作代替品，因此建立了丹梯巨大的黃麻工業之基礎。唯一採用當地所產原料的工業，就是製果醬工業，且將橘子製成果糕，以供當地水果過時後之需要。

邊險峻之錫羅與奧齊爾山脈，是一個特殊地帶之一部分，該地帶和高地的主要邊界平行，且向西南伸展至坎派斯荒野（Carnise Fell）和梭夫魯高地。在這些山脈與高地之間就是斯特士摩爾廣闊的山谷（Strathmore）（在文義上為大豁或廣大之山谷），其一部分為低地的沼澤，另一部分則已耕耘。著名之格倫愛哥爾斯（Glenaeags）哥爾夫球場，是蘇格蘭盛行全國的無數運動場之一，即位於此山谷中，可以遠眺北部之高地與南部之格倫愛哥爾斯山。這火山脈的地帶對於交通是有很大的障礙。其為伯斯（Perth）即台河（Tay）所破開之處則有伯斯山當其衝；其為福斯河（Forth）所破開之處則有斯忒林山，而斯忒林山之峯頂建有一堡壘，甚似愛丁堡。最闊的破裂處則由克萊德河下游所形成。

中部低地的中心就是和中部或拉罕爾克郡（Lanarkshire）煤鐵連繫的工業區域。亞的里（Airdrie）、科不列治（Coatbridge）、馬得雷爾（Motherwell）和威蕭（Wishaw）都是鋼鐵的市鎮。向東伸展的福爾克烈（Falkirk）鐵場也與鋼工業有關，而福斯港的口岸與波·尼斯（Boness）則輸入鐵苗與鑛坑所用的支柱。但蘇格蘭的大工業都市則為格拉斯哥，它的人口在一百萬以上——佔蘇格蘭全部人口四分之一。機械工程、鐵、鋼、化學與染色工業的工廠占首要地位；其附近就是製造綿線的佩茲力（Paisley）。在格拉斯哥的下流，滿佈着人工開濬的克萊德河岸，便是全球著名的最大造船地域。一九三八年從其中一個船廠下水了一隻從未造過那麼大的船隻——「伊利沙白皇后號」，她的姊妹船「瑪麗皇后號」也是在克萊德建造的。格拉斯哥

在商業價值上是不列顛第四位港口（在倫敦、利特浦、與赫爾（Hull）之後）。假使格拉斯哥的城市不能使遊客發生興趣；他可以乘坐汽船沿着克萊德河下游，很舒適地看見連綿不斷的忙碌船廠，日夜發出釘綴機器的聲音，那就一定會很欣賞這旅程；在這旅程還可通到被蒼翠的高地所圍繞的河口，這些高地包括亞蘭島（Arran I.）的戈非爾（Goatfell），高度達三千呎。

給一環的沼地與中部區域分隔的地方，就是亞爾郡（Ayrshire）。其北部為另一煤產地及亞得羅森（Adrossan）、薩科斯（Saltcoats）、愛梵（Irvine）與啓爾馬諾（Kilmarnock）等工業區域，但是亞爾郡卻偏重農業。亞爾郡具有西部海岸較緩的冬季與較早的春季，多雨和密雲，所以她是屬於草原的氣候。但是蘇格蘭的農人仍偏重於耕種——因地大都經過兩三年的穀類作物後，再種上十或十二年的草。農業經濟是傾向於畜牧乳牛。沿海地帶的土壤是比較溫暖，所以馬鈴薯是很早成熟，這表示蘇格蘭也像英倫的西南半島一般，利用其特殊氣候的優越。

十一 南部高地與斯各特的家鄉

南部高地是蘇格蘭工業化的低地與英倫北部的工業區域間的天然界限。它久經阻礙英倫與蘇格蘭間人與物的交往，至今仍未完全消失其界限作用。南部高地是一種比較緩和的高地。它像其他高地一般，也曾一度是蘇格蘭地殼變遷時所形成的大山脊，但形狀比較緩和，且由較軟

的頁岩與沙岩所形成，其西部則爲花岡岩所形成。高地較高的部分漸漸的環着與蓋着沼地，但是在這些沼地中肥沃的草是和雜草一般茂盛。所以這些沼澤最初就用作牧羊的場地。夏季無數的羊在山岡自由的行動；冬季就「關」在山谷的農場裏。幸而英倫與蘇格蘭間的交通，在西北偏北與東南偏南一線有深窄的山谷，稱爲「小谿」的可藉以通至高地。每一小谿都開有公路或鐵路，通常是兩者兼有，所以汽車是很少走到高地的較高部分。乘火車的旅客沿着西部海岸鐵路到蘇格蘭，是要爬上亞那谷（Annandale）穿過海拔一千呎的俾托克峯（Beattock），再下降到克萊德流域。另一條在更西的重要道路就是尼斯谷（Nithsdale）。

向着高地的東端有許多更不規則的河流，匯集而成特威得河（Tweed）。其流域是比較廣闊，也比較肥沃；分隔這些流域的沼地漸漸消失，於是特威得流域的下游成爲一片良好的耕地、草地，許多樹木和小叢林。這就是著名的司各脫鄉間（Scott Country），因爲美洛斯（Melros）的附近在阿波次福（Abbotsford）地方，大文豪司各脫高爾爵士（Sir Walter Scott）寫了許多著名的小說。但是這鄉間的景象「英國化」，較「蘇格蘭化」更甚。它主要是一個牧羊的地方，而且是不列顛羣島中羊羣最稠密的地方。紡織工廠在該河的主流旁邊也建立起來，因爲從前是利用水輪來發動機器，而且該河的水性很柔，適於洗滌與染色。羊毛工業漸漸的集中在若干市鎮，如塞爾刻克（Selkirk）、卡拉薩爾斯（Galashiels）、哈維克（Hawick）與美洛斯（Melrose），這些地方雖然離開煤礦較遠，但是至今仍能維持其羊毛工業，利用土產與

輸入的羊毛。這區域之天然港灣是特威得河上的柏維克(Berwick)，但是經過數次的易主，柏維克在十四世紀已歸併於英倫，但當地的人民的民族意識至強，所以入於其他民族的掌握後，便沒有發展其天然的功用，這是值得注意的一點事實。

在蘭麥繆耳山脈(Lammermuir Hills)所形成的南部高地東端與北海之間，鮮有稍平坦的土地。倫敦與東北鐵路在東部海岸的主要路線。不得不沿着海邊建築，在若干地方離開峭壁只有數碼。

南部高原在西南方面是伸出海外，但在南面有一條闊度不等的地帶，這地方有水份很充足的牧場，分配於尉格坦(Wigtown)、刻庫布立(Kirkcubright)與當非利斯(Dumfries)各郡。這是牧牛的地方。因為有直接的鐵路經卡來兒(Carlisle)和泰尼海峽(Tyne Gap)而到達大工業區域泰尼西得(Tyneside)，所以牛奶場很發達。因此這區域在經濟上對於英倫北部的貢獻，較對蘇格蘭更大。

十二 湖區

英倫的湖區位於西北的三個郡：即昆布蘭、衛斯特摩蘭(Westmorland)與北郎卡郡，形成不列顛高地之北部三枝，而向西突出成爲半島狀。湖區的中心在地質學上年代很古，他括有石版岩、頁岩和古代火山岩，於蘇格蘭地殼變動時堆積很高。但是這區域的特點卻由於中部

較遲的突起。結果從中部散出許多河流來；冰河時代的冰又把河谷沖闊與磨滑了，所以現在已成為許多的湖，排列像一個車輪的中心軸分出來的許多輻。這中央軸有若干雖然不是不列顛羣島中最高的，卻是最崎嶇的山峯，成為許多全球聞名的爬山者的訓練場所。

雖然這裏有兩個主要的湖已成為曼齊斯特城市的給水地，而湖邊的斜坡在夏季又可牧養許多羊，但是不列顛更需要這個湖區作為遊覽的區域，許多人希望它成為不列顛第二個「國家公園」——第因森林在一九三九年已成為第一個國立公園了。她具有適於休養與風景優美的特點，且容易到達的便利——在該郡之北部括有低窪的棉產地，恰巧從諾森伯蘭 (Northumbria) 煤鑛穿過賓尼斯 (Pennines)，且與約克郡的工業區交通極便。

在若干西部的山谷中，已開始種植松柏的森林，但是不列顛人的意見，仍贊成在湖區的中部保留其空曠的沼地。在中部圓頂的周圍，各山嶺已消削成低地——變成在東北方面的伊登 (Eden) 肥沃農地，與在北部界於索爾威灣 (Solway Firth) 的耕作低地，以及在西北方面，沿着愛爾蘭海之昆布蘭煤鑛的小工業區域。在南面有一個極能吸引人與樹木茂盛的岡替區域，而最大的溫德米爾 (Windermere) 湖的南部，也是在這區域內。西南方面就是熔鐵與造船的巴羅 (Barrow) 市鎮，它利用品質優良的赤鐵苗，這些鐵苗是出產於湖區之石灰邊緣的礦穴內。惟有在東南方面是一片低地，但為沙甫·弗爾士 (Shap Falls) 高地之頸所隔斷，這高地使湖區與賓尼斯相連。

來到湖區之遊客，可選擇至南部之各小鎮，如溫德米耳（Windermere）、安巴西得（Ambleside）與格刺斯米耳（Grasmere）（該地有詩人衛至威士（Wordsworth）之著名的茅舍），由此等小鎮可到達北部的童山，而懸望南部樹木茂盛之石灰岩山嶺。遊客又可取道至山脈中部之刻穆克市鎮，恰在斯刻多（Skiddaw）掩蔽之下。

在湖區的道路極少。僅有兩條可通行汽車的道路，真正的從北穿過中部而到南部，又僅有一條從東至西的路。汽車在一天之內即可遍遊湖區。但不能充分欣賞，這只有徒步者才能享受。英倫的湖區雖很小，但是非常美麗。

湖區阻礙了從英倫至蘇格蘭之道路：至蘇格蘭之鐵道（倫敦，內地與蘇格蘭間之主要路線）須爬上千尺高的沙甫·弗爾士，然後開始長途下行到達艾登山谷與蘇格蘭邊境。羅馬人曾在山嶺南部之蘭加斯德建築他們的堡寨——至今仍為蘭加斯郡之市鎮與盧尼河（Lune）上之橋頭鎮（Bridge Town）——以及在北部卡來兒（Carlisle）之另一堡寨。哈得良（Hadrian）（羅馬帝王，七八——一三八——譯者註）從卡來兒之艾登河岸建築了他的長城，穿過整個英倫的北部而到達泰尼河（Tyne）。卡來兒至今仍是東南西北各方道路的集中點。較之蘇格蘭邊境離此僅八哩，且格勒那·格麟（Grana Green）恰在邊境上，這是多年來男女從英倫私奔的所在，藉以享受蘇格蘭較寬大的婚姻法。

十三 蘭加斯德與棉業

在愛爾蘭海與西部之北威爾斯山嶺及東部之盆寧 (Pennine) 高地之間，是有一片廣大的平原。南部約有四五十英里闊，且在東北方面穿過通常所謂之中區地峽 (Midland Gap) 而與中區之平原相連。平原的北部縮狹，且爲盆寧高地之廣闊支脈——羅散谷 (Rossendale) 與波倫荒山 (Bowland Fells)——所截斷；而在極北摩剛比灣 (Morecambe Bay) 之海面與這山脈僅隔數英里。

這平原括有蘭加斯郡的大部分，幾乎拆細耳 (Cheshire) 之全部，以及士洛普郡 (Shropshire) 或薩羅普 (Salop) 之北半部。如同英倫北部之其他低地一般，有一層厚的冰河時代的沖積物，掩蓋着堅硬的岩石；而在平原中部之下的紅色三疊系泥灰岩，則很少發現，但是班得 (Bunter) 沙岩的山脊却高出一般的平面。大部分之圓沙土和冰河時代的沖積物都出自本地，圍繞着盆寧支脈；在其他地方的地方上，滿佈着許多從愛爾蘭海底沖上的物質。結果蘭加斯德遂擁有各種肥沃的土壤，又由於處在一個掩蔽的地位，氣候比較溫暖，且同爲在英倫之西部，雨量亦不多，所以這是一個極重要的農業區域。這一點常爲人所忽略，因爲它的工業發展已掩蔽了農業。

在南部，退去的大冰原遺下若干淺的湖沼，其底爲重而大的圓石。這些湖沼是由沙質更堅

的山岡與山脊所分隔。若干湖沼 (Lakes)——當地稱爲 Mere (小湖)——現已乾涸，僅遺下一片潮濕與圓沙石的窪地，蓋着肥沃的草地與許多小池，可供動物的飲水。所以拆細耳平原之中部全是草地；而山脊上之耕地主要是種植飼餵動物的食料。拆細耳（與士洛普郡之北部）是以其牛奶場與乳牛以及拆細耳乳酪之出產而著名於全世界。這種乳酪通常在市上稱爲 C.C.C.——即精製拆細耳乳酪 (Choice Cheshire Cheese)。在這南部，各處却有小片的林地和在沙礫的山脊上的灌木，使這美麗與幽靜的鄉間，不會覺得單調。

向北穿過麥爾西 (Mersey)，冰河時代的土壤產生一片極肥沃與容易耕種的土地。地面上的窪穴曾經一度是沼澤（地方上稱爲“Mosses”），但在過去二百年中，努力排水與灌溉，目前使這所謂英國的范蘭 (English Finland) 區域以肥沃的黑土著稱於世，而用以耕種供給蘭加斯郡的馬鈴薯和蔬菜。所以遊客可以同時看見污穢的工業與鑛業市鎮，肥沃的園藝地和英倫西部最佳的玉蜀黍產地。北面與東面，向着盆寧高地的斜坡，土壤是變成較貧瘠而多石，並且大都是草地，但是這裏的草和拆細耳的比較起來品質却甚平凡。

在這情形之下，棉業便在這裏奠立一個適當的基礎；當我們發現這裏偉大的紡織工業的起原，却在農人與其家庭的副業，那是不足驚奇的。至少在七百年前，小農人或佃戶已紡織他們在盆寧山脈畜牧羊羣的毛，而在十四世紀，甚至在採用棉花以前，曼齊斯特已製成羊毛和優美的羊毛織物，稱爲曼齊斯特「棉織區」。使用棉花的過程進展很慢，最初大都是用來和亞麻或

羊毛混合。

曼齊斯特與蘭加斯郡周圍的棉花區域之興起，是英國經濟史最有意義的一個教訓。三十年戰爭（一六一八——四三）使歐洲大陸的紡織工業損失極重，但是它並不妨阻對於新紡織工業的需求。這是曼齊斯特的機會。曼齊斯特像伯明罕一般，是一個未設立的城鎮，沒有那些大人口中心之嚴格的限制，所以毫無困難的，就能夠收容許多亡命的外國人和新工業。它又位於那些「冒險商人」的商業活動區域之外，故又不致為他們的限制所阻礙。在十八世紀的前五十年間，工業的發展是很遲緩而穩健，同時利物浦又發展成一個口岸港——當時棉花的主要供給已從東部移向美國後，這個口岸的位置最優越。但是軟水與早期的紡織工業，以及法蘭德斯（Flemish）之紡織工人都不足以說明蘭加斯郡的工業集中情形。其他區域也以同樣的優點而開始，故該區域的祕訣，乃在伴着工業革命之產生，其天然環境是以適應新的需要，而且有富於理想之人能夠認識新的需要。

機械發明後，水力便可利用；汽力使用後，這地方恰巧又產煤；化學漂白的發展也是由於離此只數英里，就是拆細耳的鹽田，與大量軟水之便利。雖然，史蒂芬遜·喬治（George Stephenson）在一八二九——三〇年間，建築利物浦與曼齊斯特間的鐵路時，覺得穿過查得摩斯（Chat Moss）有些困難，但是道路、鐵路與運河交通的發展比較還是容易，直至曼齊斯特連河開通以後，曼齊斯特在一八九四年就成爲一個大洋交通的口岸。

所以曼齊斯特是棉業的中心，其地位與其謂為工業的中心，無寧謂為商業的中心。從前工作是在周圍的鄉村裏，自從工業革命以後，這些鄉村幾乎在數年之內都變成波爾頓 (Bolton)、柏立 (Bury)、洛之得爾 (Rochdale)、奧爾丹 (Oldham)、亞士吞 (Aston) 與斯托克港 (Stookport) 等紡織市鎮。這工業發展甚速，致許多工廠與工人之房屋，沒有顧慮到社會的福利，就匆匆建立起來，結果使今日的市鎮有許多部分極需現代化，且對於不列顛的聲譽有礙。這工業的大規模發展結果使它特殊的專門化。整個城市因一個單獨的工作，即單是一種棉花，就已非常忙碌。織布工作則在其他區域——即在拉波爾 (Ribble) 與布來克邦 (Blackburn) 盆地較北之科尼 (Colne)、亞刻來頓 (Acerington)、本尼 (Burnley) 納爾遜 (Nelson) 與科尼 等地。一八八〇年，不列顛所有的棉花錠是佔全世界半數以上。一九一三年，不列顛曾輸入二百萬磅重的生棉；雖在全世界工業普遍發展之中，仍佔有三分之一的棉花錠。上次歐戰使不列顛的工業與世界市場兩者都完全脫節了。戰後若干年間世界市場發生劇烈的競爭，而國內的工業亦普遍發展；但是蘭加斯郡在今日，仍佔全世界所有棉花錠的四分之一以上，且實際上佔有全世界之高級紡錠三分之一。

強毅的蘭加斯郡人民，對本地頗自豪，甚至保守其方言，但是曼齊斯特的思想和行動往往超過不列顛一般人的前面——「曼齊斯特在今日想到的，英倫要在明日才能想到」。所以，在蘭加斯郡東南部古老的棉業紡織市鎮堅持原有狀態的時候，另一方面建立新的大工業，並展開

廣大的工業區域。這在曼齊斯特南部的發展，在機械、車輛、人造絲、以及各種輕工業——特別顯著。甚而沿着曼齊斯特運河的工業發展，則更顯著。在其進口附近，即利物浦之對岸，就是日光港 (Sunlight)，該地有大規模的烏刺弗 (Unilever) 肥皂廠，吸收熱帶的菲洲、遠東與其他地方菜油，以及附近之化學工業市鎮的化學原料，同時，為他們的工人在現代的花園城市建設住宅，而樹立工人住宅之模範。

中部的麥爾西區域是不列顛一個主要的化學重工業中心。這工業最初設於北威支 (Northwich) 與中威支 (Middlewich) 之拆細耳鹽田，但是蘭康 (Runcorn) (在運河上) 與威納斯 (Widnes) 則交通極便利，北面則有威干 (Wigan)，它是蘭加斯郡煤鐵的主要中心；又有聖海倫 (St. Helens) (以玻璃工業著名) 與窩靈吞 (Warrington) 兩地，其工業均可直接採用這裏的化學產品。

利物浦是不列顛第二位 (次於倫敦) 與最早的輸出口岸，值得我人的特別討論。恰在麥爾西之瓶頸進口內——可以免却湖水之充積——曾一度是一個小「池」，或是可供漁船避風之處。附近是一個沙岩的山岡，但土壤很貧瘠，中古時他的佃農對於這片土地是不很重視的，在這幽靜的池水上，建立了一個漁業與海岸的貿易，包括對於愛爾蘭的相當數量的貿易。但是利物浦曾為羅馬在底河 (Doe) 建立的拆斯忒 (Chester) 口岸却將利物浦掩蔽了。利物浦的機會是由於不可的淤塞與對美國貿易的發展。但是在公元一五〇〇年以後，利物浦又曾多年為布里

斯它爾所凌駕。利物浦真正的興盛是在過去二百年間。如同倫敦的情形一般，利物浦是足以適應變更中的需要，這古老的池進口處改成一艘船塢——是世界上最優良的船塢——池的其他部分則已填塞。麥爾西之沼澤邊緣，可供設立船塢的地位，逐漸沿水邊擴張，約有八英里之長。這沙岩的山岡實在是一個障礙，而不是一個補助！鐵道很困難的藉隧道而穿過；目前那些淪為貧民窟的古老房屋，都已消除，而在山頂上建立一座宏大的教堂。利物浦的迅速發展至今仍在對面的河口貝根赫德地方繼續進行。這兩地方有地下鐵道交通，自從一九三四年以後，築有世界最長的水底隧道。

此外在蘭加斯德還有其他有趣的市鎮中心。拆斯忒是拆細耳的郡城，它雖已喪失其作為，大港口的重要性，但是，它是不列顛中具有中古的城牆市鎮的一個最完全的例證。人們可以在城牆上繞行一週，周圍觀察，雖然時過境遷，彷彿還可自比當年的一個羅馬隊長。在拆斯忒之正對面就是克里威 (Crewe)；這是拆細耳平原中心的工業市鎮，克里威市在一百年前仍未成立；今日它的五萬人口，完全是靠着鐵道和他們所創立的工業。克里威市如同斯文頓 (Swinton) 一般，主要是因鐵道而產生，且是倫敦與英倫中區路線的中心。

在蘭加斯郡之更北部，有普勒斯吞 (Preston) 位於勒波爾河 (Ribble) 之交點，而蘭加斯德則位於盧尼河 (Lune) 之交點；兩地都由於交通便利，而擴展其工業。蘭加斯郡之海岸可以表示出若干典型不列顛之顯著現象的例證。布拉克普爾 (Blackpool) (人口十二萬) 和南港

(Southport) (人口八萬)的存在只是供給數百萬集合在海邊的不列顛工人，於每年一兩星期之假期中來此娛樂。布拉克普爾尤其是充滿了旅館、公寓、娛樂公園、電影院、游泳池，以及其他一切人類專為吸引休假者的設備。雖此僅有數英里就是弗利烏德 (Fleetwood)，卻有一種特別不同的性質——它是西部海岸的一個主要的現代捕漁港。

曼齊斯特之南部，在德比郡盆寧斯 (Derbyshire Pennines) 的邊緣，有若干與絲工業聯繫甚久的市鎮，其較重要的為馬克利斯菲 (Macclesfield)、康刺頓 (Congleton) 與里克 (Leek)。更南則為北斯塔福郡煤礦 (North Staffordshire Coalfield)，通常稱為「陶器製造所」 (Potteries)。中古的佃農爲了增加從農業而獲得的微利，使用當地所產煤層中的黏土，製造簡陋的壺，甚至在把煤利用於竈爐以前。但是這煤礦沒有適於製造上等磁器或石器的粘土。從前曾有一人名章治烏德 (Josiah Wedgwood) 的，決定利用當地的技術工人，而從康瓦爾輸入這種原料，以達此項製造之目的。該地沒有道路，沒有鐵道，沒有河流，但章治烏德却獲得特權開闢了一條連河，通到麥爾西。從此，這種工業就從未落後。地方上的粘土僅用作製造粗陋的器皿，與烘焙精美器皿的「火泥箱」 (Saggers)。遊客在這特河邊之斯多克 (Stoke-on-Trent) 製陶城市中，可以看見強烈的地方自給的狀態，手工業工人的快樂，以及在古老的柵廠內，製出最精美與手工磁器，將使現代工廠之大量生產視之有愧。

十四 泰尼河畔與提茲河畔

在英倫之東北部，盆寧高原的沼地斜坡，因為到達較低的地面，漸漸地成爲一個低的高原，一直伸展至北海，而以一線懸崖與它相連。高原的表面是起伏不平的，且由球狀粘土與其他冰河時代的堆積物所形成。河流穿入這些柔的物質，削成若干狹而深的谷，實際上它們直削到煤層，而在大部分高原之下都有這種煤層。所以在西部的山谷中，煤層即在山谷的邊緣露出，至於地方上的農人與鄉人究竟在何時發現這些黑色的礦物是可以燃燒，且是木柴的優良的代替品，其年代則不可考。至少在早至十四世紀，煤已用作一種家庭的燃料，且中古時代的倫敦已從紐卡斯爾經過海道獲得煤的供給，正如今日之情形一般。在倫敦所謂「海的煤巷」(Sea Coal Lane) 煤即自此起卸——現因弗利特 (Fleet) 河港充塞，其故址已離河道很遠了。紐卡斯爾與煤之輸出關係如是密切，因此英國有「運煤至紐卡斯爾」之成語，蓋謂徒勞而無益也。

諾森伯蘭與達刺謨 (Durham) 煤礦之地理條件特別適宜於這種礦物的早期開發。不僅由於這煤層接近海岸或沿着泰尼河與威亞河 (Wear) 之可航行的水道，並且祇須在山邊掘一隧道便可開采，而鑛穴很容易利用引力，把水排乾。最初煤是裝在籃裏，由馬馱下山來。當穿過圓沙石的小徑與原始的道路，攪成粘固的泥漿以後，於是再鋪上粗陋的木枕，才能通行車輛。在這

些道路上，木質的軌道是釘實的，使車輪不致出軌。至於鐵軌與有凸邊的車輪之使用，也就離此不久；所以在蒸汽引擎發明以前，鐵路業已開始使用。這些鐵道沿着山坡下行，達到終點的木造月台時，煤即自此地載入運煤船中。

凡需用船運之煤礦自然要自備運煤的船。所以泰泥河便開創了造船業，後來採用地方上的鐵苗，使這工業更爲便利，又後來泰尼河開濬，乃更容納較大的船隻。本世紀初年，全世界的船有三分之一的噸數是在泰尼河畔建造的。泰尼河畔雖然建造了許多的大船，但是它又以它的運煤船、運貨汽船與載油船而著名。便宜的燃料與鎔鐵爐的廢煤氣，又使玻璃與化學工業，以及鎔鉛工業發展。泰尼河之兩岸，從宏大的橋鎮——紐卡斯爾——起一直到海邊，卻連着船塢和工廠，並且除了南威爾斯外，從泰尼河畔輸出的煤，是較任何其他不列顛的煤礦尤多。

在若干方面，諾森伯里亞 (Northumbria) 是吃了開始特早的虧。西部的淺的煤層已大部被採盡。雖然許多小的舊煤礦應該停閉，但因該地所發之鄉村、市鎮與道路全靠煤礦維持，如果停閉了這些煤礦，便不能有何工業遺下。東部較深的新煤礦，處於較隱蔽的地段，常常僱工至五千之多，經濟上則甚繁盛。但是該地之威亞河岸 (孫德蘭 (Sunderland) 即在其河口) 卻從未像泰尼之河岸那般發展，因爲該河之近河口處，有一個岩石的河床，因此不能開濬，所以達刺謨——位於威亞河曲流的岩石上，是古代的教堂與大學市鎮——至今仍保留鄉村的環境。威亞河之流域，如同其他深的河谷一般，其陡峭的崖壁滿布叢林，與起伏的高原表面產生一種

有趣的對照；在這裏可耕的田地都被煤礦堆積物與污穢的煤礦村所佔據，所以在這些鄉村中，沒有優美的地方。

在索森伯蘭·達刺謨高原之南面與煤礦之南面，即提茲河肥沃的流域之所在。從煤礦輸煤至此盆地，在從前是極大的困難；而不列顛第一條開闢的公共鐵道，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困難。所以，自從一八二五年斯托克頓 (Stockton) 與達林敦 (Darlington) 間鐵道接通後，達林敦即發展成一個鐵道與造橋之中心，把橋樑輸送至全世界各部分。

提茲河口是後來才發展的，當鐵道築成後，斯托克頓與密德斯柏羅 (Middlesborough) 就變成煤的輸出港口，但直至上一世紀之中葉，密德斯柏羅才開始迅速擴張。平頂之克利夫蘭山 (Cleveland) 的景緻恰在南面，這裏蘊藏有侏羅紀的鐵苗〔一般性質與洛林 (Lorraine) 鐵苗相似〕。密德斯柏羅因為位於海岸，所以容易出口，且容易採取鐵苗，又有達刺謨之最優良的焦煤，以及盆寧斯之石灰。它在二十五年間曾出產了不列顛全部鐵的三分之一。於是在一八七〇年鋼鐵工業隨口發展，這是由於克利夫蘭之鐵苗具有燐質，而最初則以自西班牙與瑞典輸入大量的鐵苗為基礎。許多鋼鐵工業至今仍有賴於外來的鐵苗。

提茲河口後來的發展是化學工業，一部分是靠著當地供給的鹽，在比利漢 (Billingham) 之廣大的戰後發展掩蓋了哈特普耳 (Hartlepool) 之舊中心，那裏有世界上最大的工廠，係藉煤的加氫作用製造石油。

十五 盆寧斯與約克郡

盆寧高原有時是被稱爲英倫之脊柱。它大概是一個平頂式有起伏的高地，西面有高峻的邊緣，東面是長而緩和的斜坡。橫截的山峽或山谷把它割爲許多部分。哲維倭特山 (Cheviot Hills) 及其年代長久的圓形火山羣是和最北的蘇格蘭南部高地相連，而哲維倭特與北盆寧斯兩地均有牧羊的沼地。第一個大山峽就是泰尼或赫爾特威索爾山峽 (Haltwhistle)，使東面之卡來兒 (Carlisle) 與西面之紐卡薩爾間之交通便利。

在泰尼山峽與斯坦摩爾 (Stainmore) 山峽之間，有一片平頂的沙岩高原，把達刺謨之煤鑛從湖區分隔出來，而其最高點克羅斯峯高達二、九三〇尺，從此處一落二千五百尺，直達肥沃之伊登谷地。從斯坦摩爾向南，盆寧斯高原一部分爲沙石所形成，一部分則爲灰石所形成。由於後者的原因，該地有若干美麗的灰石景緻，尤其是在塞塔爾 (Settle) 與摩爾漢 (Malham) 附近，但是從盆寧斯流下的溪水卻是硬水。因爲多數工業需要軟水的供給，這山谷的兩旁卻足以阻礙工業的發展。灰石是一直伸展至亞耳山峽 (Aire)——即蘭加斯郡之綿織業市鎮與約克郡之羊毛業市鎮間的連鎖。亞耳是被穿過盆寧斯之六條鐵道線之一所經過，並且還有一條主要的道路。同時還有一條運河在此通過，但是所需之水閘數目，很足以阻礙盛大貿易之發展。在亞耳之北面，盆寧斯向東有斯威爾 (Swale)、烏里 (Ure)、尼得 (Nidd) 與窩爾夫 (Wharfe)

數條河川，結果匯合而成約克郡的烏西河（Ure）。他們上游之谷地形成著名的約克郡的各小谿，來自里士滿（Richmond）等中心之遊客，可在該地欣賞絕美的沼澤與山谷的景緻。

在亞耳山峽之南部，益寧斯形成一個狹的沙岩高地地帶（Millsstone Grit），把蘭加斯郡之主要棉花區與約克郡之羊毛區分隔。此地之益寧斯有三種作用。它被用以供給側面無數市鎮之食水——供給優良的軟水——也是少數羊羣的牧場。他是一片廣大的空地，使那些住在下面塵污市鎮裏的人民，可以享受威爾斯山嶺直吹而來的清爽純潔的空氣。

益寧斯之南部確從平頂的山嶺，稱為高峯（The Peak）的地方開始。河流從該地向南流動，結果注入特稜特河（Trent），而為自己削成極美麗的山谷。石灰岩的山脈蓋着短草，砂礫的土地則蓋以石南的原野，而山谷則大部分是樹木叢生。目前，該地許多最吸引遊人的部分已為國家信託部（National Trust）（對於天然美麗與歷史興趣各地方的國家信託部）所有，或由其管理，所以公開於大眾，供其遊覽。中部是都斯頓鎮，它是一個礦泉，位於海拔約一千尺之處。

益寧斯之西側都是煤礦。諾森伯蘭、達刺謨與蘭加斯郡的煤礦曾經討論過。但是在益寧斯之東邊，從亞耳山峽西南就是不列顛最大的煤礦。它位於四郡之中，且在三郡——約克郡、諾定昂郡（Noting hamshire）與德比郡——中開採，其經濟發展確可分為三部分：即羊毛區域、鋼鐵區域、以及南部區域。

約克郡之西區的毛織工業幾如其他一切不列顛的大工業一般，已奠其根基於遠昔。盆寧斯有天然的牧羊場；許多軟水的小溪，不僅供給洗滌與染色羊毛的用水，且可安設無數之水車。不列顛的工業在限制之下始終從未興盛，且真正的工匠，很早就開始遷離行會束縛下的低地市鎮（如約克郡等）。約克郡之毛織工業市鎮的興起，大部分應歸功於清教徒。他們負起工作的責任，且主張誠實的商業是一件神聖的使命——它需要謹慎、誠實、與節儉的道德——結果即能致富裕。在蘭加斯郡與約克郡兩地，早期的工業都集中於毛紡，而粗的呢絨也在山谷之較高部分的住宅中織成。至精美的呢絨則在山谷底部接近大河的織廠裏進行。此項工業以鄉村的組織為主——家庭工業與供給家庭糧食的農業之組合。但是，這工業不久即超過當地的羊毛供給量；蘭加斯郡轉向棉紡織工業，而富裕的約克郡商人則開創毛絲工業，而在一七七〇年。左右，約克郡所出產的毛絲布已等於挪利支（Norwich）所出產者。到了工業革命的時期，約克郡已有煤、有資本，還有努力工作與獨立的傳統。所以約克郡是逐漸的繁盛，而諾福克郡與西鄉（West Country）則艱苦掙扎，終於衰落，僅有科次窩爾（Cotswolds）與少數的地方仍在艱苦的狀況下存在着。在十八世紀之末，各毛織工業市鎮如黎德（Leeds）、布刺德佛德（Bradford）、哈里法斯（Halifax）、黑德斯菲爾特（Huddersfield）、與威克爾菲特（Wakefield）等地已基礎鞏固。每一中心地點（同在蘭加斯郡一般）均發展其專長之工業。布刺德佛德漸成爲工業市鎮的樞紐，而黎德則爲貿易中心，從事於分配工作，兼及工程與織布工業。

更南則爲南約克郡煤礦而其工商業則集中在設裴爾德 (Sheffield)。該地自古即以當地的鐵苗供鑄鐵之用——盆寧河流之水力與適於磨刀之硬沙岩有助於刀劍等利器之製造。這種利器製造又漸漸的從小山谷下移——而達斐爾德的主要中心。鋼鐵重工業則向頓山谷 (洛忒藍) (Botherham) 與洞卡斯忒 (Doncaster) 更下移，完全依賴侏羅紀與外來的鐵苗，以及在密德爾市鑄煉的鐵苗。正如諾森伯蘭與達刺謨之煤礦中心已向東移至鑛區隱藏較深的部分，所以這裏的主要煤鑛場現皆在盆寧山坡的東面，且在平原上。此地可看見現代的煤鑛村，按照花園城市而設計，與一世紀前的煤鑛村的差別，比較起來，非常有趣。

在諾定昂郡與德比郡境內之煤鑛的南部，是和拆斯忒斐爾 (Chesterfield) (以管筒工業著稱)——曼斯斐爾 (Mansfield)，以及在特穆特河岸之諾定昂等中心相連。後者具有花邊、織物與皮革工業，其地位較近於中部平原。

約克郡煤鑛業之伸展至約克郡平原，就是高地邊境的工業侵入不列顛之農業低地。約克之大谷從前原是一個冰河時代的湖沼，湖底都是冰河時代的堆積物，當湖亦排乾時可用以耕種，而當有水之時則可用作牧場。這就是東部英倫之主要耕地之極北部分。約克郡本身位於約克谷之中部，是北部的教會中心。約克郡最初是羅馬人的居留地，該地因爲有一個冰河時代堆石的山脈，遂可能築成一條由東至西的道路，穿過烏西河由北至南的水道。它是一個有趣的城市，有一所宏偉的教堂，且仍保留中古時代的城牆。如其說約克爲其工業所控制，不如說控制

其工業，其中製造巧克力糖就是一種主要的工業。

約克郡之烏西河與亞耳、喀爾特 (Calder) 及頓河聯合，在經過恆伯河口 (Humber) 前，即注入於那條大的特稜特河。在這北面或約克郡河岸的地方，成立了不列顛的第三位港口赫爾 (Hull)。十三世紀時，愛德華一世曾遊過這赫爾河岸的小漁港，並准許該地稱爲「赫爾河上的英王市鎮」，由此產生正式的名詞稱爲「赫爾河上的京斯頓」(Kingston-upon-Hull)。赫爾河現在雖仍可以小輪通航至柏味力 (Beverley)，但已喪失其真正的重要性，赫爾的船廠是沿着恆伯河岸而建立，正如利物浦的船廠沿着愛爾西一般。但是赫爾仍保留它的捕漁業，且有廣大的晒漁場；它與利物浦不同之點，就是旅客很少。赫爾離工業的約克郡很遠；獨立於霍特納斯 (Holderness) 與約克郡·烏爾斯 (Yorkshire Wolds) (它是白堊山脈之極北部分) 玉蜀黍之產地。約克郡從斯普凱特 (Spura Head) 到密德爾市之宏偉的海岸尚未爲工業所損壞，假使夏季的招徠遊客不能算是一種工業。海邊的游覽地括有斯卡巴洛 (Scarborough) 與回特比 (Whitby) —— 後者具有一個古代的漁港核心。回特比在景緻方面，具有一種優點，即其背景是在北約克沼澤之空曠的澤地。

十六 中部各郡

英倫中部括有一個三角形的低地，北面以盆寧斯爲界，西面以威爾斯之山系爲界，東南面

則以一串不連續的低山脈爲界。此三角形在西北方面之一角，是穿過中部的山峽，與蘭加斯郡的平原相連；其東北方面的一角則沒入較低的特稜特平原與約克郡；西南方面之一角則到達塞汶（Severn）河口。所以這中部的平原有三個天然的出口：一個通到麥爾西與利物浦；一個通到恆伯河與赫爾河；又一個通到塞汶與布里斯它爾。此外最重要的就是在東南面的出口，穿過山脊而到達倫敦。伯明罕幾乎就是這平原在幾何學上的中心點，而其近來的發展大部分由於這樣的位罝。

位於中部三角地與倫敦間之不列顛低地區域有一串的小山與峽谷向其穿過。此等小山與峽谷從林肯郡與約克郡之南部海岸伸展至東部海岸，中間有若干處間斷。因此等山脈趨向中部之處形成一個險阪的表面，以及向南或東面形成一個長而和緩的斜坡，而露出一串侏羅紀與較低的白堊岩石；所以這廣闊的地帶通常是稱爲「險阪地」（Strapland）。沙岩與石灰岩在這小山脈地帶較能抵禦風雨的侵蝕；粘土、頁岩和輓沙岩很易被蝕毀，而形成峽谷。因此，該地帶一部分爲比較乾燥的山，一部分爲頗多的耕地，又一部分爲黏土的山谷可爲畜牧用的草地；彼此互相交替。

在羅馬時代，這中部地域一定會經蓋着濃密的叢林，雖然他們築了主要道路穿過這地方，但是居住這裏的人可能是很少。安格魯薩遜人是由可航行的河流穿過這區域——上溯特稜特與其支流的，又從窩士而上溯尼尼（Nene）與烏西河，最後還可上溯至泰晤士。所以他們的主要

殖民地都是在河邊，在很早的時期，他們的麥細亞 (Mercia) 王國分爲若干郡，每一郡都在一個伯爵統治之下，而若干郡再集成一個主要的河邊殖民地。目前，這些地方已形成各郡之郡城或行政中心。所以在中部的郡城都建於河邊（多數已喪失其真正的航行重要性）；大多數都有安格魯薩遜之名稱，除非這殖民地預先已由羅馬人居住過。所謂中部各郡即爲烏斯特郡 (Worcestershire)（即在塞汶河上之烏司特），高立克郡 (Warwickshire)（即在亞偶河 (Avon) 上的高立克），諾坦普吞郡 (Northamptonshire)（即在尼尼河的諾坦普吞），勒司特郡 (Leicestershire)（即在索亞河 (Soar) 上的勒司特），羅得蘭 (Rutland)（即奧克漢 (Oakham)），罕廷頓郡 (Huntingdonshire)（即在烏西河之罕廷頓），裴德福郡 (Bedfordshire)（即在烏西河之裴德福），巴京汗郡 (Buckinghamshire)（即在烏西河之巴京汗），牛津郡（即在泰晤士河之牛津），以及格羅斯忒郡 (Gloucestershire)（即在塞汶河之格羅斯忒）。

每一個安格魯薩遜之移殖地均有一段靠近河邊的牧場，且在最適宜的地方，開闢其三段共同耕地，而剩下鄰近之地，則仍然爲叢林或崎嶇的牧場。但是在粘土的山谷中，土地是很堅硬，且需要許多的灌溉工作——這些土地都已耕成廣闊的脊地與窪地。雖然這些土地在目前幾乎已完全蓋着草，但是廣闊的脊地仍然存在，所有田地的形狀都表現着永久的起伏形狀。

除了在山脊上較平坦的土壤外，英倫中部是看不見耕地的，這表示地理的因素，在今日是較以往更重要。他現在的草地已有很好的收入的，將牠改作耕地已不甚值得。這些中部各郡在

不列顛中實具有若干最優良的草地。在勒司特郡、諾坦普吞與羅得蘭均有「肥沃的牧場」，在一英畝之內，除了草之外，不需其他食物，即可飼肥一頭壯牛。農人必須很小心的平衡他的土地與他的牲畜。牲口過多則土地不足供給飼料；過少則飼料有餘而使雜草生長。當土地面積不大的時候，這平衡是較容易維持。所以來到英倫的遊客，若經過英倫中部的許多主要道路之一，便可看見幾乎連續不斷的小草地，許多是空的且顯然沒有利用，每片草地是由籬牆（以作掩蔽）隔開，且在籬牆內常植有大樹，以供遮蔭。許多草地還開有一個儲水的池，而在這裏的農舍是疏散在鄉間各處，而不是集合成村落的，市鎮是原始的墟市；供給鄉人的需要，並設立牛羊的市場，可在該處交換畜牲。若干市鎮已發展與地方出產有關的工業。諾坦普吞從當地所產的皮革而設有靴鞋的工業，烏司特則設有製手套的工業，克德閔尼斯特（Kidderminster）因當地的羊毛，而有織地毯的工業，流頓（Luton）靠着當地的禾草，而有製帽工業。其中最大的工業就是勒司特、露波路（Loughborough）與喜克尼（Hinckley）的毛襪與其他毛織衣服。

這些以有草地著名的郡是獵狐的區域。此地有最著名的獵犬，且在這優美的原野風景中，建築了許多別墅。

中部的景緻並不是單調。向着較乾燥的東面，有一條通到林肯耕地之天然道路，雖然此地有從北至南的懸崖與粘土的山谷，但在英倫東部的玉蜀黍產地中牠也占着一部分。此區域的中

心是林肯，威漢河即在此地穿過林肯邊界。林肯郡的海岸市鎮有格林斯必 (Grimsby) (一個大漁港) 與音明罕 (Immingham) (一個因鐵道而產生的碼頭) 兩個，都是在郡境之內。在幽靜的中部東面，因為侏羅紀的岩石裏藏有低級的鐵苗層，於是近年產生若干鑄鐵中心——著名者有哥比 (Corby) (在諾坦普吞郡) 與塞坎斯洛普 (Scunthorpe) (在林肯郡)。

在中部的西南方面，就是著名的窩立克郡的亞馮流域，莎士比亞的誕生地斯得拉福 (Stratford) 即在該地。附近即為厄甫茲罕 (Evesham) 山谷之著名果園區域，此區域幾乎全部位於科次窩爾羣山 (Loiswold Hills) 陰影之下。科次窩爾形成一個主要的懸崖，而其所構成的灰石，是久已著名的建築材料。此種石是在巴斯 (Bath) 附近大量開採，稱為巴斯石。但是在科次窩爾全境的石，皆可用以建築 (有時亦可用作屋頂)，而科次窩爾的石材與粘土谷中半用木材的茅舍 (現是則改用磚與瓦) 相比，形成一個有趣的對照。科次窩爾之灰石的牧場與耕地成爲著名的牧羊區域，且產生在斯託特 (Stroud) 與其他俯視格羅斯忒平原之山谷的紡織工業。

現在回轉到中部的平原，北野翰 (Birmingham) 恰巧在其中心，該地有許多古舊的大岩石，從地面凸起，如同海島一般。若干地方，如同努哀頓山脊 (Nuneaton Ridge) 與吉烏德森林 (Charvood Forest)，具有供給築路石材的價值，且有遊覽區域的景緻。但是這些岩石的「島嶼」中，有許多是小煤鑛，所以在多草的中部中心，可發現勒司特郡，東窩立克或努哀

頓，以及南斯塔福郡 (Stafford) 的煤礦。努哀頓的煤礦與科芬德里 (Coventry) 頗近，故能供給其所需的燃料，該地是一個古老而非非常進步的工業中心。科芬德里的繁盛，與舊日流浪的呼吉諾 (Huguenot) 絲綢紡織工人選為避難地點極有關係。這種絲綢紡織工業隨着產生，若干有關紡織工業的精細機器，自然又繼續產生其他的精細機器。如同縫紉機、自行車、以及今日的汽車。

中部最重要的煤礦就是南斯塔福，在其最近之東面即為北明翰。在中古時期，北明翰位於分水界，是附近農人的一個自然的集會地，遂漸漸開始供給他們所需的釘、鏈、鐵線，以及農業上的工具。它的鐵苗是來自附近的南斯塔福區域，木炭則來自附近的阿登 (Arden) 森林。在工業革命的時期，南斯塔福郡的煤礦乃變成不列顛的煤礦區 (Black Country)。這個幽靜的鄉間，因為開採地方上的煤和粘有泥土的鐵苗，已給那些鐵的主宰人改變為人類從未有過的一個最污穢的地方。西勃郎維支 (Bromwich)、窩索爾 (Walsall)、都德里 (Dudley)、烏爾味罕 (Uxbridge)、斯多不列治 (Stourbridge) 各地亦皆一躍而成為市鎮。

後來，這些厚煤（約有三十尺厚）與大部的鐵苗已被採盡。此區域的位置又不適於大量鐵苗之輸入。因此重鋼鐵工業便衰落，而彼此煤鐵區產生另一個新的生命，它們漸漸的把自己清潔；園林開始蓋着醜陋之鐵滓堆；該市鎮也改業較輕的金屬工業。北明翰遂永遠領導着銅與其他金屬工業，以及寶石業，電力機器工業，汽車與自行車工業。北明翰利用其居中的地位，且

爲運河、鐵道與道路之集中點，因此又新增了供給全國的糧食工業。其中最顯著者爲巧克力糖和可可粉 (Cocoa)，因爲著名的加白利 (Cadbury) 工廠即在他們的波尼維爾 (Bournville)、模範村供給工人的住宅與種種社會服務，而樹立一種新的標準。

特稜特河上的柏吞 (Burton-on-Trent) 就是在這中部平原的北邊，該地之井水具有適當的恆久硬度，最適於釀酒。在盆寧斯之南部進口，德比即藉其鐵道工廠與汽車製造廠，而顯示其地位之重要——全世界著名之 Rolls-Royce 引擎與汽車即在此地製造。

十七 倫敦——帝國的心臟

困於各種顯著的理由，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需要單獨的敘述。大倫敦包括它的郊外住宅區與附屬的市鎮是住有一千萬的居民，幾乎佔不列顛全人口的四分之一。任何區域在人口與工業雙方面都不像它擴張得那般快，因爲第一次大戰後的大部分新工業都建設在它的南部。倫敦的建立是根據地理上的優勢；它的後來發展是把這種優勢利用於新的方法上，它的最近擴張則由於不可避免的動力。許多人相信，倫敦已發展過大，但是仍未尋得補救的方法。

泰晤士河把整個英倫的東南部，與國境之其餘部分割。羅馬人在不列顛登陸不久後，即認識。泰晤士河上一個過渡地點的重要。那時候此河仍受海潮的侵入甚深，而兩岸多係沼澤地；他們發現在北岸有兩座小山，土地很結實，且不會爲河水所淹沒。當時該地是否已有一個不列

類村落現在無從知道，但是羅馬人不久便建築了一道城牆，把這兩個山岡圍着，即在該處建立一個商業與行政的中心點，而命名爲倫丁林 (Londinium)。羅馬人的這個選擇是非常聰明的。後來中古的城牆就代替了羅馬人的城牆，但是這兩座小山至今仍存在，而羅馬城牆的殘跡仍可看見。西面的小山頂上目前堅立着一座聖保羅教堂，且陡峭的沿着盧幾山 (Ludgate) 斜下，通至一度會爲海軍的小港。這小山是以「護城河」 (Wall Brook) (目前這名稱僅藉一條狹窄街道之名而保存着)，與東面的小山相隔，其東即爲目前英倫銀行與王家交易所 (Royal Exchange) 之所在地。此高地一直伸展至塔山 (Tower Hill)，而羅馬城牆的遺跡仍可在該地看見。倫敦的塔雄視着東面的境界與河流的入口。現在倫敦的街道還有不少，是以通過城牆的城門爲名——例如亞爾基 (Aldgate) (即老城門之意)，皮索斯基 (Bishopsgate) (即主教門之意)，摩彌基 (Mourgate) (即澤地門之意)；亞爾特基 (Aldergate) (即更老城門之意)，紐基 (Newgate) (即新城門之意) 等。沿着倫敦窩爾街 (London Wall) 仍可以看城牆的遺跡，而正在此路線之外就是一條叫做漢士狄許 (Houndsditch) (即獵犬溝之意)——的街道，這名詞是由於古代的人將死犬的屍體從城牆擲下此處而來。

在泰晤士河的更上游有許多小島，蓋着沙礫，高出沼澤的泛濫平面上，它們用的都是薩遜人的名字，以 ea 或 ey (即島嶼) 爲字尾，例如拆爾息 (Chelsea) 和巴特西 (Battersea) 等，最著名的一個島嶼就是索尼 (Thorney)，而聖彼得教堂即築在其上 (後來是韋斯敏斯德寺)。

遲至十七世紀，韋斯敏斯德還是一個愉快的散步地，從倫敦城沿着河岸（斯特蘭（Strand））經過了築在濃蔭的土地上之許多大廈。

羅馬曾否在倫敦築一座橋，則不可得而知。他們或者在南邊的沼澤上築有一條堤道，或用渡船或以橋樑由此通入城中。但直至中古的末期，那些沼澤才築有堤防並將積水排乾，於是倫敦才開始向泰晤士河之南面擴張。

在倫敦發展成一個商業與行政中心之際，它同時又發展成一個海港。中古的倫敦橋具有狹的橋拱與高的建築，使在其上的港口功用很少，因此在橋上之弗力脫與琴亥塞（Queenhithe）之河口，已喪失其功用。船隻是在倫敦橋下游碇泊，正如今日的情形一般。碼頭是很密集的一起，許多貨物就在河流中部卸到駁船上，因此產生倫敦港的一個特點，就是採用駁船。十八世紀末年，河流上的擁擠與因此而產生的遲滯是非常嚴重，遂開始了那個偉大的船塢建築時代。一六六六年的倫敦大火燒燬了大部分的碼頭與倉庫，雖然以後建築了若干改良的碼頭，但是不到次一世紀，還沒有嚴重考慮到濕的船塢。在從前為一般人所詛咒的，現在都證實其為救星。倫敦下游的澤地向來認為很賤的土地，都很容易開墾，所以倫敦的船塢乃向下游不斷的伸展。西印度船塢是在一八〇二年完成，倫敦船塢（London Dock）在一八〇五年，東印度船塢在一八〇六年，聖卡德鄰船塢（St. Catherine）在一八一〇年，密窩爾船塢（Millwall）在一八五四年，維多利亞王家船塢（Royal Victoria）在一八五五年，亞耳拔王家船塢（Royal Albert）

在一八八〇年。提爾保尼 (Tilbury) 是倫敦的一個外港，它的船塢是在一八八六年完成。一九〇八年獲有一個很大的進步，就是把一切船塢均由倫敦海港當局統一管理；而最近改良者，還有英王喬治五世船塢（一九二一年）與紐捷爾保尼船塢（一九二九年）。倫敦的船塢。多數是分別應付若干特定貨物的起卸，這是很有趣的。西印度船塢至今仍起卸糖和甜酒，百餘年以前，它就是因此而建築的。東印度船塢則起卸從東方運來的茶和絲，亞爾拔王家船塢是起卸肉類，而維多利亞王家船塢則起卸麥和麵粉。大多數旅客係在提爾保尼上船或下船。倫敦占有全國百分之六十的貨棧貿易，這是不列顛商業的一個特點。不列顛在倫敦的輸入貿易占百分之四二·五（利物浦占百分之一八·五）而輸出貿易則為百分之二六·二（利物浦為二九·五）。

倫敦有一個大特點，就是「業務地帶」(Functional Zones)的發展。這些地帶，祇有面積的伸縮，其位置是沒有變動的。結果使倫敦每一部分各有它的特點。商業、銀行、保險與貿易大概是集中於市區，即舊日城牆之內；工業是在東端，但上次大戰，已在北面與西面城郊之新區域擴張，而在南面的擴張則較少。行政是集中於韋斯敏斯德城，尤其是在白宮 (Whitehall)；雜貨店則在「西端」(West End)，該地也是社會生活的中心，有戲場、電影、旅館、旅行等。商業與貿易的發展有使居民從倫敦擠出之趨勢。目前市區人口只有一萬人（一八〇一年有十二萬八千人）以下。甚至在一八八八年從彌德爾塞克斯 (Middlesex)、厄色克斯、肯德與薩立 (Surrey) 割出的倫敦郡 (County of London)，目前的人口也是在逐漸遞減。於是人口已被

迫遷移至「外圍」。

倫敦的擴張主要是在一個天然的地域，稱爲倫敦盆地者的範圍內，況言之，就是泰晤士可下游的流域。它是一V字形的區域，其V字之尖頂指着西面，而V字的兩臂在南面是北丹茲之白堊山脈，而在西北方面則爲奇爾頓羣山 (Chiltern Hills) 所形成。泰晤士河本身是較近的南面之一臂，而盆地之中心則爲第三紀的堆積物，而覆以各時代的砂石。在白堊的上面是鋪着細的沙〔坦涅爾 (Thanet) 沙〕、富於石灰的混合粘土〔武力赤 (Woolwich) 與勒定層〕、以及小石卵及細沙混合層〔布拉克凱斯層 (Blackheath Beds)〕。這些稱爲低倫敦第三紀層產生一帶的肥沃土壤，即前述之北背德果園地帶。盆地之北邊界限不甚顯明，該地亦無坦涅爾的沙。此等斷續的地層，即倫敦的粘土層，厚至數百尺，且在盆地內佔有很大的面積。房屋與工廠即在其上佈滿了大部分，但是若干地方仍甚低濕，成爲草地與多水的林地。倫敦的粘土之上鋪上細沙，它蓋着少數倫敦北部之山頂〔罕甫斯忒黑司 (Hamptstead Heath) 即爲一例證〕，但在西南方則佔有較大之面積。這種巴蘇忒 (Bagshot) 的沙對於農人是一種貧瘠的土壤，且仍未開發——生長着石南與松樹。目前這貧瘠的土地是倫敦的一個意外之幸福，它是風景優美之空曠地，且使倫敦在向風的一方面，避免了烟和霧，而在此建築許多優美的房屋。倫敦之粘土小山的若干斜頂也有相似的土壤，都是蓋着沙礫——倫敦因此獲得運動場地，如溫白爾頓公共運動場 (Wimbledon Common) 與布拉克凱斯 (Blackheath) 等。在較低的平地上有廣闊的沙土，

是泰晤士河早期之水面的遺跡。在彌得爾塞克斯郡之南部有一段如此的沙土，很是肥沃，久已以其果園菜園供給倫敦的市場。然而，倫敦向西擴張的工業很快的就把這肥沃的土地吞併了——尤其是大戰爆發之後。在倫敦早期發展的時候，這些沙土的墓地不僅可用以建築，且亦供給用水，但是倫敦在很久以前已放棄這種就地的供給，而其主要的用水已從河裏抽取了。

倫敦盆地在目前是不足以容納這個不斷擴張的首都。穿過白堊邊境的天然地峽，已充分被利用，所以多肯 (Dorking)、勒亞基 (Reigate) 與勒凱爾 (Redhill) 皆迅速的變成倫敦的住宅市鎮。其在倫敦北部之市鎮，盆地以內者〔如窩福特 (Watford)、聖亞爾班 (St. Albans) 與赫福特 (Hertford)〕與盆地以外者，如亞力斯保尼 (Aylesbury)，都有同樣的情形。

在盆地的西端，勒定因離倫敦較遠，故有其獨立的社會生活，括有一所大學。泰晤士恰在勒定之外，穿過美麗的戈寧 (Goring) 峽——這是此河流的一個伸展部分，在初夏的時候，值得任何旅客的遊覽——而流入倫敦盆地。此河下流時，在經過倫敦之中部以前，又經過若干優美動人的市鎮，如亨尼 (Henley) (以賽船著名)、美頓凱 (Maidenhead)、與溫沙 (Windsor)，而最後之一市鎮有之室的堡壘面對着北岸之伊登 (Eton) 運動場。

第七章 不列顛之運動與遊戲

達爾文(Bernard Darwin)著

一 運動的傳統

運動與遊戲並不是一國或一民族所特有。它們自遠古以來，就屬於一切國家。最早的人類已爲其食物而狩獵，且爲遊戲而狩獵；後者更是屬於人爲的，我們當還記憶荷馬詩中的瑙色加(Nausica)與其侍女作拋球的遊戲。拋擲任何簡陋的圓球，或以任何簡陋的棒擊之的本能，在人類的心中已是很深的蘊藏着。不列顛於其種類繁多與種類複雜的消遣中，及其習行甚久之傳統與組織方法中，仍較其他鄰國有些占優勝；尤其是遊戲功效，目前滿佈全球的宣傳，最初是以不列顛爲其出發點。

運動，在其廣義方面，流行於英國是較任何地方爲久；且在國民生活中有更深刻的習慣與更普遍承認的地位，因爲它的年代已很久，所以在一般的兒童教育上幾乎是不可少的一部分。雖然有些兒童不甚喜歡遊戲——普通都是喜歡的——但是在他生活過程的某些年中，他幾乎是必然的會熟識這些遊戲。甚至當他長成以後，放棄了一切的遊戲，但是他仍會很熟識這些

遊戲，所以他在工作生活上，無意中會使用運動所用的名詞。事實上，運動是一般生活背境的一個最顯著的特點，且在一切的興趣中，它是普遍於各階層最大多數的人民。據說英國人買了一張報紙後，最先是翻到體育欄。這在政治不安寧的時候固不盡然，但是在太平的時候，在一般的情形來說，或者是真的，且在體育欄中的許多人名，常為家傳戶誦。固然人們並不會以為運動生活中最重要之一事，或創造驚奇紀錄與獲得錦標者是比首相還要偉大。祇是人們對於運動常保持着部分熱烈的情緒，故在休閒的時候，常喜想及或談及運動。它是人民生活中確能使他們愉快與感覺興趣的一部分；它與工作是有一個很大的差別，而且能夠暫移人們的情緒，但是，說運動是人民生活的整部或幾乎是整部，則未免過當，我以為現代的青年對此事之見解當較前一代的人更合實際，且更能認識運動的真正地位。

其次，因為運動對於我們已成為如是一種傳統，我們輒喜想及（縱然是很穩健的）對於運動的方式與精神所知較淺的人們，仍願於此盡其友誼的協助，假如是這樣的話，則其事本不甚奇，因為我們所認識的運動精神實為經過長期與漸漸發展的東西，而臨時接受者不免因過份的熱心偶然產生不如意的結果。我們自己的觀念在過去百餘年中也有很大的改變，而在十九世紀初期的運動家往往太固執着「消遣或報酬」(Play or pay)的標語，任何比賽皆必須獲勝。假如比賽之情形是有助於己方而不利於他方，則認為於己最有益。於是在一切情形之下，組成一種劇烈的鬭爭。「購者自己留心」(Carveat emptor)，這一條古老的訓條或可應用

於這種運動。每一隊均須注意自己的利益；所以這種運動是不能寬恕或鬆懈的。在約定的時間則必須開始運動或比賽，假如一隊屆時不能到場，無論它是因為某種意外或不能避免的障礙而延擱，它除了投降之外，是沒有其他補救的方法。這是一條極簡單的法規，這條高尚紳士的法規是認為最光榮的，縱然沒有其他的優點，但一看便知其具有一個優點，就是沒有爭端的餘地。然而，爭端還是不斷的發生，尤其是那些較卑賤的爭論。因為任一方面都想比他們的敵手更聰明與獲得競賽的優勢；他們既然懷着這目標，所以向來認為可以容許的若干事情，在今日沒有一點是可以認為誠實的。我們不必對於我們自己過份的讚許，或對於我們的祖先過份的批評，因為行為的標準是隨時代而改變的；但是我不能不認我們的標準較前人為高，而我們的運動也較他們的更愉快、更純潔、與更合文明的制度。自從任何事業有競爭以來，於是使若干深刻的習慣，但是一度曾為人所讚許的，在今日最少已一般的與嚴重的被指責了。

我們所稱為「優良的運動員」之真正的理想是什麼？其中之一理想亦即重要的理想，就是「置運動於勝負之上」，換言之，就是首先欣賞運動或競賽的本體。這一點在最嚴格與最狹的意義下是極難實現的。每人都必須獲勝，無論與獸或人競賽，此願望實為競賽之一部分興趣所在，凡不懷此願望者或寧改任其他之事。有一句常引用的格言，或者可以說是一個希望，它在文學上的意義幾乎是不合理的——「願最好的一方獲勝」(May the best side win!)。假如我們是誠實的話，這句話必須與其他未說出的願望相連，就是願望自己確是最好的一方。否

則它就是一句有名無實的話，當然我們需要自己的一方獲勝。假如我們不能獲勝，我們就是可憐的人與可憐的運動員。我所主張的觀點，祇是我們不能過分需要或以不正當的方法求得勝利。首先我們不能以任何過分的尖銳的方法來獲取勝利。運動必須有規則，而規則必須遵守；但常有一種時機人物必須特別注意；不可因受誘惑而破壞規則。當這種時機來臨，則人人的意見便不相同。我們至少可以說，運動的規則並不是爲了破壞規則的人而設，乃是爲了願意遵守者而設。你們不能爲了欺詐而定立規則。

規則當然要有一位裁判員；勝負的決定是根據他，而他的宣告是不可爭論的。這在一切運動中都是相同的，但是在請求公斷的情形中則不同。例如在曲棒球的運動中，裁判員應待質問「爲什麼？」，然後下其決定。他不經過此種質問，是不能判決擊手出界的。另一方面，在哥爾夫球運動中，則規定裁判員有權判決一切的犯規，而不待有人提出請求。這或者是更妥善的辦法，因爲這樣可使運動員不負其責任，並他不必考慮他的請求是否過份尖刻，或者他的不請求是否過份豪俠。我以爲若干運動中已產生錯誤的豪俠行爲的傳統。在草地網球運動中，假若看界員 (Linesman) 謂球已出界，而雙方運動員以爲未出界，則因該裁判而有利的一方運動員便故意放棄了他的分數。這種態度一定獲得稱讚，而其命意原也很好；但此舉實有誤解，因爲已使運動員的判斷駕于裁判員之上，且其結果無異承認裁判員的裁判是可以爭論的。

一位裁判員對於任何光榮的運動員，是重大的安慰，並且在若干運動中，根據它的性質，

他實際上是不可缺少的。在最簡單的曲棒球運動中，假如沒有正式的裁判員時，則由還未輪到的次一名擊手擔任。另一方面，有許多普通的運動如草地網球或哥爾夫常不需要裁判員。甚至在哥爾夫球的業餘冠軍比賽，未達到決賽前，也是沒有裁判員的。於是許多運動員在一方面或其他方面提供他們的證據，在大體上舉證多很滿意。我在多年來的運動與觀察中，我只能記得極少數的事件，發生爭論。任何運動都會發生奇異出乎意料的事件，會使最著名的律師感覺困難，因此關於法律之點常常保留着，但通常均可以雙方的常識與合理互讓，而可以解決這些困難。

因為我們的「優良的運動員」不願狡猾的獲勝，所以他不同意從對方的不幸而獲勝。他需要一個公平的競賽，有相等的機會，而不要卑賤的勝利。舉一個明顯的例，就是他願射一隻站定的鳥，因為這機會是完全不相等的。在許多情形中，這是極難定其界限的。有一件真實的事情，在一所學校的障礙競賽的決賽時，有賽跑員甲乙兩人，甲後來成爲一位極有名的賽跑員，當時大家都說他一定會獲勝。然而在百中無一的不幸，他忽然摔倒，但乙自己覺得不應該獲勝。於是他等候甲恢復原狀，結果甲獲勝了。我對於這件事也覺得極難作何決定。無論如何，摔倒本來是競賽中一個公平的機會，同時也是競賽員負有避免之責任的。根據每一種的行為標準，乙本可繼續往前跑，且必定獲勝。雖然有人想學乙的榜樣，可是很少人能夠在這緊急關頭作和他同樣的機敏的決定；他們的本能就會迫他們趕緊跑到勝利的地位。當然千真萬確

的，乙是不自私與豪俠精神的一個好例證。他自己或者不會以此自豪，他只說不願因對方偶有意外而轉敗為勝。無論他在運動的道德爲是爲非，我們必須完全同意他是一個好人，並且我們若在他的地位時，亦不能自信我們能作同樣的舉動。

其次，這「優良的運動員」當是一位光榮的失敗者，並且在同樣的困難中，亦可成爲一位光榮的勝利者。那常用的「光榮的失敗者」一名詞，有時在我心目中是會誤用的；若給與一個沒有決意獲勝或沒有努力獲得勝利之人，則爲錯誤。如果他祇能在失敗後，外表故示安靜，或者伴稱勝利是不值得奮鬥的；則斷不能稱爲光榮的失敗者。真正之光榮的失敗者是已盡其最大力量以求獲得勝利，且以優良的態度而失敗，不因其惡運而沮喪，並能佩服其勝利者之本領。光榮的勝利者則相反，他須能謙遜不可示惠，或對失敗者過份假裝同情。這種人與光榮的失敗者同樣稀少，自應獲得同樣的贊許。

因此，在文學上規定行爲的法則是比較麻煩。然非謂本國的人民不能有克己的道德標準。我僅指出經驗告訴我們，一切與運動有關之人，應以最大的愉快而作此遊戲。祇要運動者良心上覺得安適，便是最大的愉快。讓一名脾氣不好的運動員，完全知道自己的弱點者，來說出他自己所知的事情。假如我們曾經暴躁與犯規，以及埋怨我們的惡運，但最後獲得勝利，則勝利之快樂一部分業已喪失；因爲我們充分明白，已使對方覺得此運動不愉快了。當我們能夠和氣與善意的忍受我們的挫折，我們最少自己不會感覺慚愧。有些人確較他人更難忍受失敗，這是

因爲生性使然。一位在聖安得魯的哥爾夫球運動員當他的妻對他表示柔懦的同情時，把最後一枝球棒在膝上折斷了，隨說「我知道這祇是一個死的運動」。這僅是一種遊戲，但是在不幸的時候的心情是較難相信的；尤其是遊戲成爲更精巧與觀衆更多時，則更爲困難。本來英國民族賦有相當的哲學性。但當我年少時嘗聽到許多退伍的年老軍人的暴怒情形。其中有一人把他所有的球棒拋在海裏，後來又在撈取球棒時，又幾乎淹斃在海裏。另外一個人把球棒舖在火車軌道上，而看着它們被火車壓毀了；第三個人——一個更聰明的人——把他的球棒對着石頭擊成數段，同時說道：「你這小畜牲，你再敢變壞我的好脾氣嗎？」這些只是後來盛傳於俱樂部中的幾個故事，且每一故事中之英雄都是非常著名。今日像如此之故事或如此的人都很少。縱然因此減少了許多談笑的資料，卻增進了不少的和平與友誼。

在戰時，那些安全的逗留在本國的人，可能說出最野蠻的怨言，而戰士們對於他們的敵人轉會有相當的尊重，而與盲目的仇恨不同。所以在運動中，並不是運動員，而是觀衆更易於放恣。他們不做什麼，只是觀看和喧嚷，可是在他們的喧嚷中常寓有過份的怨恨，且對另一方有過份明顯的敵意，這是不足爲奇的。在聯合的足球賽中，觀衆更易於對裁判表示不滿，或者認爲他的裁判是無需爭辯的。但我以爲這並不是由於不同的心情，而是單純的由於不同的態度。裁判員因刺激而情緒惡劣，固然不是一件可喜的事，然而觀衆之喧嚷實較任何爲更惡劣。我們應當記得，不同之運動對於所能容許的標準，亦有不同，以前從未在美國看過壘球比賽的人，

最初看見許多人在球場中以公開言詞擾亂擊手的心情，一定會覺得詫異。但是這是該運動規則中所認許的運動戰略之一部分，可能不是一個適當的辦法，但是因為已被認許，便不能視為不公平。同樣的，足球觀衆之喧嚷最初看來是太狂暴的偏袒，但已被認爲此種運動應有之事，便喪失其大部分的刺激性。假如說觀衆從不忘記自己，或過分以感情用事，這都是很無謂的。其實他們之中固然不乏害羣之馬，但大多的羣衆則具有正當的精神。當喧嚷與吵鬧過去之後，他們就會很和順的接納其結果，正如人類的天性似的，對於是非之別不致昧然。

二 在較老的聖堂裏

什麼例證可以給其他國家之人民，說明一般英國人對於運動的熱心？我想不出比「賽船」(Henley Regatta)之一種，特別歡迎外國的划手加入，並且有好幾次凱旋回國，但是真正的「賽船」只有一種叫做 *tout court* 的，每年由牛津與劍橋大學各選出八名划手，在泰晤士河上競賽一次。

有好幾件事聯合起來造成這種賽船的特殊地位，它有一個古老的傳統，因為第一次競賽是在一百一十一年前的一八二九年。其中雖有間斷，但是自一八三九年起，除了上次大戰的期間，事實上是每年舉行。在這一百年中，這競賽幾乎可以說是在倫敦的心臟舉行，因為除有一

個短時期是從韋斯敦到浦特尼（Putney）外，目前和古典的路程都是從浦特尼到摩力克（Mortlake）。這本來只是我們兩個最老與最著名的大學間之競賽，卻變為一個全國性的節日。泰晤士河是一條很忙的水道，通常是塞滿了汽船駁船以及其他較小的船隻。但是在一年中的這一天，在競賽的時間中，他們完全擱下所有的工作，為這兩隊划手，澄清水道，而事實上這兩隊划手是在娛樂他們自己。

它變成一種無所謂的注視；在四英里多長的河岸上，無數的人從河邊、房屋、碼頭等凡可立足之處觀望着。該日擬乘車到河邊者，不是從每一地點被迫折回，便是任另一地點被阻塞着，由此可證明羣衆對此競賽之熱情。這種熱情而且真正全國性的，因為觀衆中只有極少數的人是與牛津或劍橋有關係者。但是，幾乎所有的觀衆都有一種堅定的，且常常是狂熱的願望，極盼一方或他方獲勝；所以附近每一名小孩都裝飾着牛津之深藍色的飾物，或是劍橋之淺藍色的飾物，甚至送牛乳的車子也分別配上這兩種的顏色。這競賽的興趣不只是限於倫敦與泰晤士河。若干星期前，報紙上就每日的記載着兩隊隊員練習的經過：對於這競賽照例是有賭賽，全國千萬的人民，雖然他們一生很少乘船，且對於划船的技术更是不明瞭，卻都聽着無線電廣播對於這競賽的報告，或是渴望的想一張晚報，顯著的登載着牛津或劍橋是勝利了。

對於一種通常在事實上，既不密切又不興奮的競賽所引起的激烈情緒，其敘述有時是相當困難的。正如我在前所述，傳統無疑的是一個重要部分。一大羣經常移動的人，以及八名划手

在一致的向前急進，它本身便是一種魔力。但是，我以為還有其他的原因。平均的英國人都很羨慕，且在他們心中從不輕視那些勤於練習以及爲了這競爭之二十分鐘，而有許多節制的運動員。甚至那些對於運動比較不熱心或是興趣別有所屬的人，假如他們是誠實的話，他們至少對於那些爲了榮譽而苦練與勇敢的划手，表示敬仰。他們在大學一年級，最初爲他們的學校服務時，就很努力的練習；他們最初或者在一個裝着一雙木槳的「木桶」裏學習划船的方法。從十月初到次年三月或四月競賽的時候，他們最初要競爭爲划船隊的隊員，取得這榮譽以後，再每日勤力練習，他們在這特定時間內的生活，以全副精神集中於此唯一的目標。他們不僅對於划船，以及如此奮鬥與單調的生活，甚至對於彼此之間，是曾經有過非常沈悶的時刻，他們在若干星期內就要同住在一起，如同北極探險者的船隻被困在冰羣裏，那般的合作。總之，在他們的勞苦中，他們是快樂的，因爲划船是一個熱烈的競賽，例如那些在目前已經不再划船的人，假如有空的話，他們極願教練新的划船員，間接從他們獲得光榮。他們無異獲有很高的報酬，且他們之間有很密切的友誼，因爲在同一船內划槳之後，就曾有很密切的聯繫；但是我知道他們是要很堅強的忍耐，這就是著名之牛津與劍橋的划船員的名字，對於一個不是划船員的我，以及其他像我的人心中，是無限之欽佩的一個理由。

類似的運動可以說是鬪拳。無論我們個人對於這運動是否感覺興趣，我們必須羨慕那鬪拳者的勇敢，以及他獲取或保持聲譽之奮鬥與自創的生活。他具有一種可以普遍動人，而不可抗

拒之特性。目前他在大眾之中成爲卓越之人物。但是不能說他永遠恢復古昔錦標賽時之赤手鬪拳者的地位，正如波洛·喬治 (George Borrow) 書中所述「兩個爭取冠軍者間的鬪拳，幾乎是被認爲全國的重大事件，千萬的人，無論是上流的或下流的，日夜都爲此事思索與計劃，直至這件大事決定了。」一個人祇要暫時和爭取冠軍者在一起，便是永久的無上榮譽，然而今日的鬪拳，就關係英國者而言，已從輕視與疑惑以及一度因聲名狼藉而沒落之情況中，獲有相當的恢復。縱使這些運動員並不全像喬治四世時的英雄，但是他們已獲得許多英雄崇拜者與大量的金錢。職業的鬪拳者已有新的地位，成爲高貴的公民，而由於地位高貴的原故，社會上各階層的業餘鬪拳者爲數已大爲增加。不久以前，牛津與劍橋之間並沒有鬪拳比賽，但是今日代表大學鬪拳者，已被給予「全藍」(Full Blue)的榮譽，這榮譽從前只屬於划船員和板球員，並且足球運動員也極力爭取它，後來又漸漸給予其他的運動。這祇是一個梗概，但已可表示潮流的方向。今日可能有更多的英國人，比從前甚至比克利浦湯 (Tom Crisp) 被稱爲英國最偉大人物的時代，更能認識鬪拳。

「賽船」是在初春舉行，但是划船本來是一個夏季的娛樂；許多賽船會也在夏季舉行，而以亨里賽船會爲首。我們現且轉到英國人在夏季之另一個主要的娛樂——板球。現在我們所有的每一種運動和遊戲，幾乎在其他國家也都有，但是板球——它的方法是防衛兩個用三條椿插成的壘，以阻止球的擲入——則除在英語的國家外無有盛行之者，因此便是我們典型之全國

的運動。我們愛好它，而其他人不採納它，其中必有若干緣故，但是誰能說出這是什麼緣故？它是否因為我們在遊戲時好整如暇？我不敢確信其如此；但是板球對於那些第一次觀看者必定使其感覺較任何遊戲為休閒。這運動雙方各有十一人，其中一隊只有二人是在主動的地位，以板擊球。其餘的九人，有些已經輪過，安於既得的勝利，或是對於他的失敗有多少的悲哀；其他的則仍在等候他們的輪次。在球場中的另一隊，亦只有二人是投手，直接攻擊擊手，至於其他的九人雖然也算為重要角色，但或者不會立即顯著，至少是要間歇的。陽光照耀下的草土與穿着白色的運動員，有時是奔走很快，有時等候在一邊，由於熟習此運動之人要富有誘惑性；而就其作為遊戲的性質來說，曲棒球對於陌生的人一定是很神祕的，它消磨着悠久而使人昏睡的夏日。

陌生的人第一次最好是在大的比賽中認識板球，可能是在倫敦的貴族球場，它是這運動的總會。這或者會使他印象深刻，尤其是那莊嚴的儀式。這裏是不能說明這運動。我只以言詞來向幻想中的觀衆，說明這運動的過程。當他聽見這運動是要費三日的時間，他一定會很驚奇的，同時他首先會驚訝——事實上，它永遠是感覺奇怪的——何以有這麼多人是如此的空閑，其次，他們在如此的長時間內只有極少的動作，如何可以滿足他們。他一定以為他們是由某種特殊的魔力，使他們逗留在那裏，而除非在觀察了一回與親身感覺之後，他祇好保持這一種的見解。當他開始明白這休閒的競爭時，這運動就會漸漸的操縱他。他看見代表一方的兩個擊

手，只是堅苦的抵抗那些猛烈的攻擊，以防止那「致命」的球投入他們的壘中。換一個時候，他們就是攻擊者，期以少數的人戰勝多數而散佈其所攻擊者，所以球就胡亂的擊到球場的各部份。這一段的運動情況是有顯著的刺激性；周圍迅速的喝彩；球板來去的閃着，像一把光亮的劍。觀賞這種運動是需要更多的知識與耐性，當這運動完全是防衛的時候，彷彿它就變成一種圍城之戰；但是無時不有動人之衝擊與閃避，攻擊與反攻擊的動作。觀眾受了這種引惑，並且在陽光之下站定了，一定不願走開。雖然他說事實上一定要離開，他祇能再留五分鐘、十分鐘或一刻鐘。時間是無情的過去了，沒有什麼托辭可以使他繼續觀看，但是當陽光還沒有西落與運動員的影子漸漸變長的時候，他仍然逗留著。這運動常有若干的誘惑性令人逗留，一個以目擊擊手達到特殊的紀錄，或是這擊手離開後再看接手的人到底如何。板球主要是一個在陽光中舉行的運動。按照它的性質，是不能在風雨中舉行。它像一個日規，只計算有日光的時刻；下雨的時候，穿白衣的運動員就不見了。

假如不在一個莊嚴的情況下觀看板球，而在鄉村的比賽中觀看，則觀者或更易明瞭。這裏的技術是遠不及前者，但是比較活潑，所以鄉村的板球仍是這運動的主幹。在大的比賽中，許多運動員是職業的，而那些業餘的也必須把這運動當作一種專業。鄉村的板球則不同，它現在仍可用米福女士 (Miss Milford) 的文學來稱贊。她在一百二十年前所著之「我們的鄉村」 (Our Village) 中曾記述此種運動。她說「我所指稱的板球是鄉村教區間真正實際的與舊式的

比賽，他們爲了榮譽與一頓的晚餐，爲了光榮與半個金幣而互相攻擊……在鄉村的比賽中，隊長或指揮——借用音樂的名詞——祇是一個農人的兒子；白日的工人就是投手，鐵匠是捕手——充滿着歡笑與喧嚷以及幽默的狀況。」這鄉村的板球除了一個友誼的運動外，且可說是一個民主的運動；在比賽的時候，可能有農人與鐵匠以及兩三位的紳士，而這些紳士却不一定是隊長——這裏不僅充滿着幽默的精神，並且充滿着平等的精神。這裏舉行的速度是遠比貴族舉行得快。攻方與守方的關係是不同的。草地沒有那般光滑，投手是常佔着優勢。擊手既沒有技術，又不希望施行消耗戰。他們也會有若干猛烈的攻擊，但是遲早（通常是很快的）就決定了勝負，獲得了歡笑而不是憂鬱的沈靜。擊手一個輪着一個，支持的時間只有幾分鐘，而整個比賽總在中飯後與日落前之間就可決定。在鄉村草地上舉行與在貴族球場上舉行之板球比賽間，還夾着許多其他型式的板球賽，但是鄉村的比賽確是這種最富于英國性運動的中心，沒有了它，其他的就很難存在。

以上所述或者仍是過於簡單，茲再述及學校的板球，板球在學校也是一個夏季的運動。學校中若有一條河，則划手就是與板球對立，或是輪流舉行，用伊頓中學的言語來說，這境界是分爲乾的運動與濕的運動；但是在任何地方，板球是佔優勢，概言之，因爲它是每一個男孩所必須學習的運動。草地網球固然也佔了一小部分的運動，但是在多數的學校中之最多過被認爲特許的違法者，即把傳統撇開不說，反對他的人總說這運動的運動員是佔地太多了。然而，這

並不是反對它最劇烈的人所提出的議異。最嚴重的反抗就是說它是一個自私的運動，不能產生爲一方面而運動的道德而只是爲着個人。但是我以爲無論何種運動，俱可使運動者學習友誼、非自私與俠士的精神。同時，凡以一方面爲主的運動，當然有更多的自我犧牲的機會，更大的合作範圍，更多的學習機會以爲全體求勝利，以及更大的必要以擁護此項原則。板球雖然不是學習這些東西之唯一的團體運動，但它是其中之資格較老者，所以它就佔有主要的優點。在這句「這不是板球」(It's not cricket)的詞語中即可證明，它的意義是指不能與最光榮的行爲標準符合之舉動，這當然是一句很莊嚴的話，且可應用於任何事物，如同運動一般的莊嚴與自負。然而我們從這些運動所學得的，對於生活的其他部分都很有用。板球給與我們一句意義甚廣的詞句，雖然它常被誤用，及用於形式上的細節，或社會上的儀式，但是它的價值的重量是不可磨滅的。

板球之在夏季舉行，正如足球之在冬季舉行；至春季與冬季因係冬夏的延長，所以兩者均可適用。足球並沒有任何神秘性；它是非常容易明白，陌生的人幾乎一看也可以把握着它的要點。它本來是一個天然的遊戲，任何一羣孩子或男人，可以用任何一種球，或者甚至是一隻錫罐或一頂帽，都可以用來舉行這個運動。所以，它是非常的普遍，事實上，它已盛行於全世界。我特別述及目前所玩的聯合足球(association football)，它在歐洲已很盛行，且比魯壁(Rugby)更簡單，球可以用手帶走。簡言之，聯合足球運動中有兩個球門和一個球，雙方都希

望把球踢入對方的球門，這就是整個運動。目前，它已傳佈甚廣，但是它目前的形式不能追溯到一八七〇年以前。這卻是很奇怪的。若干種粗陋而滾轉的足球，其起原的年代也與此相近。若干市鎮與鄉村是有他們自己特殊的遊戲，在一年中若干特定的日期，通常是在教堂的節日。全體男子參加，學校也有它自己的遊戲，魯壁 (Rugby) 只是其中一個例子。它常以運動場的地理特性為根據。簡言之，足球就有許多種，但是目前所盛行的一種，就其規則與組織而言，只有七十年的歷史。

它的簡單和普遍性使它與曲棒球有很大的差別，且事實上它所費的時間也短得很多。還有一點不同，就是它乃側重於青年人運動，男子可以繼續玩曲棒球，並玩得很好，直至四十歲或更老。克利斯博士 (Dr. W. G. Grace) 對於曲棒球最成功的一個夏天是當他四十七歲；這是曲棒員中的一件奇蹟。反之，足球因為需要完善的合作，所以運動員達到將近三十歲時，就開始被人懷疑他的能力，三十歲以後，而仍能有所進展的是極少。只有學校的教員和學生們踢足球時，似乎是享有永久的青春。所以，雖然有許多足球運動員，而足球運動的旁觀者却比他們無限量的更多；這便是足球運動有時被人指責之一點。這指責在許多事例中都不甚公平。固然在觀衆中一定有許多青年最好能夠入場參加，但是祇要有充分的場地，他們之中當然也有許多願參加之人。固然多數的觀衆已經超過了參加此運動的年齡，但在此獲得了新的空氣、刺激、批評的快感、以及談話的資料，也是很值得的。

他們還可以藉此打破日常生活的單調，又可爲愛羣主義得一發洩的機會。當他們自己的一方獲勝時，他們會盡情的高喊，同時混以自己心情的解放與對失敗者的嘲笑。觀衆之行爲標準大部分視乎運動的性質。例如，哥爾夫是一個慢的動作，一方或另一方並無直接的攻擊，每一擊之間卻有長時間的間斷，擊球以後也很寂靜。這是唯一的運動，可使觀衆緊隨着運動員而行動，同時想找一個適當的地方。在這裡運動中觀衆鮮有繼續高喊的機會；縱然偶因贊揚而發生喊聲，但祇是在勝利的時候。無論觀衆的內心對於敵人的失敗如何歡喜，但是他們總能控制着感情。假如他的朋友把球擊進了洞，他就表示高興；假如其他的人沒有把球擊進洞，他還是保持寂靜。這是一種良好態度的習慣，但在足球等迅速行動的運動中，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爲這些運動中運動員是在個人間直接發生衝突，身體撞着身體。在這類運動中，勇俠的標準表面上一定是不同的，且可自由呼喊。當比賽中有一兩分鐘鬆弛時，以及沒有特殊情況發生時，這喧嚷是會暫停一刻。又當各人在等待與注意的時候，就自然要完全的沈靜一回，但大體上它是不斷的在呼喊：這裡比賽中的呼喊聲是公平的，任何運動員均無權憤怒，假如他憤怒的話，也沒工夫可以發洩，總之，足球比賽的許多觀衆，並不是沒有俠士的精神，他們的俠士精神只是一個粗糙與不講禮的次序。

這濃厚的愛羣主義，無疑的是會使外來參觀者感覺驚奇。曾經有一名在威爾斯參加國際比賽的球員告訴我，當他踏入球場的片刻中，他感覺到身體麻痹無力。魯壁足球在南威爾斯幾

乎是產生宗教的熱情，且威爾斯人是有驚人的力量，以歌曲來表達他們的「宗教」。我從未看見過比在加的福（Cathin）舉行之國際比賽更要熱烈的場合；我因為有威爾斯的血統，所以對於這情形，我完全是變成威爾斯人的態度，且更能欣賞它。有時在比賽開始前，觀衆就在歌唱，並且唱得只有威爾斯人才會唱似的，但是當樂隊繞場行走一週，進行至場中心時，就達到最重要的時刻。任何人都知道，比賽就要開始，當樂隊奏着「我們祖宗的土地」（Land of my Fathers）時，大家就脫了帽，站了起來。這著名的歌曲是充滿了熱情，任何外表的約束都難將其遏止。這不是對於對方的挑戰，而是強大的祈禱，而希望對方失敗。最後，歌曲終止，則繼以不斷的狂呼，但是喧嚷之中，常寓有聯合祈禱之意感。我從不會忘記上次之威爾斯與紐西蘭的比賽，當威爾斯方面佔先時，忽有一運動員受傷，而比賽的時間還賸有兩三分鐘。一個坐在我前面的人，用手掩着面，很悲哀的說道：「啊！爲什麼還不吹笛停止？」最後笛聲吹出，威爾斯獲勝，那支「我們祖宗的土地」自然的又奏起來；但是樂隊的指揮在目前已更爲明白。它召集了那些躺在場邊草地上的樂隊員，奏出一支聯合雙方的歌「亞爾特·郎·斯尼」（Ald Lang Syne）。假如像我所猜想者，他們此際所獲得的感想是最快樂無比的；而且可以說加的福的觀衆，縱然具有這般熱烈的愛羣心，畢竟是一羣良善的觀衆，因為他們無論勝敗，總給予對方以應得的待遇。當比賽完畢後，觀衆就湧出街道去，他們是異常的寂靜。傍晚當他們爲那些穿紅色衣服的運動員慶祝勝利而暢飲時，他們會談及此比賽，但不久便因安心與感謝而沈靜下來。

「戰神」已經回答了觀衆在整個下午湧出的祈禱。這已經足夠了。

我以為每一個足球場和每羣足球觀衆是有它們自己的特性和特癖；所以愛丁堡舉行之英倫與蘇格蘭間的魯壁球比賽，是有特殊的風味。這裏的觀衆是與威爾斯的有頗大的差別。在威爾斯的比賽主要是人民的比賽，其觀衆多是來自鑛坑。在蘇格蘭的魯壁球賽則爲公共學校校友間的運動。市鎮中四分之一的人帶着他們妻子，在午膳以前，排着隊，舉行友誼的儀式，而學校的在校肄業生，戴着他們的足球帽，上面釘着銀的邊縫，表示他們將分沾這次比賽的光榮。牛津與劍橋在特威黎罕（Twickenham）的比賽也有它的特性。整個球場塞滿了觀衆，大家都似乎認識，雖然在這個下午，牛津與劍橋之間，互相在劇烈的嫉恨，然而它只是一個形式與友誼的嫉恨。它主要是一個友誼的節目，和一個友誼的鬭爭，而與賽船不同；因爲在賽船中外界的人也分別加入此方或彼方。

學校間的比賽當然也有與這個相同的特性。在各種規則中，足球盛行的範圍是完全和曲棒球相同，甚至或者會更大，它是學校中每一個孩子都玩的遊戲。它也是一個鄉村的運動，幾乎每一鄉村都有足球隊，並且它是各種職業與階級的許多青年團體的運動，他們沒有地方的界限，只是在星期六下午，大家集合起來遊戲。在大比賽中的興趣更非常濃厚，尤其是職業運動員在聯合比賽之中。但如認爲足球比賽純粹是一種格鬭的表現，則又完全錯誤。這運動既是大衆所注意，自然也是大衆所熟悉和愛玩的。幾乎沒有一塊空地，是沒有一羣小孩在玩足球。他

們並沒有球門，祇是用除下的衣服堆成。並且在中夏與冬季的時候也可以看見許多人在玩足球，如同在正式的足球季一般。

三 此種信仰的傳播

遊戲與娛樂的信仰已大體從不列顛傳播至許多其他國家。然而，不列顛本身是在最近才有許多種類不同的遊戲，這卻是很奇怪的。六十年前，確只有很少數的遊戲種類，具體來說，祇有板球、足球和划船。草地網球在當時仍很幼稚，主要是於園游會中在家庭之草地上舉行。在威布爾敦（Wimbledon）的冠軍比賽所引起的注意不大，且參加比賽者都是習於網球，而以這兩種較舊之運動的態度，應用於這個新的運動。當時，哥爾夫球還是一個蘇格蘭人的遊戲。甚至在蘇格蘭，它的歷史雖然很古，但是流行的地方仍較少，事實上，這遊戲在這產生之國家內的發展，亦如同其他的地方一般。它在英倫，雖然三百年前之蘇格蘭的流亡者已在布來克斯密士（Blacksmith）舉行過，但是大多數人，幾乎是完全不知道。網球在目前常分別稱為實際的Real或庭場的（Court Tennis），回力網球（Racket）是一種有光榮傳統的遊戲，但因球場很少，所以此遊戲並不盛行。軟回力網球（Squash Racket）除偶充原來之遊戲的副產品外，前此簡直等於不存在。

曲棒球（Hockey）雖然不是新的運動，可是除少數學校外簡直沒有知道牠。所以從前一般

人除了板球和足球外，很少玩其他的遊戲，今日的情形可就不同了。威布爾敦的網球比賽已吸引全世界的運動員來參加，成千成萬的人也來參觀。哥爾夫球比賽已需要許多警察和繩索來管制觀衆。沙土的球場各地都有。冰上曲棍球，溜冰，賽車，賽馬，和六日的自行車賽，都有許多觀衆。古代滾球的遊戲已傳播於各鄉村與英國的公共場所。女學校的女孩子們已愛玩曲板球 (Lacrosse) 和籃球。甚至槌球和射箭，雖然沒有恢復維多利亞時代的地位，已有許多運動員，其劇烈程度與技術標準均超過從前。雖然現在已有這許多種的其他遊戲，但是板球和足球仍保持原有的地位，以遊戲之觀點來說，他們仍然是全國性而最偉大的。

還有一種娛樂，我雖然沒有忘記，但是遲至現在才提出，這就是所謂田徑——跑、跳和其他，如擲鐵球與投鎗等。這些運動最初是從英國傳布於他國，但反轉來英國又受着他國的刺激與鼓勵。跑與跳是一種天然的娛樂，自遠古以來，人類便以此互相競賽，但在一八六〇年以後才成爲一個有組織的運動。現在所述者僅關於業餘的運動員，而非指那些叫做「競賽主義」之職業的運動家。職業的運動家可追溯到很古，許多善跑者的綽號如鹿脚 (Deerfoot)，塞福克鹿 (Suffolk Stag)、美國鹿 (The American Deer) 和北星 (North Star) 等，皆足證明他們之著名於世。當我執筆寫此文時，懸於壁上的就是塞福克鹿的一幅石印照像。他在一八五三年的十英里競走中取得了冠軍。許多人在觀看這些英雄競走，許多金錢就在他們的競走完畢後轉手；但是很奇怪的，當時卻很少業餘運動家模倣此種運動，直至一八六〇年才有業餘運動家對

於這種運動志願的參加。由於國防的必要而集合了千萬的青年，在他們空閑的時候自然是需要娛樂和運動。所以古代以長弓射的練習，現已在全國來福鎗協會中復活；同時並舉行了許多初期的田徑運動會。田徑的熱情已像野火的蔓延着。更多的人在競走中賽跑，觀衆也更多了。田徑在一八八〇至八九的十年，尤其是在一八九〇至九五之幾年間盛行到頂點。以後有許多年，他們似乎稍衰落，但是並沒有發現其他理由，除非是因爲哥爾夫球員，草地網球員，和自行車運動員的數目大增之故。無論如何，據我自己的回憶，牛津與劍橋間的田徑賽會一度衰落，所以我認爲這是測驗其公興趣的一個可靠的方法。

今日潮流又轉變，田徑的盛行且爲前此所未見。各國的偉大運動家都來參加這冠軍的田徑運動會，觀衆之多更是夢想不到；並且我國最好的賽跑家，如同烏德遜 (Wooderson) 等，其聲名是比以前任何運動員都更顯著。我以爲這大部分是由於奧林比亞運動會與他們所達到的驚人標準。這些運動都有他們的危險和困難，且常會產生仇恨如同產生友誼一般。利與害的平衡，我在這裏姑且不論，但我認爲他們已間接促成不列顛田徑的復興。由於他國選手之比賽，而獲悉他們的勤苦練習，我們的田徑員便可認識自己，如仍不求進步，勢必不能保持其成績。他們希望並確已獲得更高的紀錄，因此更提高一般人對於他們成績的興趣。由於更多的國際比賽，以及更多外國觀衆來參觀我們的冠軍比賽，使這興趣更濃厚，所以競走在今日已是空前的盛行了。這種結論卻不適用於我們較遲緩注意之許多種戶外運動；我們對於這些運動祇能甘認

我們最優的選手實有遜於歐洲大陸的最優選手。我們不解爲什麼在四分之一英里競走所需時間不滿五十秒鐘，最後一碼的努力要較舉世重視之擲鐵餅運動爲更值得注意。但我亦無法肯定我們的見解完全錯誤。

我們對於這點的固執無疑地是已漸漸消失了。我們的運動家現已盡其更大的努力並接受更多的技術指導，以期對於迄今仍被常人認爲乏味之運動，達到完滿的訓練。而且他們也不會因他們現在的所以給旁人知道，而感覺羞恥。英國的田徑員和運動家，雖然內心極度企求優勝，却有掩飾這種自然的願望之傾向；這有時是錯誤的。此種掩飾，在表示不過分嚴重或致喪失平衡的意義下，固不能不認爲含有優良的質素。然因這是一種假托，畢竟還是不妥，最好不要再存在。一個人無論做何事，於盡其最大力量之時，如必須成爲一個沈悶的人，不能表現平衡或幽默，並缺乏運動的正確精神，那是最無益之一種信念。這種信念事實上只是懶懶與虛榮的掩飾——所謂虛榮不外欲藉平時掩飾而作一鳴驚人之一舉動。我們各種運動員中設有偶然患此弊病者，希望他們不再患此；那就不僅會成爲較好的運動員，而且是較誠實的人。

各種運動因爲習行的人日多，而且益加熱烈，所以有專門化的傾向。這縱然是頗難避免，卻是很不幸之事。這是與我們民族的本能相背。因爲運動的消息在報紙上是佔很大的地位；所以公衆對於那些成績最好的人是非常的崇拜。但我仍認爲一般的英國人對於那些並不是一種運動的專家，而對各種運動的技術均相當優良，且於各種運動均感興趣的人，還是特別的尊敬。

這兩種人究竟何者更爲愉快，本來是不易解答的問題；但是各種運動都懂的人實在更合乎英國人的理想。

若干種遊戲與運動，由於舉行之季節不同，是不會互相衝突的。足球與板球卽爲顯著之例證；學校之兒童則兩者皆玩，許多年紀較大的人也是一樣。其他運動——哥爾夫卽爲一個例證——可以在一年四季中舉行，雖然許多哥爾夫運動員在夏季中放下他的球棍，改用球拍，或是相反的，只在夏季玩哥爾夫，而冬季則從事於狩獵或射擊。目前某些人具有顯明的分界，尤其是「乾的運動員」與「溼的運動員」，卽拍球運動員與划船員之間。從前並不是如此。據說伊頓教堂有一位傳教師，因爲要表示對於青年志願的同情，他偶然說及在他的童年也曾經同時加入足球隊划船隊及其他運動隊。隨着便有一些可以聽見的微聲（就是不肯置信的表示），穿過教堂，其意殆指這可憐的人簡直是世界上最無恥的騙子。然而他們說的話在當時固絕對正確，且在當時及以前，對於他人也是一樣的正確。今日都成爲不可能了；縱然有些青年英雄具有雙重的本領，但是因爲矛盾的事件太多，所以必須對球場或河流加以選擇。其他的娛樂中則沒有這樣的矛盾，因此牛津與劍橋的記錄，均記載那些曾代表大學作兩三種，甚至四種運動的運動員。這些傑出的人還有許多模仿者，在大學中玩着各種運動縱然沒有如此出名。

雖然由於競爭的加重，要想成爲全能的運動員當然更加困難；可是現在的人都有機會玩着更多種的運動。我們有兩個特殊的例證，卽軟回力網球 (Squash Racket) 和羽毛球，以及一

度被稱爲乒乓球的「桌上網球」(Table Tennis)，後一種遊戲久已作爲冠軍的比賽，且獲有國際上的地位。目前拍球戲(Squash)在各地方均有場地，社會團體因爲要吸引新的與年青的會員，首先就是設立場地。有一位最著名的回力網球(Racket)選手曾說拍球戲是「在箱子內鼓噪」，後繼者不能達到先輩的光榮，但是技術上卻可以達到驚人的程度，它至少是一種「有趣的遊戲」，能引起歡笑，奔走和猛擊，而在一個短時間內包括許多種運動於一起。由於場地的需費甚大，與所佔空間之多，所以拍球戲(Squash)很難成爲真正普遍的遊戲，但是羽毛球與桌上網球則不然。這兩種不需要許多的費用；通常在室內即可舉行，桌上網球尤其是貧窮擁擠區域內之兒童團體的一個重要遊戲。假如它們因爲在室內舉行而有不利時，則這三種運動有相反的利益，即可在燈光之下舉行，且在短時間內可引起歡樂和運動；當白日之工作完畢後，這確是一個劇烈的運動。

我們必須常常考慮到運動所佔之空間與費用，因爲需要運動的人常常是多於能夠運動的人。爲城市中人所設置之運動場與其他便利已遠勝從前，且不斷的在增加。市政當局已承認他們對於此事之責任，例如，公園中的草地網球場和公共哥爾夫球場，在目前已是相當的多，結果使前此爲富有階級之遊戲的草地網球和哥爾夫(但蘇格蘭之哥爾夫球運動爲例外)，在目前已成爲大衆的遊戲。同時，最近在英倫的工人哥爾夫運動是非常的盛行。在蘇格蘭因有許多公共的或局部公共的球場，且哥爾夫一直是非常便宜，故無特設工人哥爾夫運動場之必要。在英

倫，哥爾夫雖然很普遍，但是由於球場租金和俱樂部捐款之重，不免使工人們可望而不可即。但也有許多哥爾夫球會准許有相當人數之工人團體，在一定的時間內，利用他們的球場，只須繳納少數的費用。這種利便，當然獲得歡迎，而從未被濫用。我不相信，哥爾夫球會對於他們之借球場，曾經有過一次的後悔。這是一個使較貧之隣人獲得娛樂，與產生友誼和了解的簡單方法。這就是我自己的體驗。在我居住之小村附近，有一個哥爾夫球會，現在已成立有十三年，在他成立不久後，跟着就產生一個工人的俱樂部。當時，附近的居民幾乎不知道這遊戲；沒有一個村人像別地方的人一般，曾在孩童時作過這裏遊戲，這種遊戲對於他們簡直是一件新的東西。然而，這遊戲現已引起了大眾的熱心，會員在短期內已達到其限度，還有許多的名字等待機會來加入。冬天之星期日的早上，幾乎是唯一可以利用的時間；無論晴雨都為這種遊戲而放棄了可以多「睡覺」的機會。他們在夏日的黃昏是有較多的機會，他們與周圍數哩內同類俱樂部，常固定的互相比賽，如同足球聯會一般。他們借了汽車，租了卡車，騎着自行車；無論如何他們總達到那裏。雖然他們經過一日之工作後，只能在六時半以後才開始，常常在黑暗中結束；但是對於這些比賽的熱心和快樂的友誼是很難形容的。從那基本的俱樂部看來，他們所給與的東西雖然很少，但是從此產生出來的好處卻很多。

我覺得以上所述似乎是說，運動只是男性的所有和娛樂。這是一個很容易錯誤之點，因為今日的人以為女子運動員已是民族生活應有的一個特點。在十九世紀之初期，女子已從射箭首

先感覺這些比賽的興趣。在十九世紀中葉，隨着射箭而起的就是槌球，這與今日的槌球是有很大的差別；最初完全是一個花園裏的遊戲，球圈大而不過於嚴格，球槌亦較輕，如同玩具似的，使適應那時認為比較柔弱與優雅之女性。約莫二十年後，草地網球繼起，一八八〇至八九年間，當 Wimbledon 地方舉行冠軍比賽時，女子運動員已正式加入運動界了。婦女運動範圍日漸擴大，除足球外，沒有一種遊戲不參加。她們在學校中舉行各種的運動，主要是整隊合作的運動，需要奔跑；如同棒球、曲板球 (Tlacrosse)、籃球和板球，後者雖然較少，但亦達相當程度。若干學校中，她們也常常玩草地網球，並且如同她們的兄弟一樣接受板球的嚴格訓練，「女子運動協會」是一個被承認的組織。曲棒球和曲板球多能於學校階段內存在；板球亦如此，但流行較少，縱然英國有許多女子板球隊，其運動員遠較其他國家的一般運動員為佳。一兩年前，有一個來自澳大利亞的球隊，與英國之女子比賽時，吸引了許多的觀眾，觀察者和批評家，他們主要是為了好奇心而到來，且表示相當的欽佩。然而主要「發展」之運動是草地網球和哥爾夫球，因為兩者都具有社交的性質，可與男子一齊戲玩。

這不只在友誼或家庭的遊戲中為然，即在更鄭重的競技中亦如是，男女混合雙打是 (Wimbledon) 的一種冠軍比賽，且為全國各地草地網球比賽常見之事，尤其是夏季在海邊舉行者為多。男女混合四人的哥爾夫球賽，雖然比較上沒有那般普遍，但是十月間在烏布來斯敦 (Worplesdon) 卻是非常流行，與賽者英勇嚴肅，適合正軌；以此為模範者不乏其人，然而，

女子事實上並不需要依賴男子，作為她們在遊戲上的伴侶。當她們的男朋友們在工作時，她們彼此間還有較多的時間自己舉行遊戲，而且那些比較鄭重的運動，還是在她們中間自己舉行。這是當然的；因為許多女子技術雖然會較一般男子為更敏，但是從她們的技術性質而論，尤其是在下層階級中，其所選擇的遊戲與男子微有不同。這固然也常有例外，然而速度與力量方面比較男子多少總有些差別。女子在草地網球比賽時，常從底線上互相攻擊，而比賽之時間延長甚久；男子則常常跳躍，且不待網球着地即已回擊。

女子對於運動也有她們自己的觀點，多少與男子不同，但是很難以言語說出。在我們最熱識的哥爾夫球中，女子是較男子更喜歡比賽。她對於友誼的比賽，並不容易滿足，而希望劇烈的參加某種比賽。常帶譏諷的男性作家所觀察者不同。她們在相同事件中不像男子那般閒談，而所談必較中肯。有時我以為她們組織是過份的，所以我看見男子們有模仿她們的趨勢時，頗不以為然；但這或者是一種保守的和偶發的觀點。但無論如何，她們靠着自己的方法，從最小的起源開始，並無傳統，竟能獲得驚人的成就。

一般言之，女子對於運動之普遍與技術上的進步，是與她們對於服裝形式的合理的天性同時發展的。這不是一個男子所能具有充分知識而加討論之點，然其一般的真相則非常明顯，而不可否認的。約在一八八〇年左右，有一位學問淵博的女子很詳細記下她的紀錄，給與若干權威者審閱；他們或者會認為她的成績已有進步。所以她常常奮鬥，以提高她在哥爾夫球界的

地位。我以爲她有更大的野心；我知道她是更能受規則的限制。因爲她喜歡這整個的運動，所以她想忍受更嚴格與更有系統的訓練。她服從一切的規則和權威；而男子則更傾向於個人的自由。男子對於成績也比較的不注重；他不願受困擾與裁制。他有時懷疑女子的訓練在紙上雖然如此的完整和合理，但是否真正能產生比他更好的結果。當然，女子的組織是非常的有效；據我的經驗，她們的集會和委員會都處理得很好，某法官寫有幾句很值得紀念的話：「我們固不敢武斷，但我們必須注意那些穿着女子服裝的人在打韃鞑，他的姿態是很不優雅的。」這驟然發表之意見是否公正。我們誠不能不懷疑，但是我們可以想像第一個女子韃鞑持久冠軍比賽者，羅素女士 (Margaret Hamilton Russell) 的姿態是非常優美的，硬的草帽和長的裙，在照片上看來，真沒有損害她的優美。反之，我們要承認的其他年紀較老的婦女，穿着紅色的純軍服，銅的扣鈕和硬的領，以及可怕的爬山長靴，看起來確是不舒適。自從她們可穿着適於運動之短裙後，草地網球與曲棒球的女子運動員無疑的已可以增加迅速行動，而在哥爾夫球運動員亦可增加力量；至於這位淵博法官，所論關於優雅之點，則蘭克林 (Miss. Lempson) 和威塞來得女士 (Miss Toyce Wethered) (現在是 Lady Heathcoat-Amory) 兩位選手都是標準的模型。這兩位貴婦固然不可說是女子運動員技術精良者的通例；固然她們在各自的範圍內都是傑出人物，但是至今仍值得述評者，即她們在當時較其他男子運動員吸引了更多的觀衆，而這些並不是好奇的觀衆，而都是曾受精于此道的。

女子運動員不只是選手，就是一般的人物，最少是和男子一般的熱心；而於哥爾夫遊戲中，且較男子更熱心。她們克服惡劣的氣候的勇氣，而直使男子望而生畏。當球場是滿佈水潭，如同許多小湖沼一般，球洞充滿了水，以及雨水落在運動員的鼻子上時，如有躲在俱樂部房屋而向外觀看的人，見着兩個遍身溼透的人漸漸走近，則敢斷言這定是兩個女英雄。這並不是現代的特徵，因為在敘述時代生活著名大家之一奔治氏 (Mr. Punch) 於其敘述槌球之始，即已描寫女子在風雪中的遊戲。

槌球只是一個比較溫柔而極困難的運動，可使女子與男子對抗。她們當然能夠，因為她們曾在公開的選手比賽中獲勝。我深信，現在最好的槌球運動員還是一位女子。在其他運動中，我們還不能估計兩性之標準間的差別；因為鄭重的比賽還是很少，其結果極不一致，故不能據以作一任何結論。在若干運動中，女子還沒有作適當的表演；在其他運動中，則男子或者是過於勇猛。我們欣賞女子運動，當注意她們之努力互競，而不必涉及其他問題。

四 運動的本體

現在我們把運動轉向一個特殊的意義。有時以文字來形容運動與遊戲是相當的困難的。若千種娛樂如同足球者顯然屬於遊戲。划船與競走不是遊戲，但是在狹義與嚴格來說，它們也不是運動。狩獵、射擊與釣魚屬於運動是絕無疑問的。首先是狩獵，而在英國人則指獵狐。甚至

他有生以來從未獵狩，但是他也因此爲一種民族的習尚，而感覺相當的興趣與自豪。如果他曾習過狩獵，他就會把它傳到其他地方。今日在彼蘭尼斯 (Pyrenees) 鄉間，我們可以看出在農舍的門口，有純種的獵犬，是威靈吞公爵的軍隊在半島的戰役中 (Peninsular War) 傳來的。我們或者可以說獵狐和板球是最典型的英國運動和娛樂，這兩者都是民主的消遣，可使社會上各階層的人在公共的場地上相遇。獵狐在表面上看來當然不是一個省費的娛樂。地主們在他們自己的鄉間內獵狐也並不省費，縱然已不像波福克公爵 (Duke of Beaufort) 等貴族支付整個狩獵費用時那般昂貴。我曾經讀過一本關於塞頓爵士 (Sir Richard Sutton) 的故事，他是十九世紀初年的一位偉大的運動家。一星期內他有六天是在自己的鄉間狩獵。當他的兒子到達二十一歲時，他問他的兒子喜歡什麼禮物；兒子說是一羣獵犬。於是父親就把自己的土地劃出了一部分，連同一羣獵犬送給他的兒子，並且支付狩獵的費用。雖然這種奢華的時代已過去，但至今要做一羣獵犬的主人斷不是窮人所能勝任的。甚至對於那些住在若干著名的鄉間，完全以狩獵爲生的人，也不是一個便宜的娛樂。但是有許多人常把握着一天；有時農人們在獵射蜜雀，雖然獵射蜜雀的競賽在目前幾乎已經消滅，則所有的鄰人，無論貧富，對於此舉都甚感興趣，以爲可以分潤一般。傳統上竟認此爲全地方的事。

封建時代中的若干事物至今仍保留於獵狐運動中。地主在他的土地內是具有最高權能的。固然他現在必須獲得一切鄰居的同意，然後可以在自己的鄉間狩獵。目前他在法律上是沒有權

在其領域內的田間馳馬，而在封建時代則可以任意爲之，無論大小地主在狩獵時，皆可以禾草又插在四周，以警告狩獵者，然而對此獵狐之胡鬧者，總是無法可以制止。他們的罪狀祇能像地主的小兒子所想像，以爲人類始祖亞當之被逐出樂園，就是因爲獵狐之故。以許多人終生之娛樂或工作而論，獵狐的整個複雜制度定以古代的慣例爲基礎。在現今看來，它似乎應該要崩潰，但是它並沒有。它的力量惟有像我那些不狩獵，而常到狩獵之地遊玩者，才能覺察。於是我們認識狩獵彷彿是一個神聖的制度，整個世界環着它旋繞。甚至有人想說，如同巴刀牧師 (Rev. Dr. Paley) 在「基督教之證據」(Evidences of Christianity 一書中) 所述「對波頓·亨託地方 (Burton Hunt) 的青年說：『先生們，我想你們現在對於狩獵已經談膩了』。然而這些門外漢終可感覺到它的魔力，刺激和浪漫性。它當然是浪漫的。有許多人雖然從未試過狩獵，但是他們喜歡閱讀報紙上關於它的記載，主要是因爲那些林地、牧場、和獵地的名字，對於他們彷彿具有不可抗的吸引力。這些都是真正的鄉間名字，土壤的芬芳一代傳至一代，而狩獵在本性上定然是一個鄉間的運動。遊戲可以在大城市中舉行，然而他們的普遍形式必須在郊外舉行，但是運動與市鎮是完全相反的，由於市鎮愈發展，則運動必迅速退至鄉間。狩獵的浪漫性產生了一種優美的文學，雖然這已成爲過去的文學。黏若德 (Nimrod) 和德來得 (Druid) 便是那些文學中最著名的作家，在趣味和文學的性質上，目前是沒有人可以比得上他們的，因此古代狩獵界的英雄至今仍極知名。奧斯布來斯頓 (Oshaldenston) 和湯斯密士 (Tom

Smith) 在百餘年前最著稱，然迄今在名譽方面仍沒有可與比擬者。我還可很容易的說出他們的名字和他們許多同時代者的名字，但我對於現代能與他們抗衡的人物則僅有極模糊的觀念。我以為那些偉大運動家一部分是因為那些大衆所熟知之偉大遊戲家的名字所掩蓋。一部分又因狩獵已不像從前那般爲一種極普遍的娛樂。人口的增加和市鎮的發展，把熱心狩獵者從舊日的牧場中逐出。佐諾斯氏 (Mr. Jorrocks)，以他在塞堤 (Surrey) 地方所獲有的不朽名譽，假如至今還存在的話，一定會仍坐着舊馬車狩獵，但是他要離開倫敦很遠來舉行。所以獵狐已不像從前爲大多數人那般熟識；但是至今仍是大衆幻想中一個卓越的根據。它與其他戶外娛樂來比較，更能保持相當的原狀，不受現代的發展所影響。假如黏諾 (Ninrod) 所寫的英雄遠在的話，他們重訪勒斯特郡 (Leicestershire) 時，當然發見若干改變，但是他不會像李·凡·永科 (Rip Van Winkles) 的主角一般，刷目駕奇。此外，可謂與獵狐有多少關係者，如「掠奪者」(horriers)、「小獵犬」(foot beagles) 和「獺犬」(Otter hound) 等之狩獵，現仍盛行，而可以表示我們民族性之愛好狩獵是根深蒂固的。

射擊也是一樣，它是一種真正全國性的鄉間運動，縱然在其大規模的與完全的設備上只有較富的人，才能擔任。獵山鷄是在八月十二日開始，獵鷓鴣是在九月一日開始，獵雉是在十月一日開始——這些事實，幾乎是和聖誕節是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一般的著名，任何曆書都有記載的。然而，也有極少數的人是在八月十二日以前就出發至沼澤地。縱然這種熱鬧的節日只是爲

了少數的人，然而鄉間的居民對於拿着槍出去的本能和興趣，很早就養成，以後一直保留着，甚至當市鎮把他們包圍了的時候也是一樣。假如他在冬季或秋季能有幾天射獵，他就覺得不是虛度了一生。射擊的範圍如同狩獵一般，其範圍已是相當的縮狹。當我們穿過郊外的房屋，我們可以聽見一些中年的人歎着說：「當我是一個孩子的時候，我常在這裏附近射獵。」現在還有許多的沼地、林地和收割後的田地，除滿足實際運動的雄心與刺激外，還可供國人的娛樂與露天野餐。

許多大城市除了對狩獵與射擊有礙之外，並且對於釣魚也有妨害，若干曾一度為釣者所愛好的河流，現在已被破壞污損。一百年前釣者感謝蒼天的所在，仍切望「女水神繼續在澄清的河流裏洗她的四肢」。但他還不須煩惱，因為罕布什爾的白聖河流在今日仍很澄清，且仍為釣者的樂地。從事於遊戲者或者喜歡在許多人中間遊戲；但是釣魚的人都喜歡寧靜的環境，他的失望和勝利，無論如何劇烈，除了他自己以外是沒有人看見的。一日過了以後，他會把真情告訴其他的人。他對於逃脫的魚或者會談述一下；但是釣魚的重要性質是一個沈靜與不需宣傳的運動，它較其他運動更需要自身的報酬。它是有豐富的報酬的，因為一個準備出外釣魚的人其面部表示的愉快殆無可比擬。就我自己而論，我孩童時的假日常在威爾斯可愛的家中，面對着幾乎在門前流過的一條多維河。走廊的石板上刻有各種魚名和釣得者之簡寫名字，這可表明我的親屬對於釣魚這樣的愛好。然而我對於哥爾夫球却是非常的熱心，我常常願走到十二英里

外的地方，而從不願學習釣魚術。我知道這是一個錯誤，因為我深信一個喜歡釣魚的人，無論他愛好多少種遊戲與運動，他心中最喜歡的一定是釣魚。

最後必須述及的就是賽馬，它是大多數人所最感興趣的，縱然其中大部分只是從報紙上注意。究竟其中有多少人看見過賽馬或對於馬有相當認識，固然無法說明，但他們多數以為馬是一種神祕且富有智能的動物，它能予人刺激，因為它有為他們贏錢的能力。就因為馬之這種性質，遂使滿懷希望者亟亟購閱晚報；除此以外，它還是若干全國性節日的中心。萬千的人爲了大賽馬來到厄普遜唐茲（Epsom Downs），幾乎每人對於這競賽下注賭博，當然希望獲彩，但這只是其中的一個引誘。德比賽馬是一個節日，它是一個放假娛樂的時候，可以看見許多的遊樂者互相肩擦着。旅途的熾熱與擁擠，露天的食店，流浪的賣藝者，貨攤，給付犒賞者，賣馬票者的喧嚷；凡此種種都是（Fried）氏所描寫之整個情況與活動，組成一種吸引力，其價值殆不可估計。這是必須參加之一事；凡未嘗參觀過德比賽馬的人——我直至最近還沒有參觀過——他必須承認，還沒有充分享受人生的樂趣。

厄普遜（Epsom）是很近倫敦，所以德比賽馬主要是一個南部的節日，與北部在洞卡斯忒（Doncaster）地的 St. Leger 賽馬大致相同。另一個大節日就是在利法普爾附近愛因德里（Aintree）地方的全國大賽馬（Grand National），在這裏可以獲得障礙賽馬之最高名譽。在地理環境上，它本來是北部的一個假日，但是很足以驚奇的，就是有許多住在南部的人也來參

加。如同德比賽馬一般，這裏也有無數的人，其興趣通常不在賽馬，而是一年一次的賭博，因為他們經常是這樣。新市 (Newmarket) 是所謂「去賽馬」者的本部和賽馬總會的所在。新市的聚會是一個商業上的聚會。在另一方面，阿士果地方 Ascot 的賽馬，則以社會性為首要，因為這是從事某種職業者一年中特別工作之一，舉行賽馬時報紙上所載婦女衣帽的照片特多。在這裏可以會見許多人，和一種愉快的景狀，尤其是王室行列時的狀況是永不會忘記的，深紅與金黃色襯着草綠色的閃爍，在距離很遠的地方就開始。它也是一個假日，但主要的是為那些優閑的階級。

我覺得我自己對於賽馬是完全不感興趣，如果我會經參加這種集會（那是極少有之事），我是對於打破前後沈悶時間的馬匹奔馳是極感興趣。所以，我有一個印象，他人喜歡賽馬，只是把它當作一種「消遣」，或者是因為想發些財。這是不盡然的，因為還有許多人是真正的對於它感覺興趣，並且往往相與談論至數小時之久。他們之間具有一種祕密，而對我是不能了解的；所以我只有不加敘述。然而，我們可以公正的說，在外國的許多運動和娛樂中，賽馬對於那些愛好者的心身當然不能認為可以產生最好的結果。我們所贊賞而認為最有利的運動與遊戲，當從運動場與遊戲場上獲得，而不是在賽馬場。

總之，運動與遊戲的利益究竟是什麼？工作後的休息，變更活動與露天活動的愉快；鄉間

的聲音與景色；陶淑身心的環境；朋友與合羣的意識；熱烈競爭的趣味；愉快的勞苦；忍耐的意志以及快樂的回憶。——凡此種種，無論如何，總有若干是值得我們感謝的。

第八章 不列顛的船艦與海員

路易士 (Michael Lewis) 著

一 不列顛與海洋

因爲二十世紀的一切教育都是誇大的，所以歐洲的人民並沒有充分的互相了解：本來在善意的人民間，互相了解就是互相尊重，而且可以互相親善；可惜他們多沒有盡他們應盡的責任啊！在旅行很多的少數人則爲例外：他們曾經到過鄰國，目擊鄰人在家庭中，在工作時與在遊戲時的真相，這就是鄰人的唯一可靠方法。但是那些未曾旅行過的人，在各國都佔大多數；他們只有依賴次等的資料，如學校的地理課本、報紙諷刺畫等，且往往舉一兩例而概括其他。所以每一個歐人對於其他國家同時代的人都有一些好像口頭禪的知識。例如，他知道瑞士人是勤勞的山居人，其所畜的牛常有小鈴戴在頸上；又他們製造極好的牛奶巧克力糖，並且是很好的旅館掌櫃。又如謂法國人是文化很高與節儉的人民，有高度發達的邏輯意識，且有烹飪的天才；意大利人是和他們那充滿陽光的土地一般的快樂和愛好歡笑，又喜食通心麵；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我們不能說這些片段的資料，就可以代表任何國家的一般國民對於其鄰國的認識。但

是，這些都是他們的知識的典型。

歐洲大陸上的居民對英國人認識些什麼？他或者會以為英國人是比較沉靜與不可思議的人，吸着大的烟斗，幾乎完全以烤牛肉與足球爲生，而且——任何外國人都一定知道——與海洋有密切的連繫，好像有若干神祕性。

當然，此項描寫中具有許多的真實性，正如其他的描寫一般，但也如其他概括之例，當它達到個人時將立即失其效用。英國的成年男子或者五人中會有二人吸烟斗；它的意義就是說，把婦女、男童與女童加入後，大約十人中只有一人，而九人則不吸烟斗。不列顛島嶼上素食的人也是不斷的在增加，而那些對於足球不感興趣的人恐還較此爲多。

英國人與海洋的聯繫也需要附條件的說明。由於地理上的理由，這些島嶼上人民的居處是不能離開鹹水一百公里以上的；因此他們當然會見着海洋，多數的英國人在暑假的時候，假如是可能的話，必定是在海邊或海中消磨假日；但不一定是在海上。十八世紀英國的愛國作家，或者是描寫錯了。在詩人坎伯爾 (Campbell) 一首後來幾乎成爲國歌的詩中寫着：『不列顛的前進是超越如山的波浪，

她的家在海洋面上。』

但這只是一個詩人的放情描寫。讓我們從速改正這印象。大部分的英國人很感謝上帝，他們的家並沒有在海洋上。假如是的話，他們一定是非常的不幸。在卡里斯 (Calais)、波洛尼 (Boulo-

Pre)和奧斯坦(Ostend)的挑夫可以斷定，經過狂風駭浪之航程的人是不及住居大陸上之人那般的精神勃勃。

但是這種虛構之辭傳佈很廣，一代一代的重述着，且很鄭重的傳述着。所以那位我瑞戰爭時的偉大軍人和歷史家佐米尼(Tomini)，在一本權威的著作中，說英國人是『住在一個島嶼上的一千二百萬人的民族，所以每人都是天生的海員』。

我們必須認此語超過實際——甚且超過得太多了。然而我們不能完全否認，因為其中所含之一要點是真確的。任何國家與任何時代都不像英國有多數的國民充任海員；然而關於這點，顯然各國間是有很大的差別，而佐米尼以及其他的人把英國人與海洋聯繫起來，比較上是對的。另一點或者也是正確的，即從各時代來說，不列顛習於海洋生活的人確較任何他國的比例為高，且遠較許多國家為高。

這在地理上的原因並不次於歷史上。自然對於不列顛島嶼是非常的厚惠。當她設計我們現在所謂歐洲的一部分時，她把它建築在陡峭而插入大西洋的岩石上，意卑里亞半島(Iberian Peninsula)即在那裏面對着西面的海洋。在地圖上由南至北，沿着那條海洋線，我們可以發現一千零深的海線曲折的向着在比斯開灣(Bay of Biscay)的法國海岸；但是當它到達烏士亨(Ushant)以前就折回，繼續向北伸展，穿過愛爾蘭的外圍，並且穿過蘇格蘭的範圍，曲折的向着格林蘭(Greenland)。那條一百零深的航線至今仍是更重要。沿着上述的航線，緊接着陸

地的一方面，遠至蘇格蘭的北部，它於是向東折至斯克及立（Wales），且進入波羅的海（Baltic）。現在自然或者會在這「大陸的海灘」的西北角上造成一大片堅硬的土地，正如她在歐洲西南方面所建造的一般，並且沿着非洲整個西部地面而下降。然而她卻在這裏裝點着不列顛島嶼，一方面完全與大陸脫離，另一方面又不是處處都隨着深淵。這利益對於不列顛無論從前和現在都是很大的。把她每邊圍繞着的「沙灘」不僅使她具有一個島嶼之優點，且成爲各種魚類（尤其重要者就是凱寧 Herring）的聚集地，所以英國人自古就可以獲得豐富的食物。要明瞭這種收穫之重要，雖然人類對於魚的消費已不像以前那樣多，遊客應當視察在雅穆斯（Yarmouth）、格林斯必（Grimsby）或亞伯丁（Aberdeen）之奇異的市場，他就不會再輕視這「海上收穫」。離英國人門口只有一箭之路，各地方都有海洋。當他熟識了海洋以及具有勇氣與遠見的時候，他就西向到達了「新世界」（New World）。

自然給予不列顛的另一個貴重禮物就是英國海岸線的特質。各地方都有顯著之鋸形的岸線形成深水的海港，每日兩次的潮流把它洗沖得很潔淨。在海港之後，幾乎任何地方都有河流所形成之肥沃的內地，並且使海岸至內地，以及相反的自內地至海岸的交通非常便利。

難怪接收這些最優厚禮物的人，大量的出海。事實上，那是住近海邊的人，所不能避免的。地理上每一種形勢都發生其他作用。捕魚就是最早的與最自然的航海訓練。然而當造船術仍很幼稚的時候，漁人在可以乘船冒險出海捕魚之前，必須要有大量的魚，生息於岸邊和防浪

的水中。有了開始所必需的條件，自然會一步一步的進展。從小船上所得的經驗，當然漸有進步；於是他們不久便展開更大的事業精神，首先尋求新的捕漁地，其次因為要出售他們更多的捕獲而發展新的市場。所以當他充分認識正在發生之事業以前，這幸運的航海者已發現漁業、航海術、造船業與貿易都是不斷的共同發展，把它引至一個新的事業、新的市場、與新的繁榮。

我們不要以為這些事情像時間飛逝一般，發展得很快。從漁船演進至海船，從「海岸」的漁人演進至深海上上的船員，其所經過的時間，不是以年計算而是以世紀計算的。不列顛的航海事業開始得極早，在任何最古的記載上都可以見到。凱撒 (Julius Caesar) 是來自地中海，而與英倫接觸最早的偉大人物；他所留下的紀錄，可以證明英國的船員甚至那時候已在歐洲西北部表演了他們的技能。遊客們至今還可以在威爾斯與愛爾蘭看見如同凱撒所述熟練敏捷之水的後裔；人類雖然進步很快，但是在這些島嶼中的舊事物是很難消滅的。另外一種海員的血統是一千年前來自丹麥與北歐的種族。然而，說這是英人愛好航海的根原卻是不確的，因為凱撒在更前的一千年已經說明了。在北歐人移殖以後約莫五百年，英國的擴張時代即開始，然其主要的推動力實產生於西部的各郡與西部的海港，如布里斯托爾、達莫斯 (Dartmouth) 以及普里莫斯 (Plymouth) 等。這些地方都於古代東部的丹麥殖民地「丹尼洛」 (Danelagh) 相距極遠；而在得文與康瓦爾之人所接受的北歐血統或者比英倫其他各郡要少些。

由於當時英倫正在大擴張，所以觀察英倫之整確的方法就是認這個國家中住在高地的人都是農夫——種玉蜀黍者與畜牧牛羊者，其主要的工業就是羊毛業，其次就是小麥；這些居民的性質和訓練都屬於陸地的。反之，她特別長的海岸線上，從柏維克（Berwick）至盆寧斯（Penness）以及從雅穆斯至盆布魯克（Pembroke），所有的居民卻以海洋為他們的哺乳室、家庭，並且常是他們的墳墓。這種對於海的情況至今還是真確的。內地的居民在事實上則已有很大的改變，把從前對於棉羊的傾向，改為對於機器的傾向。教育的進步，消息的傳佈以及交通的發達，把從前人只能耕種，織工只有紡織，海岸的人只有航海的限制打破了；因此我們現在常可以發現一個設斐爾德（Sheffield）製刀者的兒子在商船上工作，或者一個諾定昂（North-Shorn）鐵工的兒子在王家海軍服務。然而，雖有這些改變，仍有若干地方的人對海洋不甚感興趣，而在其他若干地方的人，則愛好海洋的傳統特別堅強，而且有大部分的人與海洋作密切的聯繫。我們初時頗訝，為什麼航海仍成為若干家庭的專業，但是一讀歷史和地理，便知其所以然。雖然正確的數字不易獲得，但人們絕不懷疑許多從事於漁業航海或海軍界的人，其父祖從前定然也担任此等職務。

當我們討論不列顛海員時，這航業的遺傳性顯然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因為它可以解釋他們若幹的力量和缺點，而且給予我們一種線索，以探求他們若干特性的淵源，而這些特性就是他們和其他國家的海員以及其他本國人相異之處。這遺傳性的效果在一世紀以前或者會比目前更

爲顯明，因爲當時陸上居民已能享受的文化，全爲海員所不能享受。從前的海員似乎是屬於另一世界的，他對於自己卻很自豪；他們多是很粗魯、奇特與緘默的，只有對自己的夥伴們才坦白表示，而對於其他的人都很懷疑，而以輕藐的態度稱其他的人爲「陸上的笨漢」。同時，海洋的遺傳性使他們對於自己的職務養成一種自然與熱烈的愛好，使他們對於這職務艱苦的盡責，這種本能就使他們成爲全世界最優良的海員。二十世紀的海員們，因爲受了較好的教育以及減少了孤立的生活，已經消除了大部分的缺點，然而他們的能力也有若干點已較遺傳性減低。所以，他們的職務也漸減其世襲性。當他們說「某某人有海洋的血統」，他們並不是說一句無意義的詞句，而是表明一件明確的事實。

不列顛政府當局是認識這點的，因此各時代（包括現在）中，常鼓勵海員的兒子步着他們父親的後塵。現在只舉一個至今仍存在的例證——非常流行的——即在塞福克（Suffolk）郡荷爾布洛克（Holbrook）地方的王家醫院學校，有不下一千名的孩子免費的受海軍的訓練，他們入校的唯一重要資格就是他們的父親是「海上人員」。政府給與這種鼓勵是非常賢明的。若干世紀以來，英國的漁人，商船的海員，以及海軍人員對於她不僅有很好的貢獻；而且經過艱苦的試驗後，他們都表示自己是全世界漁業的優秀分子。無怪不列顛對於使她達到今日地位的特殊的人羣深切看重了。她所需要的對於漁業航業和海軍從業員能夠找得較那些父親——且常常是母親——已有「海洋血統」的人更適合嗎？使漁業、商船以及戰艦改進得更好些嗎？這是不

可能的。她不能使已經是最好的更好一點。

二 不列顛之船隻與海員

一九三九年，凡習於海事之人，對於不列顛商船之紅色旗幟，以及不列顛戰艦之白色旗幟，必很熟識。但是，縱使離開這些顯著的旗色，船隻本身的構造與船色也夠顯明。船上的海員，無論是官長與水手也同樣的可以識別。事實上，商船和戰艦在各方面皆有如此的差別，所以不能把他們的歷史混成一個。

然而，這就是我們所企求者，因為不列顛海上的歷史，若把它分開，則甚難使人明白。這或者會使若干人感覺驚奇，尤其是那些初次踏上政治舞台者。後者或者是在十九世紀產生大改革後才興起，而使今日之「戰艦」與「商船」間劃分了一道鴻溝。然在他國——尤其是在地中海的範圍內——這兩種船隻與其人員間在古代已有差別。

但是，不列顛關於此點，與關於其他事件一般，是例外的。在王家海軍與商船之歷史中，大部分是相同的。讓我們舉出若干日期為證。自從英倫最初聯合成一個統一的王國，迄今約有十一世紀；其中幾乎有七百年之久，戰船與商船實際上是相同的；百餘年以來，兩者間的差別極少，且常常不甚清楚。「艦隊」(NAVY)一詞事實上是包括英倫一切的船隻。「王家艦隊」(ROYAL NAVY)一詞僅在一六六〇年開始使用，距今尚不足三百年。在八百年的時間內，戰艦尚無自己

專有的官員。若爲戰爭則從陸軍中徵調，若爲航行則從商船借用人員。後來他們開始準備自己的官員，但還沒有準備自己的一般船員。在正規的皇家海軍成立以前，英國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她的戰艦與商船沒有真正的差別也歷一千餘年之久。

我們雖不必把這兩種有長久聯繫的船艦隔離，但我們把海員與船艦分開敘述，或者更爲便利。

(1) 不列顛的船艦

地中海在遠古的時候已有「戰艦」與「商船」——即專用的戰艦和專用的「貨船」。前者是一種低身的帆槳船，即羅馬人所稱尼維斯·郎加(Navis Longa)，這是一種「長型的船」，主要的推進力就靠着槳，縱然它也有帆篷，作爲次要的推動力；船身長而狹，行駛甚快，且能向各方前進，不怕風潮的阻礙。奧底薩斯(Odysseus)或者就是乘此船到伊薩卡(Ithaca)，當然她也曾在西爾米斯(Salamis)與阿哥波塔米(Aegospotami)參戰，以及二千年後在勒頗多(Lepanto)參戰。但是她對於載運商貨的效用甚小，因爲牠很淺薄，所以容量極少；而且甲板甚低，所以沒有海上的價值，又不宜於長程的航行。一切貿易皆委諸一種絕對相異的船艦——實際上與低身的船完全相反——一個很合理的法國人稱之爲「圓船」(Vaisseau Rond)——她唯一的推動力就是風；船身短而闊，行駛甚慢，僅能順風而行。一千九百餘年前聖保羅(Sf. Paul)即乘此船至馬爾太(Malta)，哥倫布亦以此船略加改良而行駛至新大陸。十九世紀，納爾遜在

特拉法加 (Trafalgar) 獲勝時，亦使用此船；雖然以同樣的物質建造，且以同樣的力量推進，但已有很大的改良。

這「圓船」在事實上從開始至十九世紀中葉船艦的大改革，是一切英國船的遠祖。長型的船對於英倫各時代事業的貢獻是很少，這或者是因為在我們活動範圍內盛行的西南風，對於這種脆弱的船艦是過於猛烈；又或者因為這種低身船的推動力是依賴奴隸的力，而奴隸在英倫從來是不流行的。當然，這兩種因素都是有關係的。用帆行駛的船邊很高，浮力很大與圓而闊的船身，在大西洋的波濤中，甚至在狹而多浪的海峽中，自較適宜。英倫海岸的自由海員們，常常整千整萬的在學習駕駛它，其技巧遠非他人所及。另外有一個原因，就是與英倫內部的經濟有關。國王——與大陸上其他國王比較，常是一個窮人——很少有自己的船艦，但當他有需要時，按照由來很久的習慣是可以借用人民所有船艦的。

然而擁有各種船艦的人民祇是商人，故英王需要時便向他們徵用一切的船艦，而這些船艦當然是圓形的。通常當他需要時，他僅向人民租借所需的數量，但是在特殊的緊急情形下，當他的海岸需要防衛時，他可以向人民徵用任何或一切的船艦。所以英倫從前的艦隊就是英國人民一切的船艦，而且都是帆船。

我們不要以為在中古的時代，就有許多與很大的船艦。縱然她有那麼多的航海人力，英倫的貿易是很小的。這在中古的最後一百五十年中，尤其是如此，其理由甚有趣。一三三九年，政

府有一種舉措，在我們現在看起來是一個值得紀念的大錯。它企圖侵略歐洲大陸。英倫想吞併整個法蘭西，使她枉費了一百年的時間，方才自覺。但是跟着還有更壞的事。當她失敗了退回本國時，她發現了已經從貴族的地主中，創造了一個虛誇與暴亂的軍閥階級，他們見英國依舊退回島嶼上，成爲一個小英倫，便感覺其範圍太小，不適於他們的活動。於是人人互相陷入愚笨與困苦的戰鬥中，即成爲所謂「玫瑰戰爭」。及至一四八五年，英倫已完全疲竭，她的繁華已完全消失，而她以前所有的海外貿易，均爲強大的漢薩同盟 (Hanseatic League) 所奪取。留下給她的只有少數海港間的貿易，以及他國所不需要之冰島間的小量貿易。

然而，玫瑰戰爭對於英倫卻有兩大貢獻。第一、它殺死了大部分好鬪的古老貴族；第二、它產生亨利·杜坦 (Henry Tudor) 即亨利六世，成爲英國第一個把國家領向海上的國王。

我們最好把這偉大的人當着一個商人——與其他無經驗的商人競爭，它是一個極能幹的人，當然獲得很好的幸運。他是怎樣成功的？如同其他的商人一般，他自己造了許多頭等的商船，而從事于大量的貿易。但同時他也是一個帝王，而對於這一方面的遠見，正如對於賺錢方面。他決定消除舊日的貴族，於是他支持中層的人民，其中商人是一個重要部分。他盡力鼓勵他們，甚至對於超過某種規模的船艦，按照噸位給予他們獎勵金。他所企求的，就是鼓勵他的人民超越海岸貿易，而作遠的發展，以適當的船艦，在較大的市場與較闊的海面，與他人競爭。所以，他並不是完全自私；因爲以他的大而新的商船作中心，他認識當他有對外戰爭之必

要時，假如人民的船艦是適當大的話，他便有相當強大的戰鬪力。

所以首先使戰艦與商船差別者，並不是亨利七世。他的最好船艦在當時可算是很大的。且較以前的船艦有更多的帆篷，但仍以圓而闊的商船為主。他的兒子——多妻的亨利八世——才使戰艦與商船有差別。他和其他同時代的帝王爭執着若干嚴重的問題，於是產生了一個觀念，就是建立一個強大的艦隊來保衛他的領土——這觀念在目前是很平凡，但在當時卻是相當的新奇。更重要的，照現在觀察起來，就是他首先在船艦上裝置武器，能對其他圓型的船有重大的傷害，在此時以前，雖然戰艦上也裝置了許多小砲若干其他的武器，但是仍不能與艦首裝有鐵甲之低身戰艦比較。但是亨利在甲板上裝了大砲——就是船中第一艘裝有攻擊他船的武器。由於機器上的原因，他不能如一般船艦把大砲裝在脆弱的「望樓」上，所以他把大砲裝在船身裏，在貨艙的甲板上，在船的厚大木材上，而在船邊開闢洞穴或「砲門」。總之，他發明了闊邊的戰艦。

以後，基本的改革只是一個時間上的問題。雖然貨運的艙位而在甲板上裝滿了鎗砲，但這些新船艦已有較好的方法來建造，因此行駛更速，駕駛亦較易——這些對於戰艦均甚有利益。這進展雖然慢，但很穩定，結果產生了這個純粹英國的發明，即航行在海上最偉大的東西——戰艦。

和琴茲、約翰(John Hawkins)是伊利莎白時代最偉大的商人和海軍行政官，他完成了這

過程：稱爲海員之王的德賴克·法蘭西斯 (Francis Drake)，首先把這個英國新的發明表現出比以前各時代的低身船具有很大的優點。一五八七年，這兩種船在卡底茲 (Cadiz) 表現出他們相對的功効。其次年與著名的亞馬達 (Armada) 戰爭時，這新的「戰船」戰勝了其他各種的船艦，而確立其優越的戰艦之地位。

然而戰艦與商船間的區別大體上仍未實現，因爲英國的商船已開始模仿國王的船艦了。他立即發現後者較快的速度與噸程對於他也很有價值，尤其是當他冒險行駛至無法紀的世界時，事實上在亨利七世的時代，國王之船艦的大部生活就是商船，而商船則隨時準備應戰。在這種情況盛行的時候，兩種船艦是沒有根本之不同的。所以，祇有與荷蘭海戰時（一六五二——七四），英國的商船才不再充當戰鬥上的固定單位：及至一六八六年，戰艦才正式被禁不得自行「貿易」——事實上，他們還是繼續貿易很久。

但是，這種差別的界限終於產生了，因爲同時又起了另一個革命。從最古的時代起，國王若有任何船艦時，則它們都絕對是國王個人的私產；他可以任意使用它們。但是在十七世紀中葉，當王權推倒，而克倫威爾 (Cromwell) 的共和政府當國之際，他們所建造以對抗荷蘭的強大艦隊是屬於國家的，且由人民負擔其費用——雖然最初並不是人民志願的。這政策的改革從未被取消，甚至在一六六〇年王權恢復的時候亦然。從此，「王家艦隊」就是一個全國的戰鬥力，由人民負擔經費，當然以全部時間來保護人民的利益。從此以後，王家海軍的歷史即開始

與商船有很大的差別，後者漸漸集中於貿易，而前者則以全部時間來防衛我們的海岸，保護我們的貿易，以及警衛我們航行的海上。

此舉遂引起兩種船艦的專門化，但一時的進展還不大，因為在長期之英法戰爭於一八一五年結束以前，法國的武裝民船引起英國所有的商船皆因保衛自己而武裝起來。所以在這時期內的東印度商船公司，實際上獨占了對東方的貿易，把所有船艦都裝置重大的武器，甚至受強大的戰艦攻擊時，亦有自衛的能力。

英法戰爭結束不久後，造船已用鐵代替了木料，蒸汽代替了帆篷。但是這些改革並不像一般人所想像，使兩種船的型式發生最後的改變。讀者如果沒有看到圖畫下的註解前，能夠區別一八三七——三八年之「戰艦」與「商船」嗎？數百年來，較小的船艦實際上彼此極相似。但因不列顛的海軍極不願廢棄以前曾奏顯功之古老的「木牆」，而代以新的與未經試驗的鐵汽船，所以較大的船艦則新舊兩型顯有差別。在一八五四——五五年之英俄戰爭中，英國海軍中的大戰艦與十八世紀的舊艦甚難區別，縱然當時之新型大「戰艦」與商輪外觀都與此大異。

真正引起大改革者，為火藥的革命。當破壞與燃燒性的砲彈被採用後，木材對於這種新武器只有很小的防衛力，事實上，連普通厚度的鐵也不能抵抗。砲彈的進步——後來又有魚雷和水雷——就連帶着裝甲的進步。所以以後的大改革就是船艦裝甲加厚和速度的加高。不列顛第一艘鐵甲的船就是一八六〇年的「戰士」號。這是該世紀改革最大的船艦，但是由於若干原

因，它的最大改革點都是很慎重的掩蔽着。假如我們把這重要的戰艦與約莫同時代的大郵船喜馬拉亞(Himalaya)號並列，我們可以發見它們並非不相似：最後還可以認為是相似的。此後，戰艦最重要的條件就是抵抗砲彈的轟擊，因此戰艦與商船之間就起了極大的區別，而不能再接近了。經過了八十年，而觀察這些事物的當然結果。肯納德白星郵船公司(Cunard-White Star)的瑪麗皇后號與王家海軍洛尼(Rodney)號戰艦，實際上已沒有一點相似。但是從她們中所表現的人類智能，可得兩個簡單有趣比較。瑪麗皇后號駛至新大陸時是由一個舵來操縱，舵的重量幾乎等於從前哥倫布所乘之船的一半；洛尼號的大砲如果全體一齊發射，它所射出砲彈的重量幾乎等於一五八八年整個英國「舊」艦隊所發射者的半數以上——當時一共有一百九十七艘戰艦！

雖然從此以後，戰艦與商船的建造有差別，但如果以為前者只是作戰，而後者只是貿易，這就是一個大錯。在平時戰艦是保護商船的，但在戰時，正如一九一四——一八的大戰所表示，這兩種船是互相聯繫起來，如同一把斧的頭與柄一般。

上次大戰爆發不久後，不列顛各種的商船和漁船，從大輪船至遊船以及括網的漁船，都被徵加入不列顛艦隊，改為各種的「補助」船艦如巡洋艦與掃雷艦等。戰爭結束時，幾乎有四千艘船掛着王家海軍的旗幟，其中百分之三十是平時的商船所改；此外，還有約莫六千艘的其他商船都裝配了鎗砲。這仍是伊利莎白時代以另一種形式重演一次，因此，不列顛的海軍至今仍括

有不列顛一切的船艦。

這當然並不是商船在戰時的全部工作。這只是她的特殊服務的一部分。她還担任着平時的一切工作，而所處的境地則與平時不同，而隨時有遭遇敵人的砲火、水雷與魚雷之危險。此外，因為不列顛本土沒有戰爭，所以必須負起運輸不列顛強大之戰鬪力通過海洋的責任。其次，她又供應所有的同盟國，如同供應自己一般，使他們以這些供應品來作戰，並且每一種戰時物資在到達戰場以前，必需經由海運。她是成功了。上次大戰時，第一次的百萬軍隊以及全部軍火與供應，均由船艦運輸而沒有損失一人；還有一百餘萬的美國軍隊乘着英國的船艦渡過大西洋；在這四年中，她在來去的程途一共運送了二千四百萬名的軍隊，以及有五千萬噸的物資。

這些龐大的數字是令人很驚奇的。讓我們以一個較簡單的事實來結束這一節，在不列顛海軍之後還儲有驚人的力量，就是她無限的恢復力量。上次大戰由始至終，英國幾乎有八百萬噸的船被擊沉了。然而，在大戰結束的時候，帝國所有的船艦數對於平時的需要，仍不免過多！

(2) 不列顛的海員

假如不列顛之戰艦與商船間的相同點是大於它們的不同點，則駕駛這兩類船艦的海員更有與此相等的情形。

在他們之事業的大部時間中，他們實際上是屬於同類的人。這種現象可以追溯到國王在緊急時徵調人民輔助海軍的習慣。在中古的時候，當他徵調——或租借——一艘商船時，可以同時徵調船上一般的船員。他沒有想到需要以及訓練一種海軍人員，因為一年之中他只需要幾星期，所以各商船在其餘的時期仍保留私有的性質。假如他希望擁有固定的海軍人員的話，那就等於常聘請一位律師，而給予他全部的薪金。

當英王更常常的需要船艦，以及需要之時間加長時，他才開始感到需要專屬於自己的海員；又當戰艦的專門化至與商船有相當的差別時——就是海軍船員的責任與商船船員不同時——於是對於船員加以訓練，使漸成一種新的職業，才有其必要。

這需要最初是發生於職員方面。這種差別本來在船上是很顯明的。船艦與全部的職員包括船主與助理人員，暫時被徵為英王服務時，船的行動仍完全操縱於他們的掌握；因為他們是被認為航海與運用船舶的專家。國王只要遣派他自己的官員——船長與其副官——至船上。這些人當然只是對國王負責，而他們本來就是軍人，對於海洋與其航程知道很少，或者是一無所知。但是他們因為是國王的官員，所以直接接受他的命令——依我們現在的說法——就是握有國王的委任狀，於是他們就指揮一切直至他們脫離各該船艦為止。那時候，該船就恢復到普通的商船地位，由平時的船員管理。

關於商船職員的歷史是很容易敘敘的了。同一船上的職員，括有一船主在他們之上，從古

以來在重要性質方面就沒有變更過，縱然名稱上間有更改。

然而，在海軍方面情形可就不不同了。由於船艦應用於特殊之目的愈多，於是專門的戰鬥人員漸漸便長留艦上。由於他在船上的時間日久，他自己也漸漸的習於航海事，慢慢的知道作戰以外的新技術。因為他是國王委託的人，所以繼續担负指揮之責；又因他在發生意外的時候須有繼承的人，他的副官就成爲副指揮官。他們在今日都是正式的軍官。在戰艦中作戰當然是被認爲較航行的重要，所以各該船艦原有的職員便不得不因此而吃虧。但是他們的職位並沒有撤消。他們至今仍是軍佐，直至約莫一百年前，他們都是船上最常任的人員，所以被稱爲「基本」的軍佐。現在他們仍是船員的台柱。

以正式軍官加於他們之上，其進展頗爲遲緩。正式軍官經過一個長時間，仍只是局部時間的人員。我們可以說，大概在十六世紀才看見第一個步驟——陸軍的隊長與其副官從一個陌生者的地位，成爲指揮官，而漸漸獲得航行的經驗。然而他們仍是局部時間的人員，直至十七世紀，他們才改變爲我們今日所知之恆久與全部時間的海軍軍官。所以正式軍官之產生較遲，而軍佐雖然現有的地位已降落，但是如同商船的職員一般，在英國「舊」海軍的時代業已存在。王家海軍與商船的非官員階級者間的聯繫是保持得更久且更密切。事實上直至八十年前，他們大多數只是一種人。這在昔日徵調的時期是很自然的情況，但這種情況保留得很久；甚至在王家艦隊已不是英王的艦隊，而成爲國家的艦隊以後，仍有此種情形。整個十八世紀，

當不列顛之艦隊在海外建立帝國時，軍艦上大部分的海員在平時本來是商船上的海員或漁人，而在戰時則成爲艦隊的海員。它之所以能如是，則因每次戰爭結束後，幾乎所有的戰艦都停泊在港中，只留下他們的「基本」軍佐在船上。海員就回復原有的職業。簡言之，當時的不列顛海軍是沒有「長期的服役人員」。

在這制度中是有利也有害的。重要的利益是戰鬪的海員可以常常航海，所以經常能夠保持海員的效率，這可從海戰史之每一頁見之。主要的缺點有二：第一、假如戰爭突然爆發，則海軍部在短時間內很難召集戰艦的海員；事實上，就是不列顛的艦隊在發射第一砲時並未在真正準備的情況中。第二個缺點就是，縱然這些海員的航海術很優良，但對於作戰方面卻不很熟習。這些困難在昔日並未發生，當時世界上普遍的都是無法無天，一切航海人員，包括商船的海員，皆需有相當的戰鬪力。但這種混亂情形不久就變爲海洋利用的新局勢而較有秩序，其所以致此則有賴于英國海軍之力，因此今日不列顛戰艦的海員們對於戰爭的技術必須接受新的訓練——且隨時重新訓練。而且臨時徵集海員的方法並不是很公正或合乎經濟。主要的徵集原則即所謂「強制服役」制度，其對於一般的航海人員是不甚歡迎的；因爲由於緊急需要的緣故，不免會使個人感覺困難與不公。

對於「這種拉夫隊」，會有許多過分渲染與不明真相的描述，因爲這些題目在當時是認爲「很好的新聞資料」。當緊急情形產生時，政府徵集海員至戰艦上服役的權力，與其說基于

法律，毋寧說是根據習慣。對於此舉的法律已經存在了若干世紀，因此頗不合時宜——事實上，人們對此舉有何種程度的了解還是很可疑的。但是海員們很少反對這規例。他們已經充分認識，在必要時他們是有保衛國家的義務。不過「拉夫隊」所採的方法往往很野蠻的，且常常是相當模糊的。其次，從經濟上而論，整個制度也是基本不健全的，因為商船上的待遇與情況常較佳於海軍。希望自由與自尊的人志願的放棄比較舒服、待遇更佳、以及生活更自由的服務，而去接受一種實際等於拘禁、比較危險、待遇較差、伙食較劣、住所較擠、所以較不衛生、以及服務時期無定的職務，這顯然是不智之舉。固然有許多人——其數之多頗足驚人——不願此種情況而自願的參加，但是並不足夠：結果便不得不採用不良的方法。強迫的意義就是在船上沒有自由，因為本來不願應徵的人如果讓他上岸，就不免私逃，然因此而限制其自由，連同船上的惡劣環境，更使人不願服役，而需要繼續的強迫。

十九世紀中，政府當局發現這缺點時，始改良待遇與生活之狀況，這不僅是絕對的，同時亦與商船比較。自有這種措施以來，志願的服役就很容易推遲，而不良的環境亦被消滅。同時缺少準備的弱點與在這複雜的海軍戰術中，缺少訓練之弊害，均一一表現出來，而有立即矯正之必要。所以在十九世紀中葉，強制服役完全取消，同時產生了招募志願者長期服役之制度。

在一八五三年，這兩種服務就開始隔離。這是不可避免的，縱然也是很可惜的，然而政府

當局很快的已覺察到這個危險。全部時間的海軍人員在目前是必需的，但是他們需用很久的時間去養成，假如不是從那些歷代操縱着不列顛船艦之偉大的後備隊——她全部海員——來募集，這必然會失敗的。

所以一個聯繫脫落不久後，跟着就產生這另一個新的聯繫。一八五九年成立了王家海軍後備隊，從此這兩種服務人員立即成立了至今仍存在的戰時關係。王家海軍後備隊員都是久於航海的人員。他們真正成爲海軍的後備隊，隨時準備着以應付突然需要的擴張。海軍軍官或士兵因爲要真正的有效，仍須知道事實上並非同樣的兩種技能。他必須能使用武器，他也必須明白航行的方法。陸軍只要受第一種技能的訓練，其完成比較迅速。海軍後備隊員也要受第一種技能的訓練，因爲航行的方法是他們從小已經知道的。

王家海軍後備隊自從最初成立以來，曾經擴張過，首先括入軍官，後來也括入漁人——第一次募集是在一九一〇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立即就試驗這團體的價值，並未發現其缺憾。後備隊是包括軍官與士兵兩者，立即被徵參加王家海軍的擴充。大戰結束以前，任何地方都可以發現無數的後備隊員。有些在普通的軍艦服務——甚至擔任指揮工作；但大部分是在從前的商船上做着較簡單的工作——然而，它是同樣重要，且危險性並不少——這種工作都可使勝利加快來臨。所以在一九一八年，不列顛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漁人，駕駛着他們掛着白旗的小船，他們的自信心與技術是只有數十年全部時間的航海經驗才能達到。

人民的商船事業——他們的貿易也是一樣——如果沒有了強大的戰鬥力來保護她，則在平時，她必無繁盛的希望，在戰時則不能存在。然而強大的海軍若無堅強之商船在後支持，則無法展其威力，這是很少人知道的，但它卻是很真實的。這種服務之由船艦與海員聯合而成，這也是同樣的真實。我們可以看見，爲什麼不列顛帝國的船艦在第一次大戰結束後，雖然遭受了一切的損失，仍較以前更強大，甚至在海員方面也是一樣；然而，到了目前所需的擴充，不列顛對於人員方面仍是處於有利的地位，她有許多訓練精良的人員來應募。

上次大戰時，敵人沒有想到破壞海軍人員的信心，但是他們希望以野蠻的潛艇政策來破壞海員的士氣。但是他們是失敗了。事實上，如果他們知道這兩種的海員在士氣方面至今仍是相同的話，他們也不會魯莽地存這希望。他們失敗了；但是他們在一九三九年又以同樣的武器再來試驗，現在他又被挫折而再失敗。對於海員也和對於船艦一樣，不列顛的海軍至今仍括有不列顛全部的海員。

三 他們的責任

(1) 不列顛帝國

不列顛帝國是她民族性中若干幸運的性質所組成的一個結果。第一就是愛好新奇，致使英國人成爲「浪游者」的冒險性。所以在探險的領域內隨處都有英國人，不論他們是爲了尋求新

的土地，新的貿易線，新的商品，或者只是新的經驗。現在，世界上大部分已經被發現，且記載在地圖上——大部分是爲英國人所發現——這種性質實現於旅行中，或於窮探地球上荒遠的角落上；現在仍表現於礦物與植物標本的採集上，或者往往空拳獨身，憑藉着常識與與緻，爲比較落後之人民處理其事業。

其次，伴着這種浪游的本能，英國人還有一種強烈的家庭本能。這似乎是一種怪論，但事實上卻非怪論。因爲在這方面英國頗像蝸牛一般，無論到何處都把家庭帶着走。這種「浪游」與「家庭」的聯合性質產生了不列顛的殖民地，如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南非洲的大部分，以及——本來是——英國的舊「殖民地」，即今日的美洲合眾國。因爲他願意把對於新事物與新地方之急切需要，與強烈的家庭愛護心互相調和；所以在事實上，他沒有別的辦法，只好把他的老家搬到一個新的環境。它就是這樣措施：他不僅把家庭一齊搬走，並且把他們所喜歡的東西也一齊搬走——他自己特殊的習慣，他自己特殊的文化，他的語言，他所愛好的飲食——甚至他的奇怪的烹飪法；以及最重要的就是他自己的英國妻子。他在海外之荒野與人烟稀少的土地上，安置了一切，使這裏成爲不列顛的一部分。當他生養了孩子後，他就以同樣的事物教育他們，且以同樣之生活與思想的標準訓練他們。

他並不是只爲了愛好冒險而出海外。有時，如同宗教旅行者一般，因在本國受了宗教的壓迫，使他決定尋求新的住所，用自己的方法來崇拜上帝，甚至到荒僻的地方亦在所不惜。有時

是受了政治的壓迫，把他個人的自由剝奪了，但這是不常有的事，因為這種情形在過去四百年中是極鮮見。有時是爲了社會的需要，使他自已離開本國，他或者是一個在家庭裏沒有土地可以承繼的幼子，假如留在家裏就沒有充分的錢財和權力；這種人大多數就成爲早期的殖民地領袖。還有更常見的，就是由於英國生活的經濟組織的改變，把他從居留已有數代的地方擠出；例如，土地的圈用，會剝奪了他的農業生活，且他又不願爲新的工業主義所吸收。其最常見的例子就是常常深信能夠藉此改善自己的處境。這一點他常常是成功的，因爲他還具有第三種幸運的性質，我們稍後即將述及。

英國人是很精明的商人。拿破崙稱他們爲「一個開店的民族」，固然是有點粗魯；但他是故意如此誇說的。在他這項評語中卻也有多少真確性。英國人確是很精明的商人，而且不以此事實爲恥辱。但是完善的貿易是有賴於完善的貿易路線，而後者的癥結就是在兩端獲得滿意的行動基地，同時在中間有若干中站。這些正是漂泊的與帶着家庭的英國人所擔任的工作。只要使他冒着小小的險，讓他帶着家庭同走，他就可以在任何白人能居住的地方很愉快的居住下，不論是在加拿大廣大的叢林裏或是聖·亨尼那 (St. Helena) 的岩石上。並且他在各地都能繁盛起來。不列顛的商人在帝國發展的時期中，對於帝國是有極大的貢獻；例如，十七世紀初葉在西部島嶼上的殖民地——百慕大與巴佩道斯——只是商業上冒險的結果。還有那東印度公司本來是一個純粹的貿易組織，經過一百五十年的普通貿易後，結果使很驚奇地統治了大部分的

印度。通常都說不列顛政府征服了印度。但這句話完全是錯誤的。政府在採取最初的和最重要的步驟以後經過很久的時間，還是完全沒有過問。它後來只是接受這公司之強大與多少不合法的政治權，因為這公司祇是一個特准的貿易公司。然而如同在十七與十八世紀，一般甚至在十九世紀還有一個公司取得並且發展了洛諦西亞 (Rhodesia) 南北兩部。

現在，這些貿易公司——或者除上述的東印度公司外——都是航海的公司，這事實上使我們想到另一種幸運的性質——即已述及的「航海」能力。公司的所有人是相當的多，他們常具有不列顛生活的特色，形成了聯絡整個組織之天賜的連繫。他們把移殖的人民帶過海洋，有時他們自己逗留在那裏，並且在每一個新的殖民地留下航海的種子。所以今日在構成不列顛聯邦之許多英語國家中，所有的海員大概是與不列顛自己的比例相同。他們也是首先發現貿易通道的人，後來他們又發展這些通道，使其公開，且以專為這目的而組織的海軍保護之。他們築成了不列顛帝國的海道，那就是帝國的海道。

上所述者現在都可明白表示，什甚是整個構造真正的基礎。這就是貿易。這事實使不列顛帝國在世界史中是很特殊的。歷史上雖然曾經有過許多其他的帝國，但是他們都以極不相同的事物為根據——通常是武力的征服，例如亞力山大短時間的帝國，沙爾曼大帝 (Charlemagne) 的奧士曼帝國 (Ottoman Empire) 以及拿破崙的帝國等。這些完全依賴侵略——以超越的武力併吞鄰國。但是英國自從在五百年前企圖佔法蘭西的失敗後，就從不想併吞鄰國的土地，或

是征服鄰國的人民。這無疑地對於不列顛帝國國運的持久有關係。「以武力凌人者將爲武力所消滅」。因爲以武力征服以後，征服者與被征服者間的感情一定是很壞，只能以武力來維持，這就是被征服者成爲一種奴隸的形式。武力征服將產生永無終結的仇恨，所以一個以武力爲基礎的帝國是不能持久的。

但是貿易也能引起惡劣的感情，尤其是曾一度盛行之舊的貿易觀念，就是在一個買賣中只有一方可以獲利；在每一樁交易中必有一個獲利者與一個失利者，而得利者百分之九十九就是出賣者。英國人正如其他的人一般，曾一度相信這種「商業原理」，因此它就成爲摩擦與流血的一個無底的淵源。長期之英荷與英法戰爭，直接與間接都與此攸關。在這些戰爭中，英國是獲勝了，於是構成一個特殊的地位，成爲海上完全主宰。然而，我們要知道，這些都是「貿易」的戰爭，其勝利品爲市場與世界上未經佔領的空間，並非取得政治的統治權與奴役鄰國的人民，它們不會留下很長久的怨恨。

使不列顛獲得此勝利品者，是她的強大的商船與無敵的海軍，並且在她獲勝時，她同時正進行着一個偉大的經濟發展——或者是人類在這領域內最偉大的發見。它可以概稱爲「自由貿易」；與舊日的商業制度完全相反。不列顛採納這原則後，對於世界的多方面是有很大的影響。我們現所討論者爲海上政策，而不列顛採納「自由貿易」後的海上關係，可以稱爲「不列顛的和平」(Pax Britannica)，因此將本來爲了自己利益而獲取的海洋公開於全世界。不列顛

乃從海上的主人變為海上自由的戰士；而她所藉以戰勝敵人的偉大的戰鬥力，乃轉用於更和平與更自由的方面。不列顛的船艦變成了和平的衛士；戰鬥人員變成了警察。

(2) 海上的警察

這是否一個最好的比喻？在有些人的眼光中或者不是的。若干國家中，「警察」一詞是會引起惡劣的記憶與黑暗的疑惑；他們的警察主要是政府的政治密探，他不分皂白的鎮壓人民，剝奪一切的自由。但這裏是關於不列顛海軍與不列顛警察的比較，那就不同了。

任何來到英倫的遊客立即會發現她的警察並不涉及「政治」的問題。他們的存在只是單純的爲了輔助與保護公衆。公衆對於這兩點是完全明白，且知道警察之權力是如何。所以，除了犯法以外，沒有一個人會怕警察的。

警察通常是一個身體強大與脾氣溫和的人，他只費很少的時間去遞捕罪犯。他的大部分時間是在預防惡事的發生。他以多年經驗所產生之剛毅與機警的明斷力，來執行他的任務。他還有大部分的時間是在執行一些善良的職務，如指揮交通，指導人民走向正路，以及協助年幼與年老者安全的越過馬路。然而，他最大的時間只是出現於道路上，慢慢的徘徊，顯然並沒有在做什麼。這並不是在荒廢時間或是浪費納稅者的金錢。阻止一個人犯罪是遠較犯罪以後再行逮捕爲佳。以機警來預防暴動是遠較以短棍來彈壓爲佳。在理想的國家中，警察是以全部時間來協助人民，因爲在這裏並沒有需要逮捕的犯人，或需要彈壓之反抗政府者。但是，這還

沒有達到最完善的境地，因為還要逮捕一些小偷，以及防止一些小搗亂。這位文雅的巨人在這些情形中——使犯罪者不得逃脫——立即轉為迅速而有效的維護法律者。犯罪者是不容易逃脫的，又不能隱匿或行賄。

至於不列顛一種特殊的警官，已在上文說過；因為在廣闊的海上，不列顛戰艦之性質與工作是極似警察。任何習於海事的人，不論是那一國籍，都會承認這些相似之點。所以沒有一個航海者會畏懼不列顛的戰艦，祇要他的良心告訴自己是沒有不合法的。反之，當英國的戰艦走近時，他只感覺到安全，且承認這是一個慈善的巨人——也是一個聰明的巨人，他能巧妙的分別守法與犯法的人，不論被侵略者是如何的弱，而侵略者是如何的強，它必盡力幫助前者。

歐洲大陸的人民是如同不列顛的人民一般，只有少數的人對於這些事具有豐富的經驗。所以任何人皆從他們信任的本國海員中尋求證據，而藉此獲得他們獨立之證據。讓他們說，他們會否親見一艘不列顛戰艦是好看閒事，促狹喧囂，或有故意的不公平舉動；或者它不是良善、機敏、與真正公平的。他對於所得的答案是不會有很大的懷疑——除非當這報信人遇見這警察時，其自身的舉動確有違反確立的法律與海上的習慣；於是他對於所遇見的「警察」，一定會有一種的態度，或者會更佩服這警察的效力。然而這種機會在目前是極少，因為戰艦如同警察一般，它大部分的時間只是「站在那裏」；因此，海洋在和平的時候，有許多年是沒有受海盜的騷擾。

(3) 不列顛的和平

我們或者會問爲什麼不列顛在目前能担任這種麻煩而需費龐大的角色？我們當然不會相信，她所以擔任這重要的事件完全出自利他主義，僅僅爲着愛護一般的人類，而從事於海洋的警察。

縱使這或有一部分的真確性，但是我們不希望回答這種問題。不列顛的人民在很久以前已解放了自己，所以不列顛信仰自由的本身，以及各種形式與各地方的自由——即社會的自由、政治的自決、與各地的經濟自由。但是對英國懷有惡意的他地人民，似乎是生來就不相信竟有人能夠愛護他人，縱然是部分的愛護，或者能經驗到各種集體互惠的情緒；因此他們便盲目的污辱她，說她假裝具有這種優美的性格。說得溫和一點，這種人實在是很可憐的，因爲他們還沒有表現自己錯誤的經驗。稍後我們將說明不列顛對於整個世界的態度，多少是有些利他主義的，但是我們在這裏，並不對此點加以辯論，又不爲她的受毀而評判。我們目前所討論的只是不列顛在上一世紀控制海洋的經濟狀況——即在「商業」方面的「不列顛和平」。我們在這裏願意很快的承認，她的態度原來不是爲他的。她的政策具有一個很好的理由——任何人均能明白。就是它給予她的報酬，我們承認這點後，我們希望對於另一方面獲得一種公論；就是她同樣地給與其他航海者的報酬。

這祇是一件歷史上的事實。英倫正如我們所見，藉海上貿易之收穫而致富強。在十八世紀

之末年。她的商業、漁業以及海軍均同時有很大的進展；藉前者所獲得的財富，遂能建立強大的艦隊以保護二者，結果使她能夠在這幸福的範圍內繼續發展。然而，我們應該把握這點，即她的船艦一向是在充分的利用海洋，她的商船是用以貿易，而她的戰艦是保護她的貿易，這裏要敘及一種特殊形式的海上事業，因為它是比較他種貿易更能使不列顛在航海界中獲得一個特殊的地位，這就是運輸業。她曾企圖壟斷運輸業，不僅運輸她自己的貨物，而且代運其他不宜於或不可能自己航運者的貨物。此外還有第二個極重要的因素——這並不是海上的因素。她很幸運的——或者是技巧的——遠較其他競爭者，更早渡過了工業革命的難關。她利用機器，減低生產成本幾及五十年時，其他國家還在昂貴的以手工來生產；當她大量生產以千萬計時，而其他國的生產還以數十計；當她的生產以若干公尺與公斤計算時，其他國還以分毫來計算。

所以，她的出產是較任何其他國家為多，而運輸則較此更多。簡言之，她航行的範圍是遠較其他國家為廣。在拿破崙戰爭結束時，她已達到這種情況。

在英國史上，迄於這個時期，不列顛的海洋政策與其他國家只有極小的差別。她當然沒有顯明的企求保持海洋使任何人皆可「自由」使用，而只是爲了她自己的商船。在權力運動與相反運動之不斷的衝突中，她正和其他國家一般——沒有更好也沒有更壞。因爲直至當時，她仍相信上述的重商政策，認爲賣出是遠較買入爲重要。她與保持同樣政策者一般，繼續打擊她的敵人，妨阻他們出售貨物的企圖，而在人類可能的範圍內，爲她自己建立出售的「市場」。這

政策在目前看來似乎是太近視了——因為在不能藉售賣而補充其財力時，誰將能繼續不斷地購買？——這政策也包括運輸在內，因為運輸也能像售賣一般獲得利益。所以不列顛仍保持其舊日之保護壁壘政策 (Protective Tariff Wall)，定立一串長而複雜的航海法案，企求強迫各民族，甚至她自己的殖民地，必須以她的船隻來載運貨物。在十七世紀時，這方法是有多少的必要，因為她當時係與經濟力相等及較優者競爭。但是將及十八世紀末年時，它——對於不列顛——是完全不適用，而變為惡劣與實際上的不利。她甚至在十八世紀末年時，喪失了她第一個——可能是最大的——帝國，因為這政策是使美洲殖民地表示不滿意之真正的原因，結果在一七七〇年，使該殖民地與她分裂了。

偉大之經濟學者亞當·斯密士的學說，以及長期之對拿破崙戰爭後的不景氣，使她最後明白了。她的政治家漸漸地明白，真正的商業與重商政策之單方貿易是有很大的差別；所謂重商政策專重貿易的量，一方面因她能儘速生產其所欲出售的貨物，他方面因為她擁有許多的船隻，而希望載運其他人民的貨物，如同她自己的一般。假如她只是賣出而從不買入，則事情必不能順利——她從亞當·斯密士認識了在這世界上，惟一不能交易的人，就是擁有一切之百萬富豪與一無所有之乞丐。同樣的，任何以貿易為生的國家，如不列顛等，斷不能讓自己擁有一切，而使其買主的財源枯竭。他們也須能夠出售貨物；因為賣出的愈多，則買入的也愈多。

自從不列顛認識這些事理後，她就變成一個「自由貿易」的國家，其目的為在可能的時間內發展貿易——她自己的貿易以及其他民族的貿易。因此，她立即廢除了一切束縛的航海法案，此後她認為世界上一切海洋（即世界的通路）。必須儘可能的公開——以便利她自己的貿易，而且便利其他民族的貿易。貿易愈自由，海洋愈公開，她也愈快樂。

然而海洋固當使任何人有航行與貿易的自由，但不能容許任何人有掠奪的自由：因為海盜是如同陸上的盜賊一般，顯然是合法貿易的敵人。不列顛惟一的動機是合法的貿易——儘可能的擴充其數量。所以，不列顛除了海洋自由之外，在她的政策中，還要達到海洋的安全。

我們開始即已說明為什麼不列顛要負擔海上的警衛。此問題之答案即在眼前。古羅馬的法學家常說：海洋若能使商船很安全，而海盜絕跡，則誰將為有利者？這答案當然是：那些利用海洋者，尤其是那些利用最多者，最有利害關係者——英國人！

雖然我們不能否認，不列顛從這新的情況中獲利最多，所以十分願意的以自己的費用來維持它；但這問題的答案還留意一半，那就是其他的航海者也是有利的；尤其是他們自己不必擔負任何費用。不列顛維持了海上的安全，她是為一切人類的利益正如為自己的利益一般而維持。我們可以再進一步來說，她的利他措施也有利於自己的。

這在經濟的狀況中，就是所謂「不列顛的和平」。這當然不是一個完全的措施。至少在理論上，像海洋自由之重要事件，當為各民族所注意：而是一個完全之國聯，在絕對調和中的措

施。但此舉在今日看來是一個未能實現與不可靠的理想；因此這個可憐的古老世界祇好不得已而思其次。因為各民族不能立即同意（其理由任何人皆可承認，但在此無詳述之必要）使海洋的自由成爲他們共同的注意，於是所謂「其次」者在理論上便像所謂『不列顛的和平』，百餘年來的經驗證明了這個航海安全的特殊制度，是一個奇異與極重要的保障——那就是維持海洋自由之國家，就是從海洋獲利最多的國家。

最後，我們可以說，不列顛在今日的需要仍未改變。她仍以她的商業爲生，所以仍藉保持世界貿易之最大範圍，而獲其利。由於論理的曲解，我們那裏就能視若干人所說而謂不列顛企求壟斷世界的市場呢？假如她是如此，她不是等於自殺嗎？再者，有些人以爲她愛好世界大戰，這事情是較海盜破壞海洋上的自由與安全尤爲危險。這種對於不列顛歷史之表面的研究，是一個假設的幻想——過於空幻，幾乎使有理智的人不能相信。

(3) 海洋的自由與安全

我們可以再進一步，「概括這題目，並確認不列顛除了自己之外，還曾有利於他人。」過去一世紀中，她如何爲一切人類保持海洋的自由與安全？她又如何利用她傑出的海權來輔助一切的人類——不一定是海員——並推進一切人類的自由？

這是公平與適當的問題，可以在這裏回答；但祇能簡述之，因爲不列顛在各方之措施極多，限於篇幅，致不能詳細敘述。

我們可以把她的服務分爲兩大類：首先觀察她爲一切人類儘可能保持海上之自由與安全的無數方法中的若干點；其次，她爲一切人之利益與自由，而在較海洋尤大之範圍內，所措施的若干點。

第一、就是把海洋公開於一切人類。舊日處置海洋的方法是十六世紀西班牙與葡萄牙帝國的方法，或者是十七世紀荷蘭甚至英國的方法。各國皆要求某段的海洋爲其各自人之專有財產——它自己的領海——外人的船艦經過該段海面即視爲侵越界限者。在這種情形中，西班牙人遂對於侵入西印度羣島者立予攻擊，而葡萄牙人對於侵入東印度羣島者亦然。又在同樣情形中，荷蘭人對於安波那(Ambon)之殖民就加以所謂合法的殺害，而英國人自己則宣稱多維爾海峽——通至北方之極重要之海道——爲她自己特有的財產。然而由於「不列顛的和平」實行後，不列顛本是唯一能作如此措施的國家，卻故意放棄了一切。狹海(Narrow Seas)已公開於公衆；又當她本來可以控制這些海洋的時候，她放棄了一切特殊的權利，甚至永遠放棄那古老而討厭的「敬禮」，這種敬禮就是凡非不列顛船隻遇着不列顛船隻時須將首帆垂下，行之業已數世紀。北海之富裕的捕漁區域亦公開大衆，而不須獲得准許，英國之港口亦開放門戶，以歡迎大衆，甚至其領海之界限亦縮減至無可再縮之最低限度。實際上不列顛已把海洋開放於任何國家的人民，雖然土地可以擁爲己有，但是根據海洋爲大衆公有的原則，英國放棄了一切海洋的所有權，而主張任何國家均不能以任何一部分海洋擁爲己有（當然，她們的領海爲例外）。這

就是她一向與固定的平時政策，從未有例外。甚至在最近西班牙內戰發生之際，大不列顛是堅決的保持這種立場。

這是不列顛在平時的政策。在戰時則當然有重大的改變。她對敵人封鎖了海洋，正如她平時開放海洋一般的有效。在現實的世界中這種措施是不可避免的。在一九一四年，誰能希望德國不使用其最強的陸軍實力？但是不列顛的海軍可以說是她最強的實力。在戰時，她的艦隊就變成全國第一條防守的戰線；它保護她的船隻，並阻止敵人利用海洋。然而在平時，它的功用是國際的，它直接或間接的保護一切的船隻。當和平代替了戰爭以後，同樣的措施自必重演。一九一八年以後，如同一八一五年以後一般，不列顛是有權處罰前者的敵人，使他們不能利用這世界的「公路」。但是她並沒有如此執行。她立即回復到平時的無限制自由之政策。當這次戰爭結束以後，我們可以大胆的預測，她將採取同樣的處置。

其次，就是剿滅海盜，他們是合法貿易的敵人。在我們目前比較安全之時代，我們很易忘却這點，但是在拿破崙戰爭結束後的若干年間，海盜的問題仍是相當的嚴重。事實上，在不列顛島嶼範圍外，沒有多少海洋可使商船的船主，能希望逃避武裝與殘暴的海盜，他們從不願慮船主的國籍而加以攻擊與掠奪——此種真正的海盜，在法律上是與戰時類似合法的「私掠船」不同，因為後者至少假裝為其國家服務。甚至在歐洲文化最早的發源地的地中海，也沒有一艘船是安全的。海盜在利凡得 (Levant) 是特別猖獗，而沿着西地中海南岸則為摩爾族 (Moorish)

的海盜不斷的在索取經過船隻的款項，在較遠的地方則情形更惡劣。在西印度羣島中，在南美洲海岸之東面與西面，在非洲海岸之西面與東面，在紅海，在波斯灣，在印度洋，以及東印度羣島的全部沿中國海，直至日本，假如沒有武裝而航海，就無異於自殺。

不列顛艦隊對於北非之野蠻的海盜第一次或最特殊的打擊，是在一八一六年，厄克斯馬司勳爵 (Lord Exmouth) 攻擊與消滅阿爾及耳 (Algiers) 之船艦及其堅強之堡壘。此種行動在前者雖然常有所見，但規模從未有如此廣大。事實上，海盜在某時期內仍繼續存在，但勢力已較薄弱，所以很容易由「警察」鎮壓。因為一八一六年已給與那些無法紀之「國家」的領袖們以充分的教訓；他們知道這種勾當是不值得的。

一八二〇年最惡劣的海盜又從科凡得消除了。不列顛的海軍一方面扶助希臘人的獨立，他方面又消滅了希臘的海盜，這正是所謂「不列顛和平」的特性。

距離愈遠則消滅海盜的時期也愈長，要詳述不列顛船艦消滅海盜的措施，則必須敘述他們在整個世紀中大部分活動之史實。海軍是恆久保持極強大的勢力，每隔十年必添造無數的小型船艦，其設計與建造均專供消滅海盜的任務而隨置換。這種服務，其事件往往瑣細，輒為後人所忘却。人們易為於海軍大戰所震動，而於這種撲滅人類可怕的敵人之小經驗，每易忽略。這裏並不是不敬佩那些剿滅海盜的英雄，而是由於篇幅的關係，也無法加以詳述。讀者若需詳細研究，可參考拉哥羅斯 (Sir William Laird-Clowess) 所著之「王家海軍史」等紀念作品，在

這些書中所見者不是簡單的記載，而是數百頁之長篇記載。沒有一個海岸，沒有一個島嶼，無論牠們的距離是多遠，如果有海盜潛伏着，無不加以巡邏及肅清。無論地點距離怎樣遙遠，無論報告者的地位怎樣低微，其報告從來不爲這個世界上最高傲之海軍支持者所忽視。我們亦不能忘記不列顛船艦始終執行之更大的任務——雖然沒有那麼緊張——即預防海盜的工作；在海盜案發生以前而預行巡邏，或語戒那些將要淪爲海盜者，使他們轉向於較合法的謀生方法。這種服務甚至在最大的歷史書籍中仍無記載。執行這種服務的人，必能很滿知的知道——假如在他的現況中，是需要安慰的話——他們的力量已獲得普遍的成功。海盜至今並未完全消滅，它是如同人類所有之其他罪惡一般的不會完全消滅。但是它幾乎已普遍的停止活動，尤其是不列顛之海軍至今仍在阻止其活動。這就是「不列顛的和平」至今仍保持其效用之故；它已迫令海盜停止其工作，且防止其復生。假如在平時不列顛之艦隊從海洋上撤退，則誰將爲有利者？這當然是海盜。海盜們一定會非常快樂，而且迅速地再抬起其猙惡的頭。但是每一個規矩的海員必會高聲呼籲，而每一個自重的政府必被迫以自己的經費，去填塞這間隙。

海盜是和平之商人的最大仇敵，但是它並不是唯一的仇敵；海洋對於他們仍有非人力所產生之危險；但是人類以科學與努力的工作，可能消除這些危險，因而對於航海者開闢一條真正安全的道路。

這些危險中的第一個就是船舶的破壞，它可能由於觸礁或擱淺，或由於船舶之不宜於航行

而產生。不列顛對於這兩方面均有偉大的貢獻。在十九世紀的時期，不列顛艦隊次於防禦海盜之第二個功用，即為系統的測量全球的海洋。她固不是負擔這工作之唯一的國家；她也不能自認有特殊的功績；但是此工作對於航海人員之安全實極重要。因此而獲益最多的，也是她的船隻。但是其他國家所得到的利益亦不少。不列顛志願負擔這工作的性質，與其所持的謙遜的態度，在一八四八年不列顛海軍部之水路測量局的進展報告中，已有明顯的表示。根據此報告，不列顛可能已完成全球三分之一的測量，並建議北美之東部海岸應由美國測量，他又贊揚法蘭西在突尼斯與阿爾及耳沿海担任可佩的工作；至於地球上其他部分，當然應由不列顛負擔。這些工作在目前均已完成，不列顛對於測量工作之貢獻不稍遜於任何國家。沒有人能估計，各國因不列顛之海圖而得救之海員有多少，然而沒有一個海員——因為海洋最能使人豪俠——不承認這些海圖的厚惠。在他們工作的過程中，不列顛有許多雖然較小却極有價值的地理上發現——如新的海道、安全的海峽、以及對於所有船隻均有極大的價值之捷徑。在舊日「壟斷」的時代，發現好像是祕密一般的保守着，而使競爭者不能知悉；但是不列顛並不如此。每一發現，均立即完全公開於全世界，歡迎一切的航海人員採行。

●對觸礁更積極的防禦，就是在海邊裝置燈塔與在淺灘上裝置浮標等；這些都是不列顛用以指示海道的措置。早至十六世紀，著名之團體如三一院（Trinity House）等，即負責監督港口的浮標與燈塔，且漸漸負起不列顛海岸周圍一切的海上標記與燈塔之責任。約在二世紀以前，

牠開始接管那時候存在的少數燈塔，而在過去一百年中，牠的工作是非常完滿，在目前已有一百座燈塔，五十艘燈船與六百座浮燈歸其各地。不列顛海岸航行的安全在很久以前即爲全世界的模範，因此各地均模仿三一院的榜樣。

增進船隻與其船員在海洋上的安全，並非完全是不列顛的力量。然而不列顛無疑地是開路先鋒。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前半葉，全世界激烈的國際競爭，使貪得無厭之船主可能把他們的船隻載運過重，甚至使不適於航海的船隻照常行駛（故意作超額的保險）。第一位公開反抗這種「棺材船」的人，也是一個英國人，名叫賓蘇爾（Samuel Plimsoll），他以言詞與筆墨，經過若干年的繼續努力，卒發生影響而成功，由不列顛強制執行全球著名的載貨吃水線，此線上至今仍沿用他的名字。這同樣的便保全了許多人的生命。

目前其他各國沒有模仿不列顛劃定載貨吃水線或其他相似措施，以強制她們的船隻之必要，但是在不列顛已成立了一個榜樣，自然會引導他們走上正軌，這就是全球著名的一個組織叫做「勞德」（Lloyd），這名字在各國海員的心中久已存在，認爲她是全世界最優良的海上保險。 「勞德」在二百五十年前只是一所咖啡館，船舶經紀人與對於海上保險有興趣者，常在其中聚會。它不久即變成那些人更固定的協會，它本身或它的後繼者對於地球上一切船舶，實有無上價值的貢獻。在一七三四年，每星期出版的「勞德一覽表」即開始刊行；一七六〇年又有「船舶登記」出版，及一八三四年又刊布最著名的「勞德登記」。這些都是把全世界船舶分級之

最初的科學的嘗試。於是英文字的五個母音用來指示船舶本身的狀況，而「1」、「2」、「3」等數目即表示其裝備的狀況；所以「勞德 AI」——簡寫爲「AI」，至今仍含有「條件完滿」的意義。

「勞德」的組織並不是特殊的利他主義者。不列顛的保險公司如同他國的一般，本來並不是慈善機關。然而爲了他們的利益，他們確是盡了最大的力量，來保護他們所保險之目的物，勞德一覽表本來是協助保險者分級徵收保險費。然而他們亦協助不列顛與他國的船舶獲得更大的安全，因爲他們所定的標準，漸漸成爲文明世界一切船舶保險公司所需要的標準。後來，一隻船若不合於保險公司根據「勞德」標準之「分級」，即不能獲得任何有信用的保險。這在今日是真確的。勞德成立了——在一世紀以前已成立——一個無可比擬的資料服務，這服務對於船主是非常重要的，而在全球每一角落均設有代理處。在求達它因而創立之目的時，它亦領導一切可以保護航海的計劃；這並不僅是爲着愛護不列顛本身，而卻是因爲它需要一切船隻能獲得最可能的安全。

我們對於不列顛領導全世界在海洋上獲得更大安全方面，祇能再敘述一點，這就是裝置救生艇火箭設備與防火機等，直接救護生命。這些對於船隻與海員的保護都是發源於英倫。救生艇是由于一七八〇年克利凱特 (Henry Greathead) 等人之努力而產生，火箭設備是特尼克羅斯 (Henry Tengkrose) 與丹尼特 (John Dennett) 所發明，而最早的水上防火機是不列顛海軍之

及克爾中尉 (Lieutenant Jerky II) 所創設。然而遲至一八二四年始有救生團體的成立，這就是王家全國救生艇協會，是全世界一切救生會之始祖。所以至今這些組織還保持着典型的不列顛特性；它常有純粹的志願人員。雖然這些駕駛救生艇者可以獲得小量的報酬，在必要時對於他們的寡婦也有撫卹，然而他們都是普通的漁人與碼頭工人，他們本來隨時可以拒絕這種危險的工作，但是他們卻從不拒絕。

這些只是不列顛寫着全人類建立與保護海上之自由與安全的若干步驟。我們在終止其敘述之前，祇強調一言，那就是他們並沒有詳細記錄，而只是不列顛全部活動的若干例證。

(4) 一切人類之利益與自由

當我們想提出不列顛對於人類自由之利益而使用其海權之例證時，我們必須同樣想及此事，因為我只要更簡單的討論三點就夠了。

第一、是關於海員自身的社會地位與生活標準，這些事在其他地方久經忽視，不能不認為世界人類污點之一。不列顛對此等事之改進雖很遲，但也居領導的地位。企求改良海員的待遇是從一八四〇年開始，直至一八五〇與一八五四之兩重要商船法案通過後，貧苦的海員方獲得他們所應得之最低待遇。政府提倡此舉也不是特殊地由於利他主義。因為一羣快樂與滿意的海員對於不列顛——一個最大的海洋國——較對於其他國家更為重要。而且不列顛之勞工又開始有他們自己的組織，能夠獨立的發表其主張，較任何其他國家為早。於是不列顛的一般商船

海員，海洋勞動者，是較早於歐洲大陸的弟兄們，能夠要求與獲得合法的權利。但是勞工與航業船業兩者的性質主要是國際的，故全世界海員對於承認地位與待遇公允的奮鬥結果，受一領導之國家所影響者至大。所以不列顛之海員獲得一種權利以後，幾乎其他地方亦必能獲得，而只是時間遲早的問題而已。在一九二〇年之國際勞工（海員）會議時，不列顛努力促成了僱傭與生活，失業保險與撫卹等標準，在目前幾乎普遍施行於全世界。

其次的例證是屬於一個更普通的性質，且有更廣大的國際關係。對於任何人之個人自由的偉大運動，也是由不列顛開始、領導，而終達於勝利。全世界奴隸制度的廢除也是由於不列顛的努力；而不列顛之海軍則為達到此目的的主要工具。因為奴隸之主要供應地幾乎全在非洲，而主要的需求地則為其他大陸；所以運輸奴隸也幾乎是一個很大的海上貿易。而且運輸奴隸還是很能獲利之事業，所以停止這種運輸，對於這最大的「航運」國家之物質利益，不能說沒有影響。在此事件中不列顛之貿易利益遂與她的道德觀念發生直接衝突；結果後者竟獲勝利。

事實上，真正的慈善家如威爾拔福斯（Wilberforce）與克拉克遜（Clarkson）與另一方面商業上之既得權利間，發生幾乎有二十五年的鬭爭。但是在一八〇七年不列顛政府嚴禁其船隻載運奴隸，其時不列顛正控制各海洋，所以此舉極關重要。但是奴隸在帝國中仍然存在，因為奴隸縱不當為人類，則必當為禽獸，而禽獸自能藉繁殖來維持其數目。所以需要更肯定的一八三三年的法案，即將奴隸的地位在整個帝國中完全廢止。

文明的各民族很快的就追隨不列顛的領導，但較落後之民族則需要勸導。而且在世界上各部分都有違法的惡徒；他們覺得這種犯法行爲，即非法載運奴隸，可以獲利很多。這也是「警察」的一個顯明的工作。

他並不推諉這種工作。不列顛海軍之記錄，在過去一百年中，是充滿了禁止運奴的故事，僅次於剿滅海盜；事實上，在一八二四年以後，當販奴似認爲一種海盜行爲時，兩者即無何區別。海洋警察在這方面的成功亦不讓於其他方面。

奴隸的禁止恰在「黑暗大陸」(Dark Continent)開發以前，可謂適合時機。假如白族的殖民先鋒仍保留販奴的舊習，則黑暗大陸的開發所影響於數百萬有色民族與世界整個文明者，將不堪設想。一個建立在合法的大量奴役勞工的世界經濟，至少要使到世界的文化爲之破壞。但是不列顛拯救了世界，她適在這時發現了黑人也有靈魂。在地球上每一部分，奴隸之獲得個人自由，大部分是有賴於不列顛海軍的力量。縱使這種力量不能在其他方面證明其存在之必要，祇此一事已可足表示「不列顛的和平」之功用矣。

最後不列顛在上述的整個時代中的態度，還針對着一個極重要的主題，即各民族的政治自決。對於不列顛本身，是用不着再加敘述的。不列顛人民已經具有自治的政府，而當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請求自治時，她也給予他們以同樣的權利。最後對於南非甚至愛爾蘭，也是一樣——雖然比較遲些。但她對於其他民族之態度則如何？

不列顛正規的外交政策——保持在歐洲的勢力均等——在這裏對於我們只有間接的關係。但是有一點——即反對任何強大之大陸國侵略隣國——是需要提及的，因為這點與她對於海洋自由之態度的一般效果是平衡的。對此事她固然藉防阻任何一強統治整個大陸而有利於己，但同時也有助於自由與自主受有威脅之人民。她經常的這樣措施已有數世紀了。然而她的政策是不干涉鄰國之內政，且從未直接作如此的措施。但是這並不妨害她對於一方或另一方的同情，而給予某方道義上的維持；甚至在某種適當的情況下，給與援助，通常是消極方面的，但往往極重要。這就是利用她強大的海權——或是拒絕使用此海權——以達成其目的。我們不能敘述各個事件，但是有一點是能夠且必須注意的。無論是道義上或物質上，積極的或消極的援助，都是贊助政治自決，與抵抗侵略，不列顛對於其他的事却從不干涉的。

一般的不列顛人——他創造了國家的「公共意見」——常是站在領導的地位。他自己久已從專制的政府解放，對於較不幸之人民極表同情，且常作積極的援助，而不論彼等係受惡劣的政府或其他統治之民族所壓迫。早至一七八九年，以及在各國革命爆發點之十九世紀，不列顛大部分的公共意見至少是開始公開的同情那些爲自由而戰鬪者，不論是爲着民主的或民族的；雖然有時，如同在法國革命的後半期，由於新政府的超越正軌，於是從自由的火焰，而興起者，卒在灰燼，建立專制政治。公共的意見在援助方面往往發生於政府實行援助以前。這是當然的。在各時代中，個人因爲責任較政府爲輕，可以援助他所同情者，而其統治者則必須謹慎

考慮。事實上，前者可依其感情而直接行動，後者則只能表示主張或「施以壓力」。

例如在一八二〇年，希臘開始要求脫離奧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的統治。遠在政府干涉以前，即有志願兵與志願的捐助從英倫湧出，拜倫爵士只是數百名爲希臘自由而犧牲生命者之一人。從我們的觀點來看，更重要的就是勇敢與豪俠的海軍將官科克拉尼(Thomas Cochrane)與鄧唐魯勳爵(Lord Dundonald)的貢獻，他們在希臘海面上活動，以援助被壓迫的人，他們的事業是很驚人的。不列顛政府較遲的也跟着行動；然而，後來也援助希臘。且另有一名不列顛海軍上將，當時指揮着不列顛的海軍，在那瓦尼諾灣(Navarino Bay)所作的有效攻擊，其反響較任何其他爲大，因此決定了這主題，而給予希臘自由。

上述的鄧魯勳爵，藉數十名同僚的軍官與不列顛海軍人員的協助，卒達成——事實上是主要的力量——南美各國的自由。其中三國——智利、秘魯與巴西——知道且很感激的承認他們受了這偉大人物與其不計利害之協助者的恩惠。這些見義勇爲者不僅給與各該國所獲得之勝利與自由，且在世界留下一個不朽的勇敢與偉大的史跡。

不列顛政府對於這些事件所貢獻的部分也不當漠視。當她自己的同盟國主張干涉歐洲各國之內政時，不列顛是第一個起來反對，因爲她以爲這是沒有理由的。其後卻違反其他各國的願望，而遣派艦隊援助葡萄牙人，抵抗反動與專制的黨派。最後當他們請求她使用強大之海軍以鎮壓南美之叛徒時，她又斬截的謝絕。經由愛好自由之克甯氏(Canning)的代言，她擁護美國

總統羅氏所發表著名的「主義」，甯與一切大陸上的同盟國分道，而不肯贊同與其人民的意見相反之行動。所以她承認墨西哥、秘魯與智利的獨立，結束了常常發生的問題，於是不列顛的海軍在目前是站在歐洲與新生的各國之間。

還有一個值得回憶的事件，就是當意大利的愛國運動者在最危急的時候，看見兩艘不列顛戰艦「泊在附近」——「停駐該處」——如同德比賽馬日或足球錦標決賽時的兩名警察一般；被一切人認為——正確的認為——是權利與自由的仲裁者。這事件就是一八六〇年五月十一日出現於(Massala)地方的愛國運動，具體言之，即加里波的(Giuseppe Garibaldi)與其不朽的千名「軍隊」對西西里所發動之光榮進兵。

載有解放者與其士兵之兩船中，比蒙特號 (Piemonte) 在防浪堤內安全泊碇，以其部隊迅速登陸。但是比斯澳 (Bixio) 的倫巴多號 (Lombardo)，吃水較深，在港口擱淺。那時候來了三艘拿破崙的戰艦。崙巴多號因為載有很多士兵，當然是他們不會疏漏的一個目標。整個遠征軍是在他們控制之下，似乎已達於滅亡的命運。

但是指揮他們的軍官猶豫着。不會打算嗎？這卻不然。原來在港口外，最近的相距不到一英里遠，泊着兩艘不列顛戰艦，即姻脫必號 (Intrepid) 和亞克斯 (Argus) 號。拿破崙的軍官估量着他們在那裏做什麼？這三艘外貌雄偉之小船爲什麼追隨到這裏？假如我們有機會開火，難道他們就沒有機會嗎？他們會旁觀或讚揚嗎？這位軍官不免懷疑，他的名字叫做埃頓 (Acton)。

且有不列顛之血統。他深恐不列顛戰艦也要對他開火；因此他不願冒這個險。他必須調查清楚。他就這樣做，但找着英艦的首席船長要費一些時間，而由英艦划艇至拿破崙的旗艦談判，又費了不少的時間。

然而這是太遲了，當他調查清楚後開始向意大利軍艦轟擊時，軍隊已安全登陸，而遠征軍亦已得救。

一切善良之意大利人都知道這故事，而且他們是不會忘記的。加里波的 (Gariibaldi) 自己也不是忘恩負義之流。他對此意外事件的敘述也可表明其注重事實。他說不列顛船隻並沒有「直接」援助登陸——這是相當正確的。他們的軍官在未奉有命令以前是無權直接援助。加里波的繼續肯定這兩艘英艦之立場與其表示之態度對於拿破崙戰艦的軍官影響很大，而使他喪失了極好的機會。這解放者說道：「英國之高貴的旗幟在這情境中又防止了流血，而我獲得他們的保護亦不下百次！」

不列顛之總司令門底爵士 (Sir George Mundy) 在巴勒摩 (Palermo) 給與加里波的 (Gariibaldi) 的重要援助，這裏因篇幅關係不能詳述。我們可以說，因首都投降而休戰的談判是在英國海軍上將的船艙裏與和平的空氣中舉行，而佔領巴勒摩也是整個戰爭的轉捩點。我們又不能忘記，在不列顛艦隊權力範圍之內是極容易使解放者之勝利的事業在密西那 (Messina) 停頓，而且法國政府亦曾以此種舉措要求於不列顛。但是她拒絕了，她所持的理由是，假如那不勒斯

(Naples) 之海軍、陸軍與人民忠於國王，則加里波的將失敗；但如他們是傾向於加里波的，則不列顛所有的任何干涉就等於對拿破崙所建王國內政的干涉。如同不列顛之警察不干涉不列顛本土的家事一般，所以不列顛的船舶也不能褫奪他國人民之自決的基本權利。

不列顛常以她對於這些重大事件的參加而自豪，因為她深信自己是忠於受託的職責，即在維持自由以對抗專制。不列顛海上的警察很少作更進一步或更典型的措施。他只站着，監視事情的正當進展；他甚至不抽出他的警棍。

不列顛政府也是一樣的。在不列顛之海權藉其船艦與海員，把握勢力之環，足以抵抗一切外來的侵犯時，這是不需要的。所有歐洲大陸的強國對於「自由」的威脅原躍躍欲試，但當不列顛表示其主張以後往往不願作直接的行動。在一八六〇年十月著名之公文中，羅素勳爵綜合當時的情勢，很明顯的表明不列顛對於鄰國的主要與一貫的態度。此項公文之若干部分是值得重述於下方的。

它說：「英國政府必須承認意大利人爲他們自己利益的最好裁判者……我們很難置信，在我們所看見之驚人事件後，教皇與兩西西里 (Two Sicilies) 的國王能獲得人民之愛戴。英國政府將轉變他們的觀點，觀察其人民建立他們之自由的基礎，並鞏固他們獨立的工作。」

這宣言對於最後事件之影響是不會估計過高的。懷疑者亦不能根據我們的敘述，只讓他們閱讀羅素勳爵所接得的覆信，這信是從一位認識這事件真相最清楚的人加富爾氏 (Carnillo)

(Cavour)所寫：

『不列顛在意大利建國大業所給予道義上的援助……我衷誠認為對於意大利實有重大的貢獻。』

我們很清楚的可以發現不列顛對於意大利統一的態度，並不是爲着自己的利益，而是出於真正與志願的同情心，所有偉大的意大利建國者對於這點均能認識。假如我們再問一次：英國究竟爲着什麼好處？我們這次的回答的注重點卻稍不同。固然從長遠觀察，任何自由，快樂與繁華的人民之存在對於不列顛是一種潛在的利益。但如否認意大利在這事件中獲利最大，這又不免有背事實。我們再重述這特殊的故事，是因爲它能充分表明『不列顛的和平』一語，在最廣大自由與最慷慨之範圍所闡明的意義。它表示出不列顛的船艦與海員是盡了他們最大的力量來維持和平。

第九章 英國人

波爾溫 (Balwin) 著

一 島民

我第一次讀「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是在六十年前。當我讀畢最初數行，不禁茫然若失，以爲我們敬愛之迭更氏(Dickens)是對我弄技倆，深望對這不可解的文字，終可得一線光明，然而不可解者終不可解也。

這段文字是：「此爲最佳之時間，此爲最劣之時間；此爲智慧之時代，此爲愚笨的時代；此爲信仰之時期，此爲懷疑之時期；此爲光明之節候，此爲黑暗之季節；此爲希望之春季，此爲失望的冬季；我們當前一切皆有，我們當前毫無所有；我們皆走向天堂，我們皆走向他途。」

當我被邀請寫英國人一文時，這段文字復迴旋於腦際。就我讀書所得並就我得自國內外之評論者，英人的性格殆與迭更氏之一段微妙文字奇合。

他愚拙，他却精於心計；他偽善，他卻可信任；他是堅強的個人主義者，他卻是善於合作

者；他嫌惡理想而不善於思想，他的任何部門之科學都有不少貢獻。他粗頑，他卻是人類中最富情感者。

我要說的就是這一堆的矛盾，並且想把這些矛盾配合起來。但是不論今日的英國人是怎樣，不問他的進化是經過了多少世紀，我們卻不可忘記他們是住在一個海島上，這海島差不多有九百年未曾受外國的侵略，土地城鎮也未曾因對外戰爭而橫遭摧殘。英國人就能在這數世紀中，從容與自由的發展他們的憲政。他們有充分的時間來嘗試，排除或採納；他們又有充分的時間作各種試驗，產生各種錯誤，於是在這過程中積集了豐富的政治經驗，具有無上的價值和獨特性。以他們的工作成績而論，其生長遲緩好像一棵英國橡樹，是慢慢生成的；他們疾恨與不信任現成的和新制作的制度，在目前我們不能說他們是不對的。

又由於他們孤立的位置，他們幸免了蹂躪歐洲大部的所謂宗教戰爭。所以他們可以按着自己的時代與方法來自行處理宗教上的事務。英國既然可以免掉侵略，且她的人口又不會吸收更多的外來成分，英國抓着了這特殊的機會，在發展的數世紀中，把人民鎔合起來，且從羅馬人、不列顛人、薩克遜人、諾爾斯人中，產生了真正的英國人。自從羅馬帝國崩潰後，在這個疆界變更不定的世界中，海洋卻給予她一個確定的疆界，而許多國家在今日的世界已不存在。

我指明了英倫的地勢，因為自然地理影響國格固有被人們說得過分，但是你們如果要了解英倫及其人民，就必須明瞭他們在其中發展的特殊環境。只要海洋一天是不可飛渡的天塹，英

國人就一天自以爲安全，而且人類的本性就以爲這些稱心的事是由於人爲的能力與遠見，並不是靠天佑的。因此我們不難想像後來會產生一種高興的態度與快樂的感覺，而輕視那些不能爲自己的安全而採取同樣戒備的國家。我們民族的特性大都可以直接或間接追溯到地理上孤立的因素。有了這線索，讀者即不難辨清我們往下所敘述的。

二 虔誠和嚴肅

自然環境的重要固須注意，然而我們也須顧慮到我所謂的精神環境，它或者是較不明顯，且較難明白，英國人所受的惡評是沒有比僞善爲更堅強，更可信與更普遍的。然而，在判斷以前，不妨對這問題研究一下，我想我所要向讀者提出的，在過去並不常有人提及。我要爲自己預先保障的一事，就是我所以下所述者，絕對沒有直接或間接的表示我們比其他民族優良；我們不是如此。我們有特殊之點而我們希望人家了解，與在必要時請人諒解的，就是這特殊之點。

我們就是要認識與了解各國的民族特性，因爲這種認識與了解，對於達成我們共同渴望的國際關係，是非常重要的。讓我摘述英國某文學教授在若干年前所寫的一段文章，鄭重指示英國的民族性，此種民族性無論何時，都存在我們心中與詩文中。作者所指係與喬叟 (Chaucer) 朗蘭 (Langland) 與法羅斯亞 (Froissart) 同時代的詩人哥佛 (John Gower)；他是生在愛德華第

三的末年與其孫理查二世之不幸的朝代。

他說：「我們現在在國人中聽到一種呼聲，這呼聲在哥佛時代以及更早的時代也會聽見，它傳述於人與人間，縱然與人類的千百種缺點混合，仍保持其為我們文學的特質……這呼聲表達出英國人心中的不變的本能，因而按照上帝之吩咐，以發見自己的過失而糾正，並履行自己應盡的責任。我們把宗教曲解成若干種錯誤的形式。由於思想的自由與意見的複雜，我們曾經歷許多過分的嘗試及其反應。但是在尋求真理中，我們是不怕任何試驗。我們前驅的思想家是膽敢面對着當日的問題，不因任何權威方面的恫嚇而退却。真理是從誠實的疑問而產生的。在為重要的主義鬭爭時，我們曾經為政治的及社會的衝突而不斷努力；但是在這時期，常有不勝任的人躍居顯要，因而在一個短時期內，濫用其勢力。但是對於民族思想的大潮流並未有真正的阻礙，我們一串的作家即從這潮流獲得健康與力量，如同樹木從肥沃的河岸獲得養料一般。在喬叟以前，自從卡德門（Caedmon）最初以英語歌唱着『我們應以文字和愛心歌頌上帝』的時代起，我們傾心於上帝的工作與此權利，已是根深蒂固的維持了六百年。在哥佛的時代仍存有這種古舊的精神，譬如在「耕人卑爾之夢」（*Vision of Piers Plowman*）的作品，以及如同野外之呼聲的哥佛的言詞中之「你得奉行上帝的道理」。當時的人不必像一個威克里夫（*Wycliffe*）黨徒，而觀看教會與人民的悲痛，且在未完成的責任中追溯其根原。

這種「虔誠」和「嚴肅」的語氣是從不會在我們的文學中，無論是散文或詩歌，消失了它

有時降爲微弱的聲音，有時是嘹亮的呼號；古拉丁的文字加上了英國的修飾就變成了「責任」一詞；至於英國人對於責任的觀念，我以後再加以敘述。對於這點，我現在只說；今日的英國人對於虔誠與嚴肅的意義是了解得很少；但是他們知道他的責任，雖死也不放棄。

我還沒有把文學方面述畢。在英國隨宗教改革而產生的文學就是英文的聖經。假如以一個文學的作品來看，它也許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文學。假如以一件翻譯工作來看，它是受到靈感的。當時的英文仍具伸縮性，鎔鑄成爲我們若干代的言語。這聖經是印在一般人的心上，是千萬貧家唯一閱讀的書。在一個正走上自由的國家中，解釋聖經也是自由的，從這研究中，英國人發現了他們的精神的理想，且在各種奇異形式中，獲得他們的政治、言語、愛情、和詩歌。

從政治上來說，教皇在英國的權力已崩潰了，而歐洲的基督教統一的局面也不復存。那些爲伊拉斯莫斯 (Erasmus) 與摩爾 (Thomas More) 等所畏懼的事物已過去了，且教皇被推翻後，則國王的王位更將如何保障？聖經的研究經過私人的解釋後，無論是有所啓發或蒙蔽，都直接會引起各種民主的熱忱，而在「內戰」中佔重要的地位，即在企求建立一種獨裁政治而又失敗時，也是一樣。我們放大眼光，可以看出，它最大的成就，就是造成我們現在所享受的政治自由。

然而，聖經對於英國人的性格有何影響。我們如一回顧便不難見及其影響。那些生息於十

六、十七、及十八世紀的人們，昧於前途的進展，當然不能穿透這種濃霧。數百年來，每逢星期日，送入耳鼓之聖經的奇異言語，對於每個英國人的影響，依我看來是如下。他不知不覺地沉浸於希伯來的傳統中，而這傳統又很離奇的和他固有的性情與氣質相和諧。

希伯來精神是常感覺到生命的神祕及人類的愚弱。從這感覺自然意識到依賴一種更高的權力，這就是上帝，上帝的道理是很難發現的。創造主既被認為是有那樣的態度，凡是虔誠的人總得調和自己的行爲，使符合於他認為是上帝的意旨，這就是要藉是非的標準來省察自己的行爲。在這短段中，我相信讀者已獲得英國人的端緒了，但是在一個不同歷史的民族，也許很難同情或了解，然而，這仍有助於說明英國人。受到上述那些影響的古代英國人，是早已化爲塵埃了，但是今日的我們仍然是他們的子孫與後代；我現在所寫的是今日的英國人，並非過去的或將來的。但是，我以爲假如沒有了上面關於他們地理與精神的簡單敘述，是不能真正了解英國人。

三 妥協和容忍

現在可以從我們敘述的，來觀察其歷史發展的若干方面。自英國內戰以後，我們就開始檢討過去發生的一些事情。我們看一個國王被處死刑，各教派的互相殘殺，一個極權神統政治的產生及其消滅，以及回到「王權恢復」。

十七世紀下半期的政治家們，是在一個內戰與宗教爭鬪的時代中長成，所以他們往往努力保持那些在流血時代中所獲得的要素，避免當時的過度行爲，企圖求得宗教及政治上的安定，使那擾攘的國家重返安寧。

我們在進行這任務的時候，始終是僥倖的沒有受到他國的干涉。革命和內亂的後果是最容易引起外患。但是我們卻可以自在地處置，在二三十年中造成安定的局面，奠定了我們還在進展之途的基礎。這民族的心情也起了反應。激烈主義的勝利卻栽下了容忍的根苗。

英國人不大覺得他和大陸的隔絕，但同時只留意他島國上的情形。他以為，如果把戰爭當做達到目的的唯一手段，則國內永無和平。因此大家漸漸厭畏極端的行動而趨於妥協，換言之，就是容忍。這情緒的發生是迂緩的與局部的；私人判斷權向各方發展的趨勢已使舊有的教會，分裂成千萬碎片，但這些碎片，由於時間的磨光，它們的稜角便漸漸失掉了，不會產生危害國家的爆炸混合物。據說一個俏皮的法國人說過，英倫是一個具有一百種宗教的國家，但是調味品只有一種。我們的祖先對於靈魂較其對於烹調更爲注意。因爲容忍遂又引致對熱情和誇大的輕視，並產生一種膚淺而不深沉的幽默或諷刺。但英國人具有一種好像長期潛伏不動而每會從內心深處發出的性情，要是加上了熱烈的信念，那真是十字軍的性情，可以表現於宗教、政治或社會等方面；或當最厲害的時候，可在各方面同時表現出來。那些看不出這性情的人，才是膚淺的觀察家。當福音主義者宣傳廢除奴隸制度時，又在我們一切大改革中，這種十字軍

的精神發揮其效能時，我們就看出這種特性。我們平素的從容安閒，以及遇到有關正義爭點時的突然慷慨激昂，兩者對照，幾乎使英國人自己也不明白，所以對於外國人自然是一個謎，他們只好歸之於這島民所擅長的偽善和狡詐了。現在讓我來討論這種對於偽善的責難，假如我的記憶還不錯，那就說：「能理解一切即能寬宥一切」這句話者原不是英國人。

「偽善」是不好聽的名詞。小說和戲劇中所描寫的許多著名偽善者，是一切文明國家共有之物，而以此名詞表示污蔑，或加諸你的政敵。

四 行爲與責任

然而，要判定一個民族是否偽善，卻不很容易。現在不妨考究該民族是否有些共通的特性，足使認識不深的外國人懷疑這惡習——因為偽善是一種惡習——在他們間是普遍的，並且懷疑這惡習完全支配了他們的行動。我們姑且先考察英國人的脾氣，細看他們在某一特殊方面的動作如何。假如有兩名詞便可以說明英國人的凡俗宗教（假如我能用這名詞）的關鍵，這就是「行爲」和「責任」。他自由的靠着自己的智識從聖經中探求真理，而一經明白他得倚賴上帝，認識他就在日常生活中，他的行爲對於上帝與對於鄰人都極重要，於是他發現自己的責任。假如你達到這點，你的信仰就吸收了你整個人，無論大小事情你自然會省察你自己的行爲了。只有你深信你已能辨明是非後才會安心。但是那裏有一個危險，一方面你會變成偏狹和執

拗，另一方面你會放棄奮鬥，漠不關心。以上兩種情形是曾經發生過的。可是真理的探求並不限於會受高等教育者和文化人士；許多平民，如同從他們中間出身而著作「天路歷程」——這幾乎是英文中第二部聖經——的班陽氏（Bunyan），也採取這態度。所以即在今日，上述的時代已距我們甚遠，爲一般人所不詳知者，英國人還保持祖傳的這個特性。往往在有意識與無意識間，因求行爲與責任的調協，他不能決定關於私人的及政治上國防上應採的行動，除非他認識這行動是正當的，而且認爲這行動是一種責任。在我們所認識的世界裏，這種情形是很少一見而知，所以英國人不免躊躇，好像無從下決定。頭腦清楚的人或認這種躊躇不決的態度是起於一種愚蠢或極端的狡詐；我則以爲兩者都不是。他實在要追問自己的責任在那裏。表面上這種行爲有時或須用演說及論文等，鄭重表明我們如何渴望履行公平和正義，因而會激起其他國民的反感。我對他們這種反感是同情的；不過我也要求他們能以絕大的同情來觀察我們。

另外有攻擊我們的概括論調，說我們沒有智力，我們不能思考，我們忽視心靈的活動，雖然有了這些大缺點，我們仍能維持下去，自命得意。我敢斷言，即專就十九世紀而論，在文字及科學各部門中，英倫產生了知名全國，甚至知名全世界的人，決不稍後於其他國家。我願再述及英國人抒情冥想的天才，數百年來流露於充滿各種選集的優美詩歌中，也沒有證明英國人有何弱點。這不過是一個節略，要敘述這點則需要一部專書。

可是我以為那攻擊是對英國全民族而發的，我既是其中平民之一，得為我的同胞再作一次解釋者與代言者，姑以一個普通英國人對於政治的態度為例，他不關心政治學說。好像論到工廠的一副新機器一般，他的唯一問題就是：「它是否能發生效力？」而且他有積數百年經驗所養成的奇異本能，使他明瞭是否能發生效力。因此，莫斯科或柏林或他處之聰明的政體製造者，對他不免失望，因為只要他認為他們的學說不生效力，就不願加以注意。他以為那些對於所討論題材無實際經驗的人們，其所發的高談闊論，簡直是白費時間。任何計議中的一部分，如認為「可生效力」，他就採用，至於全部學說的基礎，他仍然不加理會。

譬如，一個普通英國人絕不為一個邏輯健全的民族社會主義國家的印象所感動，但他可從社會主義的政綱中採取其若干條目而應用之。他懷疑政治學說以及他們稱為「理論式」的東西，他不信賴邏輯。常常繞在他心中的問題是：這怎樣可以生效力？這怎樣幫助或阻礙形成一個更好的英國？他仍喜歡做嘗試、實驗、排除和適應的老方法。他不相信任何預先制定的計劃能夠解決行為與責任的問題；他認為這些問題的解決是本國及舉世的安定和福利所倚賴。

因為有這態度，且具有島民所固有的不聞不問其他國家的心理，他對於近代許多變化的了解遂不免太遲緩。但他已明白這弱點；他正力求情報，公平的情報；上次大戰停止後若干年間估據他的思考力的經濟問題，已給這種新的研究取而代之了。我以為這是好的徵象。英國人最喜歡認識與自己有關的人，因為他是最講友誼的人，他的理想是博愛。他很天真和幼稚的

相信，世上的理想往往是可以實現的。

我還想補說一句話，一個尋常的英國人對於通常所謂「智慧的」一語的意義是不願接受的。他十分尊敬那些精於本業的人，不問他是一位大物理學者對於物理學的領域，或是一位技師或工人對於所擔任的工作範圍。但任何好講外行話的名人所給他的勸告，他是不會加以注意，或感到興趣的。所以，如果像我這樣的人講相對論，他就會不感到興味。又如有所謂聰明的人士，竭力想使他變成一個緩和派的共產黨員，結果也正如預料而失敗了。

總之，概括的論調是多麼不易，隨處須加以修正。關於英國人的書，尤其是那些有學識的批評家所寫的，無論為毀為譽，意見從未一致，因此我該相信，英國人是一個謎，有點難於捉摸。這樣，不如丟開那些書本，依我一向所行的辦法，單寫一些個人的見解罷。

五 體諒

我一生和本國人士相處，我和各階層的人隨意混在一起工作遊息。我在下議院中服務過多年；下院縱有缺點，仍不失其為整個國家的縮影。我了解英國人以及他們的美德和缺點。我相信我之了解他們，乃由於我是他們之中的一個；我希望占有他們的美德，我亦自知具有他們的缺點。所以我在此處憑着私人的經驗說話。他們的最大美德，我以為是體諒。「體諒」是十足英國化的名詞；許多學問淹博的朋友告訴我，這個名詞在他國文字中很難找得相等者。據英

語字典，其原意爲「關心的」，「有反省力的」；可是，它不如通常用字，意義有逐漸轉變之虞，反而進一步加深其意義爲「關心他人的」。這正是這裏所采的意義。這種體諒性給我的印象與日俱增。這是對於他人意見的體諒，能認識人與人間何處需要友誼的幫助，能尊重他人的感情。我將告訴讀者一個很能動人的例子；任何看慣今日立法機關中不斷的黨派鬭爭者，聽到這例子都要特別感動。

不久以前，我擔任下議院領袖，我的朋友某部長恰巧在工黨佔優勢和勞工衆多的一個區域委任了一位行政官。他後來覺察被委的官員對於那職位不相宜，假如他在事前能夠獲得實情，當然會另委他人。自然，一旦實情分明，反對黨大可趁此提出質問，也許引起一場激烈的辯論，造成一種惡感。那位朋友固然不怕激烈的辯論；但他悔恨自己的錯誤，馬上決意撤換那官員。他就延見關心那區域的兩位議員，打算不待質問，先把實際情形向他們坦白吐出。這兩位當然是工黨黨員，未充議員前當過工人。他們靜聽後停頓了一會，說道：「你剛才訴說的一切，在你下委任狀時我們就早知道而且彼此談論過，但我們商定不在議院中說什麼，因爲我們知道你是昧於實情，否則你未必會下那一種委任。」

我知道許多人是不会，像這兩位工黨議員一般的舉措。英國人的好處從這點會看出。他們行動有君子的風度，我永遠不能忘却。對於我是好教訓，是一種靈感。這就是體諒。就是一位美國大使在某次所稱爲英國人「牢不可破的禮節」。可是這大有貢獻於集體生活的體諒性還有

另外一方面。

體諒的要素爲容忍。要容忍，就得看出問題的多方面，不抹煞對方的理由。這樣的心理組織每養成猶豫寡斷，就個人說固不能認爲完全滿意，而應用到外交上便不免惹起困難和糾紛；因爲這種心理狀態並不限於英國某一階級或某一種有文化程度的人。再則英國人往往極力追求道德的制裁，這也增加了糾紛。他決不會毅然行動，除非他在心智的，倫理的，乃至精神的過程上達到一種信念。我這見解幸而和一位明敏的觀察家尼可勝氏 (Harold Nicolson) 在「不列顛何以作戰」一書中所說的不約而同。那本寫得很不錯的小冊子，讀者或許已經讀過。對於當前的大爭點，我們現已達到我們認爲牽及正義的信念關頭，我們也看清楚應當履行而不能推卻的責任。引一句毫不做作和絕非僞善的話。「藉上帝的助力，我們是要行動的。」

當然，因容忍而遂產生一切民主國家所共有的言論和思想表達的自由。表達的程度各國不同；這不是絕對沒有弊端的事。但英國人相信，干涉自由的弊端必定遠過於放任自由。這原則已深入人心，所以每當大局緊張的關頭，他就接受必要的限制；以爲一旦自由應該抬頭，必不難恢復原來的地位。最能使這自由顯然免於濫用的大概是英國人的幽默。缺乏幽默的人會失去平衡的意識，因失去平衡的意識，則一切全看歪了。我們很少有談諧的天才，幽默到隨處表現。去年春天在加拿大，我說過幾句中肯的話，談諧是理智的，幽默是心情的。無論你憐憫人類，或是厭惡人類，但幽默始終是調節感情的美德。能愛人才能幽默，歡笑的下層甚至有時藏

着淚點。明白英國人的幽默，就不難明白英國人了。

六 合作

如再考慮到英國人性格的上述地理和精神環境，就不難看出這氣氛極宜於顯著的個性和特殊性格的長成。在島上和外界隔絕，只明白自己的習俗和思想而昧於他國的，熟讀聖經感到自己人格的價值，因而用平等眼光來尊重他人的人格——凡此種種都使個性成為偉大神聖的東西。這種觀念實為穩固的民主基礎的根原，而民主基礎又為將來英國聯合進至世界大同境界之所倚賴。英國尚富有各種特性。這是健全的美質，由於它，國家的強盛才維持不墜。能了解英國的人士也認那是可愛的特質。用「可愛的」一個名詞加於英國，讀者也許覺得很奇怪。但我卻以為很自然。可是這些有高度特殊個性的英國人，他的家好比是不能侵入的城堡，厭惡旁人干涉他的私事，不管世上的毀譽，忘卻外國人士或鄰國的議論——他反而是合作的先鋒，現在正大公無私地為人類生活各方面的改善努力前驅。關於工業革命的黑暗時期中，個人努力或一羣同心同德者之努力成績，論述的書籍業已不少，將來還有不少新的問世。可是在論及英國人合作上的成就和後果以前，我們應該記念那些前驅人物的厚惠。他們的工作大約先於奴隸制度之廢除的五十年。他們努力鼓吹輿論使工廠法得在議院中通過，藉以防止了革命的爆發。他們的工作，加上教會中熱心人士的工作，奠定了日後我們的全國教育基礎。有三種運動發源於民

衆本身，對千百萬人思想行爲發生過重要影響，使他們成爲幹練明達的公民；我想把這些運動詳述一遍。這些運動就是工會，合作社，和共濟組合。創始和組織成這些偉大團體的卻是那些個性主義而學習合作的英國人。

它們的發展是任何研究歷史和經濟者所熟習的，但我們得考慮他們影響於英國人性格之處；因爲英國人今日的一切大半是七、八十年來給他們陶鑄而成的。工會與合作社共濟組合兩著名團體在性質上有很不相同的沿革。工會爲着生存上的熱烈鬭爭，沒有工夫浪費在空洞的幻想上。尤其在十九世紀中葉，工會得在勞資雙方長期互相仇恨的空氣中努力。但目前它們已在政治團體中擔任重要的角色；一個新的時代的人羣已出生了，就中將來我們準可以活着看到更大的合作，那勞資雙方的合作。只因他們已經飽嘗痛苦的經驗，自然願意把學識和智慧集在一起，爲事業謀共同的福利。在任何一大羣政客，勞工，雇主等中，真正有才德的人並不多。不過這種人總不至完全缺乏；我們已感覺到他們的影響，將來或許感到更多的影響。英國工會中的人已經想到和大陸上的同工同志者謀取合作，這是很顯明的趨勢，可惜納粹獨裁也就破壞了自十九世紀末年即已存在於英德兩國工人間的密切與互利的聯絡。過去我們曾經相互取長補短。

我又得立刻指出，凡是能從工會訓練得到利益的人，那訓練會使他夠得上做個民主國家的公民，享有那權力和擔負其責任。在另一情形下，上面所說的也適用於偉大的合作運動和共濟

組合。前者受歐文·羅拔 (Robert Owen) 所鼓吹的影響約在一百年以前最先發生於蘭卡郡洛芝得爾市，它的原動力是自願組合和自助。

勞工從這裏便可學習處理大規模專業所不可少的才能，如監督及管理等等，以及新觀點下勞資雙方的關係；這些都是無從在其他情形下學得的。雖然一位表同情的歷史家明白說過，這合作理想「得投入物質繁榮的土壤，俾能發展為新的與更有力的生命，」但是一八八四年合作先鋒者的理想卻不能盼望其永久不會褪色。然而實業的多方面皆從這運動得到一種訓練，使那些幹練的分子於公衆福利有更大的貢獻。

講到共濟組合，我心中有無限的熱情。五十年前，我加入兩個極大的這種組合做會員，當時是個年青的人，常到會參加討論。它們是工人所設立，目的在鼓勵節儉，和替會員辦理疾病死亡的保險。

這組合在全國大小各鎮各村都有。每一支部純由會員管理，完全自治，不過接受那組合正當選出的委員會所製定章程的約束。同人如有請求補助的，無論大小支部的職員均得決定那請求是否正當。他們又得留心會員基金的管理和投資。抵押是最歡迎的投資方式。這是對於勞工們多麼好的訓練，人們自會覺察鄉間農民辦理這組合事務的謹慎和周到，不亞於城市的工匠。他們有許多是我所認識的，都富於個性，卻能不斷地從事於互相和善親睦的工作。後來國家負擔全國保險的責任時，乃把大部分的實際職務委託於偉大的共濟組合，可見它們忠誠幹練的盛

名已有政府所深信了。還有建築事業組合，我也時常想到，其成立的目標是使勞工能自己建築住宅和享有住宅。

凡研究英國社會史的人當然熟悉這些運動，可是我恐怕國外人士未必能明白，而和本文總題卻大有關係，故講述一遍。英國人過去從險阻艱難的經驗中，不知不覺的爲未來的時代任務作了準備。他曾學得如何使他對於弱小失敗者天生的永久同情心，以及對於統治和壓迫的不信任心理，進而爲有意識的行動。換言之，如何使他所一向認爲責任的理想明白表現於行爲中。因此他逐漸看出他在這新世界中的地位，一個各民族關係愈趨密切的世界，而在此世界中卻很少有人準備如何應付工業革命的必然後果。從英國民族本身的靈魂，從他們的特性，鑄鑄出服務上合作的精神，有這精神，則在國內外雖然任何艱險，他們都可以安然渡過。

七 自治

以上所述是英國人以及他在重大事故發生後所受的影響。現在不妨再從政治和宗教觀點來檢討十八與十九世紀的若干方面，因爲那時期可以看到英國人如何適應環境，並如何逐漸演進而成爲今日的英國人。十七世紀時，英國人曾經熱情激昂，所以到了二百年前，他們弄得筋疲力竭了，十分厭倦宗教上各種衝突，對於前人的爭鬪只取冷淡的態度。他們最厭惡的就是「熱烈」。「熱烈」一名詞，他們的用法是和我們用的「狂熱」一名詞相同。這是毀貶的名詞，尤

其用在宗教事務上，常使人心惶悚，惟恐任何事發生足以擾動國內的安靜。我們記着這點，就不難明瞭當時人們的見解了。試問除狂熱的不負責任態度所引起的運動外，還有什麼其他運動是更易於擾亂安寧的局面？孟德斯鳩訪問英國時說過「上層階級的人提到宗教，大家就笑」；當時情形既然這樣，上述的危險似乎便難發生了。就當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爆發時，英國也正發動了工業革命。

在英國所產生的一個宗教史上的偉大靈魂復活，也只是在二百年前。懷特菲 (Whitfield) 和衛斯力 (Wesley) 二人身獻於福音工作，近代某歷史家以爲「自從法蘭西斯·黎維危 (St. Francis Xavier) 以後，像這二人致力之勤，旅行之遠，終於獲得福音傳教師的盛名，可算是唯一的例子。」懷特菲完成大部傳教工作於美洲殖民地，死於新英格蘭。衛斯力則獻身於英倫；他不論朝暮，不論原野與小路，不論在大羣礦工中與在城鎮最貧苦的區域裏，講道說教與從事組織。他的成就就是偉大的美以美會，至今仍擁有他的名字，且在新舊世界中獲有數百萬的會員。於是衛斯力竟使以前的冷淡態度告一結束。「熱烈」的情緒重復得到解放，從死灰裏燃起了新生命，而且越出他們創立的教派，在社會各方面產出無量的效果。

我並不是忘卻了我所寫英國人的題目，故意牽涉到英國史上某一特殊時代的某一特殊方面。我將立即回到本題。當衛斯力創立教會以結合他們教徒後，他漸漸倚靠那些非專業的教徒，來助理那教會的日常事務。因此全國各地卻可遇到誠懇忠實的人，其中不少來自勞動階

級，利用其空閑甚至全部光陰爲同伴們進行實際的宗教工作。上文未節說那運動有無量的效果；的確，在那進展很快的工業時代，這些前輩所留下的榜樣，真是有無限的效果。

就時間先後來說，在未簡單敘述工業時代合作運動前，也許應該先說明十八世紀宗教復活。可是我們把宗教復活留在後面，爲的是要使讀者從它得到深刻的印象。在它方面，我所用「無限的效果」一語，也容我略加解釋。在一百五十年前從未有人預料到民主政治發展得那般快，民主國家的政治重心也隨而轉動，更沒有人會料到過去二十五年中，各國政治的發展。但是發生於我們勞動階級的一切運動，經我們發見都是建築在基督教的基礎上。那就是說，這些社團的創造者和工作者，有些曾經世世代代爲他們所屬的各教各派不斷服務，生活顯明基督化；而其一般目標有意識或無意識地企求自己或他人的生命更有價值，並從事建設，避免破壞。這一種的革命精神，以宗教爲主，政治上僅居次要。據我的意見，我們的觀點和支配大陸上各種流行運動的觀點所以不同，就在這裏。當這觀點或習性，或傳統存立於英國一日，則英國人對於任何逼迫他們接受等於死亡的另一種生活方式時，他們自必抵抗到底。

現在我們可以總括上述各項運動的效果，因爲假如不能了解這地小人密的島嶼上的社會實況，讀者必無從明白那島上居民的觀點，這觀點原以國內問題爲對像，可是也曾影響他們對於全世界掙扎中人羣的態度。據我的意見，共濟組合，合作社和工會三個運動是英國勞工階級自助和自治最顯著和最成功的例子。十九世紀盛行的社會哲學即括入於這些運動中。那時國家直

接爲人民設施的福利事業都遭反抗，只有溯源於十六世紀的救貧法是例外。一般人民得自己照顧自己，實在窮困無靠才向國家求助。直到一八七〇年，國會才通過議案使全國各地設立地方稅補助的學校，後來一八七五年，又通過公共地方法案，在各處設立地方衛生機關，受中央政府最高衛生機構的監督。

八 慈善和救濟

假如不是自動產生許多的慈善團體，以減輕人類肉體和精神痛苦爲目的，則當日窮困階級也許處境更苦。這些團體救濟病盲孤寡，爲無數兒童謀基本教育和宗教教義的灌輸。可是後來需要增加，它們能力不夠應付，這可從十九世界末年兩個顯明的情形下同時看出。一是實業界不景氣繼續發生；二是許多經驗豐富的人士調查了城市中赤貧區域，以及他們致貧的原因和需要的性質。這調查的結果促起了國民的良心，改變了人們的情緒，因此過去五十年間（一八九〇——一九四〇）國家當局漸漸放棄旁觀政策，實施了更多的直接補助，而私人志願的努力範圍與部門也擴大了。救貧法和舊日的慈善機關祇是根據經驗潦草地進行救濟貧困的工作，現在卻把那貧困的情形分析清楚，並且計畫了防預與補救的專門方案，以適應從出生至死亡的各種需要。在我們國民生活中，我們所最努力的事就是救濟失業和老病，掃除文盲，提倡節儉。二三十年來國會精力大都集中在社會立法上，而今日社會服務的費用約佔國庫收入的十分之

一。

造成這筆鉅大的公共支出的動機是不止一端；救濟窮苦，消除不平等，不斷的改良教育和保護健康，以及提高物質生活的程度無不與此攸關。除了這些工作的範圍推廣和活動增加後，志願效勞的男女也日見踴躍。不錯，幾乎今日辦理的每種公衆服務，都起源於我們祖先所開創的同類志願服務。要了解今日的公衆服務必先了解過去自願服務所進行的事業。例如救貧法起源於教會和同業公會。公立醫院和私人捐設的醫院也相互並行。由於共濟組合的工作，政府爲全民疾病保險所應擔負的責任也就發生直接的要求。由於工會的經驗，輿論便擁護失業救濟金的原則，並調整此項救濟行政與國家撫卹金的數量。

遇到戰爭，大不列顛在各國中是最注意和維持其人民幸福的，而一切措施的成功全靠人民的合作和同意，因爲他們對一切此項事業都有權管理、更張和改進。

從工業革命初期起，英國人的命運就與此發生關係。這革命波及許多國家，可是它們都不比大不列顛，尤其是大不列顛的英格蘭島，那般的地小人稠。很明顯的結果是國家全部富源大爲增進，同時卻發生不少弊端。假使我們對於當日事態動向預有經驗，那些弊端也許可以避免或減輕。可是當時我們毫無經驗後來加入工業範圍的其他國家大可利用我們的錯誤爲借鏡，知所提防避免，不至再蹈覆轍。上述各種努力是着重於救濟那些顯明的日常錯誤和缺點，不過近年來漸漸眼界放寬，英國人又在夢想一個未來的完美世界了。

九 友誼

英國改善一般人民生活的工作已成就甚多，但未完成的工作也還不少，過去二三十年中發生了兩件事。第一、生產力大量增加，因而使許多有用商品價值低落。第二、世界各處交通工具速度和便利都在不斷的増加。大家漸漸想像到了文明國家互相合作，利用交通的方便和生產關係以謀全世界人類的福利。他們深信，物質生活的貧乏乃由於世人處理失當，並非出於上帝的意旨。戰爭思想依然存在，這是英國人所不能了解的。既然對這方面不能了解，好多年來，他也不願意理解世界大勢的急進潮流。要是身為國家領袖，而以大砲代替牛油供給於民衆，他必認定這樣的領袖為瘋人，而且也只有瘋人接受這樣的供給。可是不久以前，他醒悟了，爲着人類共同所受的壓迫而醒悟了；等到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被併吞時，他的心腸好像在一夜之間就化成堅鋼，可撓而不可折的堅鋼。

讀者如能將本文從篇首讀到上節，就明白我在竭力指出英國人的環境是多麼獨特。第一就地理方面說。第二就世界變遷——如宗教改革，十八世紀的革命運動，以及餘波尙未靜止的工業革命——對彼所影響的性質和所產生的後果而言。目前一切國家都介入的思想革命，在和他國人士合作，以維護我們所信爲真有價值的更密切關係上，也許更要影響英國人。現在他不但維護本國文明，而且包括歐洲文明；不但歐洲文明，將來會看出是擁護全世界文明。我們不妨

察看這樣的英國人。

他仍和從前一樣根本是個人主義者，不過他已經學得怎樣和別人共同工作。他向來雖專爲本國人工作，並與本國人共同工作；但現在他已夢想到和別國人士共同工作，以改善一個幅員比英國更廣闊的區域的生活情形。他不像以前那樣深信的物質繁榮可以單獨享受。

他大致還是安閑的。可是有件事他決不忍受。他不能忍受雇主，鄰人，尤其是另一國家的干涉。到了某種程度，當他下了決心，他就反抗。特別當他深信自己在維護正義時，他那副堅忍不撓的精神就是他的敵人也得公認。你儘可以誘導他走一大段路，要是從後面推趕他，一寸也轉動不得。他不卑屈，也不受人欺負。他早已不是以往粗暴兇忍的英國人。我兒童時看慣的市街上醉漢，這一代已看不到。近年來又有一個顯明的變動。英國人也很想到利用當前可以得到的便益。提倡的是蘇格蘭人和威爾斯人，英格蘭人卻在後面慢慢跟着。他一向遲於發動。龜兔競走龜先達到目的地，那隻兔不免又驚又怒；不認識我們這民族的人士也許有同樣的感覺。至於英國人一向好出怨言，這點就是教育也不易治好。不過他的怨言無關緊要，且也不妨礙一個仁慈心腸的自然作用，只是那令人一見而受感動的天真熱情不免流於澹泊。你要是問他的近况和營業，他老是回答：「哦，平常，」或「十分平常」，意思是說：「沒有什麼不好」，或「一切還好」，雖然這樣漠然的回答不容易引起進一步的談心。也許這樣有怨言意味的語法是爲着安全設想；我們是拘謹的民族，惟恐自己的言行失檢。要是英國人停止出怨言，我倒有點

擔憂，不明白他們是什麼心情。

英國人情感極深，聽到國內外殘忍或壓迫的事，就很容易激奮起來，正如在實際生活或小說中看見弱者對抗強大者的壓迫而呼籲。以友善為態度是他的天生性情，他認為相打之後仍可成為好友。假如讓這感情支配外交政策，他也許現在感覺到未免太過分了。可是他決不像永遠記着夙怨。他愛好故鄉。許多英國人是經驗豐富的旅行家，為進行工作而足跡遍涉全世界，但在他們內心深處，永不能忘懷故鄉。故鄉是指他自己的一座小房子和花園。愛好花園是英國人最大的特點。領略過英國初夏生活的人決不能忘記英國茅屋花園的那副景色。這種愛好的熱情，任何鄉村的都市化或半都市化都不能減損。我們城鎮裏各家庭只要有幾尺隙地，上面總是栽種了些東西，大半是花草之類，使離開鄉野的人們緬懷到先人的遺澤。外國觀察家常說，英國人對於自己的制度和生活有沾沾自喜的心裏。這批評在過去與現在都含有真理；可是教育，旅行和經歷已使其頗有改變。他會以自己的憲法為光榮，因為這就是本國生長出來的，經過好幾百年的發展，合於他的性情，合於一個現代國家的各種新需要。但他現在已再不想把他自己的獨特政體加於另一歷史和政治背景的国家。換言之，他正在放寬眼界，不但在本國，而且在外國，也立求了解對於他人的見解。

過去兩年中事變甚快，現在的歷史是用血和火寫成的。這些事態對英國人有何影響呢？這影響正是已了解他的人所預料到的。今日在他眼前發生的一切，在兩年前他是不會相信可能的。不願意從最壞處着想人類，他相信人性本善，所以直到最後還希望他回心轉意。可是他對於維護公理的那種堅決，他抵禦強暴的那種義憤，他應付殘酷行爲的那種兇蠻的反抗——這一切深深潛伏在他的性情中，正如過去長期歷史過程所發現的一般。有人以爲他已因奢侈娛樂而精力衰竭，弱小者的訴苦已不如從前那樣能激發他。這是故意抹煞事實的錯誤論調。試看在新交際和空中戰爭方面，社會各階層已經有好多具備無上胆略和才能的青年加入。

他所奉爲神聖的東西先後遭受打擊了——誓約，鄰國，他們的家庭，他們的宗教的，文化的以及肉體的生命。他看見波希米亞和摩拉維被掠奪，他看見猶太人在最野蠻殘酷的情形下被驅逐出境。他看見波蘭被侵，平民處死，故鄉淪爲廢墟，教育橫被摧毀，教徒慘遭殺戮。

他看見丹麥和挪威全部吞滅，荷蘭被侵，各國人民忍受饑餓，淪爲奴隸，他看見法國屈膝。

這是二十世紀戰爭的結果。英國人深知人性不宜於獨裁。這樣的獨裁，又兼陰謀的詭謀從旁煽動，勢必引起瘋狂的行爲。這力量存在一日，整個世界將遭受苦楚禍患，而且爲後代所同感，永爲歷史不可磨滅的痕跡。受到長期禁錮的惡魔好像又解放了，到處橫行，甚至在我們的門戶前大聲咆哮。這企圖獨霸世界的黑暗勢力已使我們消除國內政治和宗教的紛歧意見。因爲

英國人歷來奮鬥得來的一切——他的政治進步和精神理想——已感受威脅了。

他明白目前從事這鬭爭的性質。他明白任何堅固的疆界抗不住空軍的威力，這危險在他的先人是從沒有想得到，不過因此他反下了更大的決心，這戰爭已使他不得不發揮更大的毅力。

這篇論述英國人的短文就是這樣的放在讀者的面前。目前平心靜氣寫文章好不容易。英國人又在打仗了。他厭惡打仗，可是像路德一樣，「別無辦法」。從歐洲所正發生的事變，他看出「居高臨下的惡魔勢力」所造成的一切；而柏林等處獨裁者的背棄信義，許多人認為是歷史上最直接挑釁的行爲。英國人相信，與其整個歐洲這樣受束縛，不如死。你覺到他有點奇怪麼？你覺到他神祕麼？我希望我已經幫助你明白英國人的內心和外表了。

英國人生活的某幾方面，我還沒有述及；可是別人或已有相當敘述。我但求讀者以了解乃至同情的心情來看待我們。我動筆時引過名人迭更斯，我又得引他來結束全文。在「艱難的時代」中，跑馬場的那老騎士對於拉格萊茵說：「做聰明的事而且做仁慈的事：從最好的方面想像我，不要從最壞的方面想像我們。」我們不應該記牢這話麼？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重慶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上海初版

(**3485B 滬報紙)

英國人之生活與思想二冊

British Life and Thought

下冊定價國幣叁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A. D. K. Owen and
Others

原 著 者

王 學 哲

譯 述 者

王 雲 五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印 刷 所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國郵政
特准掛號
認爲新聞紙類
每份五分



1935

中國郵政(特)
字號
150